

新工人文学

2020.5.1
第七期



农村工友之家工会
Pi Cun Gong You Zhi Jia Gong Hui

徐克铎 我是短妈阳寿的『罪魁祸首』

王春玉 难忘『非典』那一年

王善常 太阳越升越高

费德 意大利工人诗歌

周启早 启早的诗

杨珊 埃及女工的城乡流动
(188211952)

尘埃 2020伊始，我在
北京的『爱』与『难』



新工人文学

文学双月刊

(每逢单月 1 日出刊)

主编：范雨素

执行主编：万华山、小海

编辑部主任：付秋云

编辑：许多、郭福来、金红阳、徐良园、李若、易静、苑伟、王春玉

编委会成员：刘忱、李云雷、师力斌、王德志、鲁太光、西元、张慧瑜、袁凌、孟登迎、郭春林

志愿者编辑：汪子津、刘薇薇、范庆奇、陈淼、何小新、张少璞、刘雨嘉、刘一然、苏鹏程

封面“新工人文学”为师力斌书法作品

封面人物：王春玉

封面设计：王倩、万华山、小华

承办单位：北京工友之家 & 皮村文学小组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友之家

投稿邮箱：xingongrenwenxue51@163.com

《新工人文学》微信二维码：



“皮村工友”微信二维码：



特别声明：

本刊属内部刊物，仅供学习交流，不对外销售，如需转载请联系。

2020/05/01

卷首语

庚子年的劳动节，回溯日记

/ 范雨素

今年的5月1日，我们《新工人文学》创刊一周年，这个劳动节，这几个月因为疫灾，我们工友们大多数都宅在家里。宅在家里，做什么呢？写日记。这两个月最热的词，是“日记”这两个字。于是我也写回溯日记。

186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举行大罢工。于是，这一天被定为了劳动节。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有了纪念劳动节的仪式。

今年是庚子年，120年前的庚子年。我们国家有四亿五千万人。四亿五千万人每人赔一两银子给八国联军，一共是四亿五千万白银。年息百分之四，分三十九年还清。这笔钱摊到全国老百姓身上，叫“洋捐”。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无能，没有能力保家卫国，中国人才蒙受这样的耻辱和灾难，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命运多舛。

1918年11月7日，前清朝官员梁济在日记上感慨，“这个世界会好吗？能好就好啊！国性不存，我生何用！”投身积水潭，自尽而死。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日记里写上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一事，义无再辱。”投身颐和园的昆明湖，自尽而死。

史学家说，王国维之死是因为觉得活着已没有了信仰。

1938年7月1日，日本侵华，来到江西。彭泽县村民汪国镇领着未及逃避的老弱妇孺20余口被俘。汪国镇被日本人

一刀刺死，时年 49 岁。当时被俘的 20 妇孺悉遭屠杀。一村民在大屠杀中侥幸存活，他把汪国镇遇害的情况详为上报。因汪国镇是学界巨子，国民政府题颂“义烈千秋”匾额一方予以旌表。

1940 年，我的堂伯父范克国和村里的另外三个村民，一共四人被拉壮丁当了国军，跟着张自忠将军抗日，死在了枣宜会战的战场上。

他们的生命委弃在泥土里，又生成了野草。没有匾额，没有名字。连他们的名字也马上随风而逝。

1937 年，日军侵占了苏州，奸淫掳掠，前北师大女校长杨荫榆找到日军司令部，用日语痛斥日军司令。日军兵恼羞成怒，于 1938 年 1 月 1 日从背后开枪，杀害杨荫榆，将其抛尸在冰冷的河水中。

当代作家陈群写下《杨荫榆之死》，说杨荫榆是抗日英雄。

杨荫榆的家人钱钟书，在《围城》里也写了一段文字，“日本兵烧掉了好多子虚乌有的房子。”

1949 年，解放了。好多人开始写日记。

1957 雷锋叔叔写了《雷锋日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给《雷锋日记》题词。

《雷锋日记》里写着：“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

我和雷锋是拐了弯的亲戚。我的前表姐夫是雷锋叔叔的侄子。这不是吹牛，是经得起联合调查组调查的。中国的现当代名人榜，雷锋叔叔排第一。哪个名人没有雷锋的名头大。

2001 年 9 月，有一本《马燕日记》在法国出版。这本日记是一个叫马燕的孩子写的，马燕写了这本日记，有了光明的前途。马燕是宁夏西海固人。于是，西海固的孩子以马燕为榜样，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西海固的西吉县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我的好友是马进思原来是西海固的农民，因为热爱文学，现在是北京昌平区作协主席。

2020 年，在我的家乡湖北，有一本日记也比较出名，差一点，能比肩《雷锋日记》。

今年疫灾，和我一块干活的工友说，今年，只要能凑合着生活就挺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好好地劳动，就是爱国。过好小家，才能保住大家。

劳动节，写下了上面的感想。

“古琴在此 / 黄鹤在此 / 长江在此 / 落袈在此 / 天地在此 / 你我在此……”

“冬天腊梅花 / 夏天石榴花 / 晴天都是人 / 雨天都是你……”

这是我的家，我在这里长大。这是我的家，我们守护她。

目录

卷首语

庚子年的劳动节，回溯日记 1
/ 范雨素

女性专题

我是短妈阳寿的“罪魁祸首” 001
/ 徐克铎

一生的守护 010
/ 海璐

我的阿婆 014
/ 马大勇

古镇传奇 018
/ 金红阳

我的母亲 021
/ 梦雨

中篇小说

太阳越升越高 026
/ 王善常

短篇小说

三个故事说的都是一个人 051
/ 蔡吉功

散文

2020 伊始，我在北京的“爱”与“难” 062
/ 尘埃

她们想躲开的，是疫情，更是中介 065
/ 施洪丽

光影麦田 070
/ 郝春霞

父亲的匠心匠语
/ 赖运胜 074

房东
/ 谈怀国 080

新工人口述史

难忘“非典”那一年
/ 王春玉 084

工人文化研究

新工人文化主体的构建——关于北京工友之家
文化实践的几点思考 092
/ 汪子津

海外新工人

埃及女工的城乡流动（1882-1952） 098
/ 杨珊

诗歌

意大利工人诗歌——《我们被埋葬的阶级》节选 106

启早的诗 110
/ 周启早

分娩日 112
/ 富永杰

实验机器（组诗） 113
/ 陈赫

荞麦花（组诗） / 张占平	114
遥想春天（组诗节选） / 张春林	116
在梅汕（组诗） / 胡木	118
与一块煤对视（组诗） / 张军	120
擦去白昼寄生在镜片上的锈（组诗节选） / 黄晓平	122
新时代工人雕像（组诗） / 刘仁普	123
流水账本（组诗） / 皿成千	129

法律栏目

与假期相关的法律问题	130
------------	-----

好书推荐

工人之书	131
------	-----

新工人掠影

复工记	134
-----	-----

编后记 141

女性专题

皮村文学小组在2020年的“三八”妇女节期间，特举办了一场题为“百年画卷里的中国女人”线上征文活动，来庆祝妇女节，号召工友们写写身边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家人、朋友。

活动开始后，收到了不少稿件，我们优选了八篇作品，从三日一日到三月八日，发布在【皮村工友】公众号，此次女性专题即从发在公众号上的作品与来不及发布的作品中选出。

我是短妈阳寿的“罪魁祸首”

/ 徐克铎

人们常说：三岁能记老。我脑海记忆最早最深的事，应该是妈挂在嘴边，念叨最多的仲元哥哥了。

仲元哥哥是妈先家房，马姓大儿子，他大我十三岁，能女姐姐大我八岁，二哥哥大我两岁（因马家爸出门三年没有音讯，二哥哥被妈换了六十斤粮食，度活年荒了）。我是妈第四个孩子，妹妹年玲，小我四岁；弟弟丢娃，小我九岁。大哥、大姐、二哥、妹、弟加上我，一母同胞六个。

农村人习惯，用隔山弟兄说事我们。可妈只从出生年月，一二三四五六排序，不论马姓徐姓，也不论男孩女孩。

1952年，妈信奉“草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的民间口头禅，领着仲元哥哥、

能女姐姐来到了徐家川，同爸组成了新的家庭。

妈为了能让仲元哥哥、能女姐姐，享受到徐姓儿女们的同等待遇，她百依百顺地听从着爷奶对自己的教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爷奶多次训话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向妈看齐：做个懂事、孝顺的晚辈，勤快、心细的人。

还训诫所有人：谁若另眼看待仲元哥哥、能女姐姐，砸碎谁的小腿骨拐。

偏有一位叔父，他对仲元哥哥，像先世有什么仇似的。他常背着爷奶，瞅空，找茬他，嚼仲元哥哥的舌头：“做活懒，刮柴比唤唤少（我大堂哥）。小事大作，无事找茬。”

有一次，大堂哥本来就看不惯叔父的“偏心羹”心态，他明显看见仲元哥哥刮的柴多，柴捆比自己柴捆粗很多。谁知，仲元哥哥背柴回来，仍遭到了叔父的责骂、重打。“你偷唤唤柴，捆你柴捆了。”

大堂哥说，没有的事。这回被爷听见并发怒，罚跪叔父三天两夜。并责令让其给妈认错，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一次，仲元哥哥、大堂哥、八叔（四爷大儿子）一块刮柴时，捡到一颗解放战争时期的乱军手榴弹。他们三人只想要木柄，可这烦人的铁头头，用石头砸打、摔碰，也弄不下来。三人商量：用泥糊住木柄，柴火一烧，不就掉下铁头头了吗？

说烧就烧，三人同来回去向火堆捡加着干柴。就在他们三人走远捡柴之际，手榴弹爆炸了。一个二尺深、三尺宽底小上宽的圆撇坑展现给了他们。

三人同用手榴弹木柄，做个捣蒜锤锤的美梦，被轰隆一声的爆炸声，如火上泼盆水，浇灭了。

三人个个心里发怵，做好了回家挨顿打骂的思想准备。

可回家后，叔父没问他俩，上前给了仲元哥哥一顿暴打，“炸死你，才好呢。”

妈上前劝解叔父：“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做大人的，应该安慰才对。”可叔父非但不借坡就下，却暴跳如雷，又把责任强加在妈身上。

妈一气之下，骂这位叔父得了“偏心羹病，死后被狗拉了，我都不让仲元埋你，给你穿白”。

她领着仲元哥哥、能女姐姐住在舅家，三个月没回家来。

后来爸才知道，原来妈同我小外爷商议，仲元哥哥给他家放羊打杂，管吃管住了。妈因仲元哥哥有了口吃饭地，万分高兴。爷奶也想开了，一大家分了六小家。爷说：“你们弟兄六个，各过各日子去吧。”

奶说：“谁把日子超过仲元妈了，我背着你到镇原县去夸。”

分家后，爸妈送姐姐上学去了。虽说日子过得缺吃少穿，可妈气是圆的：仲元哥哥被人另眼看的日子结束了。

一天夜里，天还没亮，仲元哥哥敲门了。他是被小外爷半夜拒门在外，躲狼遛了十五里路，找妈来的。

他给妈说：“我放羊回来，垫完羊圈、牲口圈，小外爷先打后骂了我，不给我吃饭。让我下沟里担水去。夜很黑，伸手不见五指。

“担水回到半坡，一只狼向我扑来，水倒了，两只罐也滚下沟洼摔碎了。我手持水担，狼攻我躲，狼扑我打，狼堵我绕，逃了回来。

“小外爷拒我在大门外。他让我找狼要回两只罐，再回来吃饭。我再哭再叫再怎么说好话，他都不开门。

“狼紧追不舍，撵我到家来了。就在大门边，两盏绿灯般的眼睛，蹲地瞄着我。我浑身颤抖，心里发怵，大门外没有能让我藏身的片纸烂瓦。

“我遛过猪圈，脚尖着地，轻轻挪步，悄悄遛下胡同。光着双脚，毫无目的地，往

底洼远处遛去。

“遛远三四里路后，我藏进山水坷涝，抱头流泪，很久很久。”

“老天爷也同我作起了对，它就是不亮天。我怕狼顺着我的脚印，或者气味找到我。”

“思来想去，遛远，是上策，找妈是上上策。”

妈哭着，咒骂着小外爷，泪流满面地问仲元哥哥：“妈擀的三碗面吃饱了吗，仲元？”

“没有。”哥哥给妈答复着。

天亮后，妈领着哥哥，寻来小外爷家，同他吵了三天两夜。小外爷向妈再怎么赔不是，妈都不领情。她也被妈问了个哑口无言，窝家不出来了。

后来，外爷把妈拉回了自己家。妈和小外爷“老死不再来往的”，当时气头上话，被晚辈的我们效尤了。

后来哥哥在外爷家待了三个月，被人领去张老寺国营农场工作去了。妈的一片挂儿之心，这才放到了心腔。

两年后，哥哥骑自行车回来看妈来了。我看见，他给妈（我不知道数的）一厚沓沓钱，让妈买吃的穿的用。

哥哥背着我领着姐姐，还有妈，转游了很多哥哥熟悉的山山水水、村庄院落。看望了奶、在世的伯父、叔父。

仲元哥哥边往家走边说：“爷奶、伯父伯母、叔父婶婶，对我都很好。”

妈说：“你背回来了十几份礼品送他们，我很高兴，也有面子。可你干不该，万不该，给打骂过你的叔父，碎外爷送礼

品啊！”

仲元哥哥说：“那时他们的打骂，找我茬，才成就了我。离家，找碗饭，都是他们逼出来的。我端上国家饭碗了，我感谢他们是对的。”

妈笑着对我们说：“我仲元娃长大了。你仲元哥哥最有良心，还不记仇。”

1958年2月下旬，为了灌溉抗旱，增产粮食，徐家川父辈在上河修了一挂水车。

这挂水车的上水成功，使徐家川百亩下河地，成为了水浇地。

徐家川上河一个无名的河边砂石高岭，一夜间有了一个响亮的好听名字：上河水台。

这挂水车有效使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它给徐家川父辈人们的辉煌历史，书写了最精彩的一页。

我天天跟着妈，整天在那儿推水。虽小如我，两头青灰色驴转圈往上推水的全过程，印象还是深扎脑海。很深很深，至今没忘。

我清楚地记得，两头青灰色驴，套在水车棚棚里，一个二十几岁被我称呼碎奶奶的好看女人，和妈轮换着班，扬高柳树条，嘤、嘤地打赶着它们。每天早晨从天刚蒙蒙亮开始上套，夜色来临，漆黑一团时，才卸驴收工，回家吃饭。

水面上有一个半间房大小的圆板轮子，把河里水舀起倒进一个能流进小缸粗壮筒子的倾斜槽子内。筒子的上端超出了地面一尺有余，筒内有无数个圆木板，串连成的很大的圆弧形串板圈。比碗口粗的一股水，被粗

麻绳穿连成串的圆串板，从缸状筒内提水上到地面斜槽，流到渠里。

圆串板靠两头驴反复大转圈产生动力，完成上水，这就是水车的尖端要害地方。

事先修好的水渠上，有三个人负责，来回看着贵如油的渠里水，既要负责堵填渠边破漏，还得负责阻挡渠中水被人偷挑，另作它用。

要有效确保渠中水，向着满地干裂成缝的麦田地内流来。

水到之时，就是红蜘蛛、磕头甲虫等，啃苗吃根大盗们的末日降临。

渠水流入麦田，哗哗啦啦地流过渗水声，就是取笑它们被淹死的庆祝声。

每天中间放工，各回各家做吃一次饭。

对一个小脚的妈来说，是付出辛苦和汗水才能完成的事情。

妈本来就脚跟不稳，走路缓慢，早晨上下下坡去，中午上坡回家吃饭来；吃完饭二次下坡上工去，晚间又二次上坡回家来。每天两上两下的陡坡路，往返四个来回的妈，本来就累得够受。可卖乖还得让妈背着的我，就成为了给妈雪上加霜的“罪魁祸首”。

妈是强性子，不愿意让干部因自己迟到而唠叨来唠叨去。她每一次背起我，就使劲地快跑。

那时，又没有钟表，提前上工一两小时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一回，妈背我摸黑到饲养场拉驴套水车，被饲养员爷爷骂了一顿：“你这个傻婆娘，半夜套什么水车？回去睡到鸡叫了，再来拉驴套水车。”

有一次妈背我回家做饭吃，为赶时间，

选择了走捷路；因为走得太急，乱草把妈拌倒，我脸着地，被草茬戳破，流了很多血。妈心痛我，打起了自己的耳光，我抓住妈双手，制止了妈对自己的惩罚。

妈用蒲公英全草，反复揉搓成泥，贴在我脸蛋上；用撕成条的手绢布，捆绑了我脸上的伤疤。

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双手合一说：“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千万千万别给我娃娃脸上留个难看的疤痕。我娃长大，还得靠这张乖脸，瞅个乖媳妇，做饭侍候我呢。”

还有一次妈背我回家，雨大路滑，又是上坡路。妈被滑，摔倒趴地；她见我向路边沟洼滑去，快如闪电扑下半洼稳住了我，让我有机会抓住了一朵芦子草。

可妈为了救我，用力过猛，她自个溜滑沟洼无法自控。妈叫着我的名字，“抓住芦子草，别松手。妈一会儿就爬上来。”

沟底稠泥水，把妈全身糊成了一个纯泥人，包括脸上、两只眼睛上、头发上、两只手上。她猫着因摔挺直不起来的腰，反复不止腔地，大声叫喊着我的名字，向上快速爬着，“你千万千万不要松手芦子草！抓牢，抓牢，抓的牢牢的嘎……！”

妈下巴上的雨水掺杂着汗水，冒着几乎看不清的热气，像线绳子似的，不停流着。她爬在路边，伸手吊我上到了路上。

我问妈，“您为什么不抓住让我抓牢的那一朵芦子草，滑滚沟底去了呢？”妈说：“那朵芦子草太小，还嫩。两个人抓住会连根拔出来。”

妈为了我，把溜滑深沟的大灾难，换给

了自己。

妈全身有数不清的擦伤，草茬戳伤；腰节骨墩成重伤，严重错位。

她坐不起来了，睡不下去了，翻身困难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姐姐不去上学，也没请假，在家侍候妈十几天后，老师找来了，对妈说，姐姐学习很好，旷课多了，赶不上趟怎么办？妈同意老师的要求，姐姐明早上学。

姐姐不在家的时段，我只好求隔壁婶婶给妈做饭，烧开水两三次。后晌和夜间，还是心细的姐姐照顾着妈。妈时常腰节骨痛得咬牙砸炕，喊天骂地；煎熬了四五个月后，才渐渐能做点轻活了。

在这期间，我和姐姐因见妈表情痛苦、呻吟，都会大哭。妈每次大多背过我们，只咬牙不出声。用攥手捏被，分散疼痛。

过罢年二月，姐姐早晨上学没馍馍背，下午回家来又没饱饭吃，她活活被饿死了。

妈趴炕哭了十几天。期间，有时还喊着姐姐的名字，满沟洼梁崩地乱叫，乱找着她。邻居个别人，还满嘴跑火车，嚼舌根，说妈被能女之死气成疯子了。妈每天多则大哭五到六次，少则也得二三次。

路滑巧遇连阴雨，爸的心口痛病犯了，农村人管它叫“羊毛丁”。爸病一犯，就满地滚轱辘。每次都是四奶奶刀割针剌，出一个能放进两颗黄豆大的深窝窝，在爸脊背，才能止住痛。爸早已经翻滚地面，几个小时了，刚安稳被人抬上炕。

赶羊出山时间到了，妈只好领我替爸去放生产队里的羊，她哭姐姐伤心过度，昏倒

在了麦地边。是婶婶帮忙赶羊回了圈，扶妈回到了家。

过去的农民，鸡叫上工，狗睡收工，习以为常，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谁若敢说个不字，定你个“破坏生产”罪，戴在头上，终身也取不下来。

我欠睡眠，走夜路左闪闪，右摆摆。妈怕我失脚，总让我抱头，两腿叉骑在她两个肩膀上。妈还得一手紧抓我手，一手拿着长把铁镰防狼。

妈从来没对我讲过，有关狼咬小孩之事。但狼从大人脊背、怀里抢吃小孩之事，或从炕上叼走小孩之话，我从别人骂人、骂羊话中听到过很多很多。

“再叫唤，狼上炕来，吃了你。”

“前天，黑头馋羊被狼吃得，只剩下一堆骨头了。”

妈和碎奶奶赶驴推水好几个月以来，我寸步没离开过妈，害得妈连个盹都不敢打。

因为妈既要操心驱赶两头驴不停地转圈向上推水，又要提防着恶狼对我的突然袭击。

一九六〇年三月，差八个月七岁的我，被妈领着，来到大妗子家，打算明天清早走张老寺，去看仲元哥哥。恰巧，大妗子也随妈去张老寺看大舅舅。我们三人早早上路三十里。到泾川县城时，天色漆黑一片。经多方打听，大妗子敲开了一家小院子的食堂大门。爷爷岁数的开门人说，只剩一间能住一人的单间小屋，先交钱再进屋，每晚一角二分钱，不许还价。妈和大妗子搜遍全身凑够了两碗汤面钱，一并交给了爷爷岁数的

人。妈说自己不饿，让我和大妗子吃完了两碗全是汤水的面。大妗子埋怨着说：“叫什么汤面，叫汤水才对。”

腿脚痛到没地放了的，害得妈给我，揉腿脚整整一夜。天亮后，大妗子多方打听，打乘了一挂老牛车，早早来到了哥哥的所在地，张老寺农场。

妈和我见到了仲元哥哥、嫂嫂、侄女慧玲、慧芳、八个月大的侄子女娃。妈和我，每天被慧玲侄女领去大食堂，吃两顿按人头的定量饭。

哥哥嫂嫂每天吃饭时能见到，其余时间起早贪黑，都在上工，很少遇见。十天后，妈和我被嫂嫂托人拉送，回到了玉都庙，带回来了能吃几天的杂面糍菜馍馍。

到了四月，妈领我去揪苜蓿菜。后到的五个小伙伴，甜言蜜语地叫我摘“雀枕头”吃，我弃妈下到了壕壕地。脚到壕壕，我就觉得阴森、胆怯，抬头一看，一只狼在五十米的高山峁峁，向下盯着我们。我大喊一声“狼来了！”，五个小伙伴，四下里逃窜躲避，乱作一团。

我大步猛跑，两跨一跃上到了两米高埂；两手爬洼，图谋飞速爬完这十几米陡坡洼洼，奔妈而去。不料，这只灰狼绕开小伙伴，挑我扑来。同一时间，腾空跃起，嘴够我屁股伸来。

它嘴蹲我屁股的感觉，和大人重重打一把掌，痛疼相似，我眼泪花乱喷。

灰狼嘴蹲我屁股很痛，但起到了助推快上的惯性作用。我抓住洋蔓条，因祸得福，告别了倒栽葱。

狼稳咬屁股共舞滚洼，失之交臂。

狼孤独自个失去平衡，退翻滚轱辘十几米，直至沟壕滩滩，凄惶爬起。

灰狼爬起来和之前藏在沟壕滩滩、大我两岁的堂姐，撞了个大满怀。

这只因翻滚轱辘过多，辨不清方向的灰狼，爬起来，没有搭理吓倒躺在壕壕、近在咫尺的堂姐，反倒四下里瞄了一圈。

它看见了刚刚爬完陡坡洼洼的我，飞速绕圈向我狂奔而来。

妈听见我喊狼声，噔，噔，噔！连跳三个两米岸埂，扑我跑下崩盖。

我成功爬完了十多米陡坡洼洼，上到了崩盖，奔妈怀抱成功。

妈搂我刚入怀抱，灰狼直扑妈怀里咬我。

妈右手一把铁镰，左手提苜蓿篮子。左挡右打，灰狼次次扑空。

恼羞成怒的灰狼，它嘴呲毛皱，转圈骗诱，让妈扑空上当；它左闪右拐，攻妈不备。因妈替我挡狼，我只转圈躲狼，没怕也没哭。

大概是妈找到了灰狼的什么弱点，或是和灰狼打算拼个你死我活吧？妈扔掉了手中的铁镰，篮子，向喘着粗气的灰狼，做出了两手要抓住它的架势。

妈一连快速，猛扑了四五个抓势。

狡猾的灰狼，它变攻为守。妈领我走，它进攻围堵；妈领我停，它喘着粗气，爬地瞅着，耗着。

我看见五个小伙伴，夺路快跑下沟，上洼逃回家去了，边跑边吓得大喊大叫。

灰狼看在眼里，不追，也不搭理他们。

妈一边为我挡狼，一边大声呼救。山顶张家大太爷，已跑下山腰四五百米。六叔沟路对过，土块砸打，声援着妈和我。

因找不到回家路，小我一岁的爱玲堂妹哭叫起来，被趴地耗妈的灰狼听见。它转身快跑，向传出哭声的方向扑了下去。

妈领我大转一圈，上到阳面湾湾，转完沟掌。下到椒树饴饴，爱玲堂妹正在被灰狼咬着。

妈再怎么叫喊，也无济于事。因为这六〇年四月，小麦刚刚拔节。

别说人吃粮食了，牛羊能吃的草，各类果树叶，都被饥饿难耐的村民，全吃了个秃山沟洼红。

大喊山顶张家大太爷，六叔，二人被饿晕倒，爬地不起。

当时差七个月，够七岁的我，被妈从狼口救下，领回到了家。

婶婶问我，“狼伤着你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右手一拍屁股，本想显摆两句。

一拍屁股，才知道，原来，不是灰狼蹲了我屁股一嘴，产生的疼痛。而是已经咬住我屁股的狼嘴，被我猛爬，甩掉时产生的疼痛。

妈褪下我裤子一看，裤子撕扯成洞，屁股血糊糊有坑。妈大声哭叫起，忽然吓我一跳。

我低下头一眺，我左脚鞋框内，装了一鞋框血，从左屁股到腿脚，全成了血缩缩。我是屁股疼痛？还是晕血？我立马趴地哭了起来。

妈抱我回爬炕上。妈哭着，骂着狼，洗着我腿和脚上的血，嘱咐三个人快跑请医生去了。

爱玲堂妹去了，堂哥一家，哭声如河水一般吼着。

妈问我：“我跑下崩盖，搂你在妈怀里了，你怎么没说屁股痛呢？”

我说：“那时，我屁股不痛。直到回家来，婶婶问我，狼伤着你了没有，我的屁股还没痛过。”

妈说：“是被狼吓超过了屁股痛！”

“我真的屁股不痛，狼也没吓着我。”

我已经几次给妈说过，我屁股不痛，妈总是说着同一句话，别哄妈！骨头都被狼咬得看见了，能不痛吗？

医生张维儒是跑着来我家的，他翻着药包，寻着器具，还没完没了地责怪着爸妈：“你领娃揪苜蓿菜，娃能不被狼咬吗？你出门锁娃爬炕，会有今天这事发生吗？”

医生支走爸妈，叫两个堂哥压住了我。他不友好地对我说：“没有麻醉药，你痛了可以叫唤，但绝对不许蹬腿，蹬腿会多流血，还会更痛。”

他自言自语：“被狼咬烂的串串肉得割掉，伤疤外围得绕剔一圈，才不感染。”他瞅我一眼说，“你得硬忍着痛。”

“你给娃嘴里绑个小木棍，别让他把自个舌头咬烂。”张医生叮嘱着堂哥。

头一刀子下去，我就满头大汗。妈，我屁股痛！你慢点割！痛死我了！……

半个小时后，我只想死不想活了，我大哭着、叫喊着，你从我脖子割吧；您是我七

婶的娘家小叔父，我的小外爷？有您这么对待外侄孙的人吗？

我后悔了，我承认：我不该逃跑，我当时乖乖趴着，让狼吃掉，那该有多舒服啊，我痛，痛……痛！

张医生消毒包扎完我的屁股后，洗完手，抽着烟，笑着说：“这娃坚强，能忍痛。”

妈流着泪水扑我而来，抱我在怀里。好了，好了，缓过四五天，我娃就不屁股痛了。

三个月后，我屁股上的狼咬伤痕，退肿了。除有点隐隐作痛的后余感觉外，没有过大的不舒适。

三年后，我屁股肿如馒头。妈用开水烫毛巾捂，韭菜、葱、蒜、蒲公英捣泥贴，很是管用。但复发了的屁股伤疤处，重几天，轻几天，反反复复，一天比一天更红，更硬，更肿，更痛。

爸给五里外的马湾生产队队长说好话，死缠硬磨，每天四五次。他心软了，他允许了。

叫村民强制监督劳动，进行改造的王青壁老爷爷，被允许半夜偷着为我出诊。

可队长有言在先，天亮上工不许担搁。他还约定，万一露馅，后果自负。“别说我知道这件事就行。”

妈跑借了两家，才凑了一斤多点面粉，准备给王爷爷擀顿鸡蛋菜汤面，招待一下王爷爷。

王爷爷一进门，摸着我的头说：“崽娃子，变狗了。”（又生重病了）他看了看我的屁股：“小毛病，长脓了，割开，挤出脓，

剔出脓皮胎，就没事了。三天不痛了，十天就长好了。”不过，这次特别的痛。他问，有狼咬时那么痛吗？我回答，比狼咬时痛多了。

王爷爷让我趴在被子上，让爸妈到邻居家躲半个时辰。他对堂哥说，负点责任，给压好，别让他挣扎起来逃跑了。因煤油灯容易被扇灭，婶婶两只手，捏着两个手电筒，遵医生的叮嘱，不时变化着角度，照准我的屁股伤疤处。

我没有听见割取脓皮胎的丁点声音，只觉得我整个屁股，全被王爷爷用刀卸下来了。

我求饶说，轻点王爷爷。我痛，我受不了，你杀了我算了，老王八蛋！山羊胡子，混蛋！……我当时骂王爷爷的话，越骂越不可入耳了。

能掐会算的王爷爷，说得很准，十天后，我的左屁股用手拍打都不痛了。

妈做大饼夹炒鸡蛋，让爸领着我去给王爷爷赔礼道歉去。

妈骂我：“狗日的，人家王爷爷给你割屁股上被狼咬留下的后遗症，取出脓皮胎，是帮助你，治你的病！你痛了可以叫唤，怎么能骂人家呢？你真不是个东西！”

脚到王爷爷家，爸就让我跪地给王爷爷赔错，被他拦挡谢绝了。

一年后，我连发了好几次能吓死人的重高烧，甚至休克过好多次。爸请看过三位医生，都认定，我得了疟疾。传染性强不说，还无药可治。邻居大人、小孩躲得一个比一个远。可妈就是不听医生的谏言，不离不弃

地照顾着我。

妈夜间抱我在怀，我还胡话连篇，“妈，我要回家；快来救我；狼来了；画眉羊犄我；稠泥水淹我。”我全身是汗，发烫。妈抱我，往天亮地哭。

爸又请来了王爷爷，王爷爷一进门就问我，还骂我不，小崽娃子？我面红耳赤，低头无语。

王爷爷看了我的舌头，摸了我的手说，不是疟疾，是感冒，吃点汤药，一副下肚就好。

一九六九年腊月二十六，是我到死都不可能忘记的日子。这天一个太阳西斜的下午，妈去世了。

清早，被爸请来的医生，只看了一眼，躺炕不语的妈。他没给妈把脉，反从爸身上，接过来了自己的医药方块包，背上肩就走。

他在门口给爸嘀咕着什么？随后上路了。我上前拦挡，要他给妈开药单；他眼神怪怪的，答非所问，没怎么搭理我。

爸说：“他太爷，您就开个药单，给孩子拿药部抓药去吧？”

我拿着被医生大笔几挥，折叠正规四棱着线的神秘药单，唱着，奔奔跳跳，来到了大队药部。永兰叔一看，“什么药都不卖。”他读出声来了，问我，你妈病重了是吗？永兰叔哦了一声，说，你妈得的是能缓好的病，你不用买药。

我头皮发麻，转身向家快跑着。“快点，快点，你再快点”，我给自己下指令。自己催赶着自己，向家跑着。

百林叔挡住了我，这是馍馍，你吃完，咱俩下沟，过黄山梁背面放羊去。百林叔拒绝了我先看妈、再放羊的请求。

人在放羊，心在想妈的我，竟栽昏倒觉，趑趄不断。我给百林叔没打招呼，放趟子跑回了家，妈竟不在炕上。问婶婶才知道：爸烧热了阳面窑炕，妈挪到空荡荡窑里去了。

婶婶还说：“你妈叫你名字了，仲元、年玲、丢娃地叫着。”

妈问我：“年玲、丢娃在哪？叫来说说话？你仲元哥哥，我见不到了，你能女姐姐，被我经手饿死了，三子被我送给李家，换吃粮食了。年玲、丢娃长大后，你们四个都去，找到三子。妈不是狠心，我一人，养不活你们三个啊。”

婶婶催我出门来，你爸崩头叫你了。我迅速快跑向爸跑去，因为我得尽快办完爸安排的啥事，回来，还得陪妈说话呢。

可是，永远失去了机会！

——2020年3月5日

作者简介

徐克铎，现年66岁，汉族，小学文化，中共党员（于1973年10月在部队入党）。当兵6年，当农民兼做顶棚27年（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出省，或者在县附近做顶棚），在天津申通快递公司看大门、打杂、当库房保管8年，经手两个孙女上学、放学、洗衣做饭6年。其间，参加皮村文学小组学习。

一生的守护

/ 海珺

我的祖母，吕富从女士，今年81岁，身体格外硬朗，只是佝偻了背。祖母出生在诗经故里河间，父亲是冯家大院（冯国璋府邸）内的一名长工，且为世代贫农。她的身世简说大致如此，自然没有任何荣光炫耀的地方，可在建国之初的岁月中，出身清贫的可贵，也足以招人艳羡了。

祖母在24岁的年纪嫁给了教书的祖父，这嫁自然属于下嫁。因为我的祖父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在成分与阶级敏感的年代，尽管他恪慎小心，老实做人，可在一次次涌动的政治潮浪中，被无情淘洗的那群人中总是有他，泛泛，无从挣扎。等时代变了，我仍可觉察祖父言语的轻微，就连呼吸都显小心翼翼。他，从教文学一生，除教案提纲，竟不曾将只言片语的情思叹咏形诸笔墨，这种痛苦的无奈，如今化作他的淡然一笑，而我，却懂。

就在这背景下，祖母很有勇气地嫁给了我的祖父，带着她想到的困难，还有预想不到的，便一切就简地嫁了。

如今听祖母忆起往昔，百说不厌的是贫困，她幼年的贫困，青年的贫困，婚后与中年的贫困等等。每听一次，我都得忍受着极

大的煎熬、保持着惊人的毅力才听得下去。因听过了太多次，我对祖母絮念往事的态度，开始由淡漠转向逃避，但她有一句话我也会认同，就是在家人工作一天归来叫苦喊累的时候，祖母会对我小声说着，谁还有我年轻时受过的“罪”多？她不针对谁而言，不过是自语，她更不为博得同情与尊重，因为我们都爱她。

当时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无可动摇，我的祖母以此为荣，但随之而来的苦累也与日俱增。工人的累，是纯粹的为提高生产而拼力气，要拼命且无休止地劳作，没有性别之分，白天黑夜也并不太重要。祖母曾读过几年私塾，后教育体制改革又上到高小毕业，在当时也算知识女性了。尽管她接受的教育和她承受的工作苦累之间存在矛盾，她的修养却让她懂得勤恳奉献而无以为言——为着身上的责任与义务，更坦白说，为着要生存。

婚后的祖母，很快就体会到了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中为人妻的滋味。当时祖父家中财物皆已抄没充公，后又查抄几次，以至再无可取才作罢。而祖母嫁来的这个所谓的新家，只有旧式桌椅一套，再加上床和衣柜，

都是旧的，便是一切了。我无可理解祖母当时的心情，只可想象她微弓着腰，将有限的衣物收拾妥当后，便微微一笑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这生活的节奏，不由她片刻喘息与停顿。新婚不及燕尔，他们可怜的薪资要供给几家人。祖父作为家中独子，赡养长辈是天经地义的事，又身边至亲多生活潦倒，时常需要周济，因此可供自用的余钱便显得微乎其微。这种不求回报的帮助，是祖母维护这个家庭所秉承的执念，这帮助并不是因为家财万贯而施舍去一车一马的慷慨，相反的，是像众人行走在干涸的沙漠中，祖母手握一杯水，却可以做到雨露均沾。这是她品性的高尚。几十年过去，时光绵延老去了两代人，流转到我身上。祖辈的至亲此时也已散落疏离，可他们总会不忘旧情，感念祖母当初的援助，也把这份感激化作每次对我隆重的招待。从此，我更深刻理解了那句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回想起，祖母的半生光阴，多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在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那几年，祖母有了第一个孩子，却因当时物资极度匮乏早早夭折。这种痛楚对她来说是巨大的，尽管后来相继有了姑姑，父亲和叔叔。常年累月遭受生活的折磨，使得祖母这位年轻美丽的妇人，在操劳与困顿中一点一滴地耗尽了她的容貌与青春。

在之后的十年浩劫中，她的家庭更是迎来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我的祖父是个温和憨实的人，胆小的他在这场浩劫中害怕极了；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低眉顺目，唯有在劳作

中卖力，才可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充分证明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那时的祖父，为人师表的斯文样子并不明显。他那双曾只握过粉笔、板书写得工工整整的手啊，也扛起了锄头。田间地头夜以继日的忙碌、泥泞中过度的操劳，使他的腿被积水浸泡成疾，造成他日后长久的病痛。对于祖母来说，日子就更是艰难，身为母亲，她无暇照看三个孩子，不得已将孩子们送往各处，四散寄居。而我知道，祖父与祖母的感情是融洽的，他们面对苦难，相互鼓励，相互依存，尽管祖父对祖母的爱不曾有过热烈的表示，但我知道这种精神的寄托无可代替。晚年的祖母，常说起往事，我在她眼神中可以看出哀默，可当提起一家人团聚时，眼眸里又会流露一丝闪光；提起孩子，她的嘴角会漾起微笑。祖母分享给我父辈们幼时的点滴，我能感知她那份说不出的欢喜。这时，祖母的脸上总会生出长久的安详。

而在那安详的背后，我更可感知那种为生活所迫的恐慌与疲惫，尽管年轻时，祖母曾有过作为全县第一批女拖拉机手的光荣，但我知道，那时候的她并不快乐。最值得祖母欣慰的，是孩子们茁壮成长、后来又各自组建了家庭。这才使得她那根紧绷的神经，至此有了稍许松懈，偶尔可以听听梆子，打打麻将了。也是自那时起，祖母讲话的声音开始越来越高亢。她的面颊也越发舒展，像布满阳光一样灿烂。这已是退休以后，步入老年生活的祖母了；这时的祖母，似才渐渐拾起了久违的自信与青春。

也是在祖母退休以后，她极有耐性地将

我和叔叔家的小妹一点一点带大。等我们会独立，祖母未及喘息，又开始细微地照顾起了久病缠身的祖父。祖父年轻时那积劳成疾扭曲严重的腿，实在是祖母沉重的拖累与枷锁：片刻不得清闲的她要以妻子的身份照顾自己的丈夫，又要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握起锅铲，一日三餐供给下班晚归的子女。

记得在我小时候，从台企上班的叔叔带回一颗火龙果。这在北方那时还属稀罕物，祖母尝过一小口，露出一副苦涩的表情，连说没有味道，便推给了我和贪嘴的小妹。后来，水果已无时令与地域之分，我特意将山竹与车厘子带给她，祖母依然会象征性地品尝一点，没有悲欢的姿态，而后推让给晚辈。有一次我带回一份披萨放在祖母面前，问她吃过没有？她端详片刻反问我，是馅饼吗？我不予回答，只是要她快快吃下。端起时，果酱沾在了祖母的手上，她吮了一下手指，像是尝出了端倪，便不再食用了。让我望着她转身而去的背影，一时间感慨不已。

对待新奇的食物，反正我总会报以极大的好奇。可至今我也不知，祖母是真不爱吃，还是有意逃避。而她总会勇敢地买回各种新奇的食物，哄得孩子们欢喜。有一次我跟随祖母去肯德基店，面对营业员，祖母用笨拙的口语试说几次都找不准“汉堡包”的发音，越是焦急，越是显得口吃且面露尴尬。回来的时候，一路上我都一边大口嚼食着汉堡，一边嘲笑她好笨。

又是过去了好多年，我偶尔回家，还是总看到祖母握着那副锅铲在厨房里忙碌不迭。每次我的归来，都会给祖母带来极大的

喜悦，她会不舍惜钱财地买昂贵的水果，做奢侈的饭菜，远没有了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每到这样的一刻，我总是鼻尖一酸、流下眼泪，这泪里有我过去对祖母言语不敬的懊悔，也有我对她无以言表的感激。可我这个做孩子的，不但未给她带来多少可值言说的骄傲，还倒给她添去最多的挂念。

我一直困惑，到底是什么力量，让祖母为了这个家，无怨无悔地付诸一生的牺牲。在我成长的近三十年岁月，或者说祖母嫁给祖父的五十多个春秋中，我从未眼见和听说她生气时到底是什么样子。她总是低头择菜或擦桌洗碗，一边将一家人的菜食餐餐不落地炒熟，一边照料行走不便的祖父。她总是心存和善地对待每个人，平淡舒缓的言语却似弱不禁风。可我知道，这不是祖母的脆弱；几十年风雨中走来，我看到的都是她直面人生眉头不皱的坚强。当我在追寻人生意与生命价值的迷途中渐行渐远时，是祖母如大伞一样撑起这个家，默默守护着祖父与她的儿孙们。这种守护是心甘情愿地支撑一辈子。她除了去过几次天津——那也是为了不耽搁孩子工作，照看我襁褓中的小妹——其余的晚年时光，她不过都是在厨房与客厅中走来走去。她专心执着地负重前行，勤勤恳恳，把生活淡化成白开水般的滋味，只是为了她的孩子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追求生命的广阔与高深。这是祖母平淡得无可再平淡的一辈子，而在我看来这种平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

她对于我们这个家族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是年轻时流过的汗水，更是一蔬一菜所

飘起的香气；这是任何一本厚重的史书都无法诠释清楚的奥义，这也是任何一类哲学都无法赋予的周全。想起纷杂的历史变迁，想起艰难的过往岁月，想起繁乱的家族人事，再看如今，她教育的孩子，个个本本分分，以勤劳换取价值，如今都拥有温馨幸福的家庭——单凭这一点，我就不能不叹服于她的了不起。

我们做晚辈的，不知该怎样表达对祖母的感激：有时候全家齐聚为她过个热闹的生日，有时候单独是我们孙儿辈的送上一束花，还有卡在喉咙中期期艾艾表达爱意的话儿。仅是这样，祖母便会高兴得偷偷抹泪：这就是她一生不顾自己的辛劳与付出，所能获取的最大满足了。

在我回家的有限日子里，午饭过后，我都会抢着照看午睡中的祖父，然后催促祖母去邻居家打打麻将——这是她的爱好，她没有理由不去享受时光。可祖母依然会反问我：“那我去了？”怯生生的，像是做了什么错事，还在观察着我的情绪。我说去吧，去吧。这样祖母才坦然出门。我望着她蹒跚佝偻的背影，一阵阵发呆：这个年华远逝的妇人，永远都将自己置身于“无我”的状态中，将她一生一世的爱都不求任何回报地倾注给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有时候祖母觉得饭做少了（其实是刚刚够），她也总会少吃一点，仿佛是在说她吃不吃得饱无所谓，只有大家够吃才心安。父亲最懂祖母的心思；这时他会强硬地劝说：“你不要管别人，他们不够吃也饿不到，就是饿到了也是自己活该。”即便是这样，每每也收效甚微。想到

这些，我都会因她的自甘委屈而哽咽起来，笔尖抖动，就连写字也不能端正——太多类似情景在我脑海中浮现，仅仅如上所述的小小一部分是远远不够的。

每当我在外怀念家中的祖母，打电话回去，她总会反复强调自己身体硬朗，叫我毋须挂念，也会不经意间说起祖父平日对我念叨，借此婉转地表达她的思念，刻意却深情。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更有负于祖母对我的宠与爱。我本该明晓：今生我唯一该尽的孝道，是常回家看看，每一次回家都具有节庆意义的重大，也都弥足珍贵；可是哪怕在春节这样重要的传统节日里，五年的光景匆匆消逝，我都只能与那个家相望相离。虽也知坚守在军营的这份使命与价值，但面对祖母，我总有太多难以平复的歉意，也为每一次聚散都代表着一次相见的减少而恐慌。正因如此，我对亲情的体会，敏感且多疑。

在此，对祖母，我要说上一句深深的感谢。她给予我的爱，是熏染在我身上的芳香，和洒在我身上的光照；这芳香告诉我热爱生活的责任，这光照给了我奔向前程的勇气。祖母对我，是希望，是美好，是永恒，是伟大，是晨曦，是岁月静好里的百花盛开，是生机盎然的朝气。

作者简介

海珺，原名李文强，曾于海军某部服役，北京市海淀区作协会员，老舍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诗词随笔集《最难忘却古人诗》、散文集《风流河间地》。

我的阿婆

/ 马大勇

阿婆，是我的祖母。我们地方话称祖母为阿婆。

我们家住在一条有长长骑楼的小巷子里。门口有一株开满小黄花的老树。屋后一片小空地，种着竹子、苦楝树、粽叶、南瓜、金菜花（黄花菜）、卷心菜，也种着月季、菊花、茉莉花、美人蕉……我刚记事时，就记得阿婆整日在屋里屋外忙碌。我们家里三个孩子，都是她照顾。每天起来，我的父母亲要去上班、干活。阿婆用花背带把我弟弟裹好，背在身上，先扫地，从门前树下扫起，扫到屋后的花丛，把落叶都扫作堆，整间屋都扫一遍，再在火灶上烧火煮早粥，煮中饭、晚饭。粥饭做好，盛在碗里，给我们吃。还要给我弟弟拿个小锅子煮熟米浆，拌上一点盐，拿个小碗盛了，一勺一勺地喂他。那时候洗菜，洗碗筷，用的都是大陶钵，阿婆做工时，手腕上戴的一只淡绿色的玉镯常碰在钵上，发出叮叮当当的悦耳响声。

午后，有时阿婆在骑楼里的地上铺上一张草席，让三个孩子在席上坐着、爬着玩闹。这时阿婆才能得一阵空闲，拿张竹椅坐下来看着，或者拿个针线篓过来，做一些针

线活。她穿针很吃力，因为看不清针孔。稍大一些，我就能给阿婆穿针了。

有时候，阿婆牵着我们的手去邻居家串门，在骑楼边走过，一路和街坊打着招呼：“阿婆去哪里？”阿婆笑眯眯地说：“去相剧，去相剧。”（相剧，嬉游之意）有时候，去街头小店买几片薄荷糖、买一碗盐糕给我们吃。

不过，在外边买东西吃很费钱，是很少有的。阿婆尽可能在家里做一些可口的饭菜给我们吃。芥菜用滚水焯一下，切成片，和金砖（油炸豆腐块）、萝卜丝煮成菜汤；用红豆慢火熬成红糖粥；用上一餐没吃完的干饭加一点酱油、青菜煮成的饭粥；把肉片涂上盐晾晒，做成腊肉；半瘦肥肉和藕剁碎做肉圆；等等，味道都是那么美。最好吃的还是金菜花粥，清晨把金菜花掐一大把，掐去花心，洗干净，放进滚开的粥里煮一煮，加上油、盐、酱油，拌和成粥。要是有一个鸡蛋就更好吃了。本来金菜花鲜吃是会中毒的，这么一煮熟就不怕了。

阿婆整天忙，把屋内屋外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她的身势仪表，也是整洁得很。她穿着传统的蓝色或黑色大襟袄裤，半黑白的头

发挽着小圆髻，插着铜钗子，一丝不乱。有时还要摘几朵花簪在发髻上。每过一段时间，她会让我的姑母给她修面，用两根线交叉着在脸上绞一绞，绞去凌乱的发丝。天气好的时候，她就烧滚水，拿来茶油或茶枯，把发髻解开，细细地洗头发。洗好了，搬张椅子晒着日头，用密梳（篦子）慢慢梳理，晒干。有梳下来的头发丝也不乱丢，捡起来卷好。她的头发一直都很长，八十多岁时，还垂到腰间。

阿婆不识字，一辈子就是在家做工，煮饭，带儿带孙。她待人接物礼数周全，温文有礼。平时不管谁来家里，她都忙着端茶水、招呼吃饭吃东西，还和客人聊得很亲切。谁见到她都会说，看着真不像一个乡下老婆婆。她心很善。邻家阿婆因为钱的事和家人吵架，伤心落泪，她会掏出几张银纸塞给她。有沿街上门来讨米的，她也会拿出米来。她会做很多事，是那么心灵手巧。我还记得一次，她在店里买来一小包黑色染料，放在一个铁鼎锅里化开，把布料放进去搅拌着，再晾起来，染上色做衣服穿。她做得很熟练，这对她不算什么，她本来就是做丝绒的，染色就是她的工作。

依稀记得阿婆和我的姑母、父亲说过，以前我家建国之前是开丝绒店的，阿婆嫁过来以后，很快就学会了店里制作出售的几种商品做法，和我阿公一起做起来。一是染丝绒，用各种黄、绿、红、蓝色染料放在染锅里调好，把一束一束的丝绒用木盆端着去清清的池塘水里洗好，在竹篙上晾晒好，染上彩色，再出售给绣花、织锦的人家。二是把

乌桕树叶砍回来，煮成黑色染料，再把请专人织造的最好的土绸布染成黑色，再放在大钵里，涂上薯蓣汁，涂上塘泥，晾起来，染成著名的香云纱那样的黑绸布。这是夏天最好的衣料，穿在身上，十分凉爽舒适。三是把棉纱放在蓝靛缸子里，染成深蓝色棉纱，和白棉纱一起，用织机织造蓝花布，在布上织出各色蓝白花纹，这是用来做家常衣裤的。这丝绒店里的生意，是很忙的，日做夜也做，自己家人都忙不过来，还要请帮工。

这丝绒店里的绒线、布料，一定很好看吧！我小时候，听到这么些讲述时常这么想。我读小说《红楼梦》，读到四十二回写平儿送给刘姥姥：“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任何人读到这段话都不会在意，我却感到很亲切。因为绒线就是丝绒。绒，本指的是刺绣用的细丝。明代《正字通》说：“绒，熟练丝。”我家乡方言还保留绒这个古代的意思。

但是我小时候，丝绒店早就没有了。什么丝绒、布料也都没能留下一块让我看看。听阿婆讲起，本来，店开得好好的，我们家日子也过得很好的。后来却碰上“走日本”。阿婆说：“日本鬼（民间对侵略我国的日寇的称呼）来了，走啊！走啊！我和你阿公，又背又抱，带你爸，你几个阿姑，出力走，一直走到深山里去。到处都是人，到处走，到处哭……所以讲，乱过二八年，乱过三三年……”

民国二八年（1939年），民国三三年（1944年），日寇两次入侵我家乡广西宾阳

县。经过两次侵略，我家和墟上所有人家一样，几乎什么都被抢光，连鸡笼里的鸡也没有剩下。逃难时随身带的一点银钱也都用尽。赶走日本鬼，生意稍微恢复一些，正得过几年，国民党接着又发行金圆券，什么都贵，丝绒店实在开不下去，关门了。只留下好些个钵、缸、盆，好些竹篙，慢慢也烂完了。所以这些染织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只是听讲述而已。

我只见过阿婆绣花，做端午的香袋；做剪纸，剪出各种花样；都很好看。我刚上小学时，要上图画课，有彩色笔，有图画簿，但我不会画。阿婆就教我，像拿毛笔那样拿着铅笔，在纸上画起来，画出牡丹，蝴蝶，莲花，葡萄；或画开在枝条上的梅花，画飘洒长叶的兰，嘴里还念着：“梅、兰、菊、竹，四君子。”然后教我彩色笔涂上色。牡丹花涂上粉红色，勾上深红色边。菊花有金黄、大红、紫色。蝴蝶有五色，涂好翅膀后点上花点，长长的触须还要卷曲起来。莲花涂粉色，葡萄涂深紫色，梅花白色，花瓣勾出来不用涂色，只点上几点花心。墨兰涂淡黑色，花梗是青的，长叶是绿的。这样的花样，本来是绣在花背带、帐檐、花鞋等手工上边的。阿婆慢慢教着，画着，很快画了一大本花样。

阿婆本来喜欢花，所以画得好看。她常去屋后花丛里摘花，在发髻上簪几朵茉莉、小菊花之类。见到别人家里的白兰花开花，也忘不了讨几朵，摘回来放在香袋里。家里桌子上也摆着花瓶，她也常爱折来几枝花，衬着绿叶，插在小瓶里。若是过年过节时，

街上有庆典，要舞龙、舞狮子、游彩架（一种用支架支撑小孩子扮演角色的巡游民艺），要搭起彩棚，她就要摘很多花来做牙祭，作为彩棚里的装饰。去庙里拜神，也要用到牙祭。

牙祭，本来是指每月初二、十六用来拜祭、供奉财神等神灵的果、菜、肉类等。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已经写到：“平时每日就是小菜饭，初二、十六跟着店里吃牙祭肉。”在我的家乡，牙祭发展为一种做得很精美的供品。我的阿婆，做牙祭的手艺是最高的。

我们这个地方的牙祭，就是用一只只碗碟盛上糯米饭，堆砌许多木耳、金针菇、黄花菜、地豆（花生米）、红枣子等等果菜，呈圆锥形、圆形，再插上一朵朵鲜花。

那时候的火灶台很宽，阿婆在灶台上排好一队队的瓷碟，瓷碗，在旁边的筛箕上、大白簋（白瓷大碗）里盛放了洗净的果菜，开始做起牙祭来。我那时候还小，就趴在灶台边看。

阿婆做了很多种，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两种。一种是把一朵朵洗净发好的黑色木耳，堆在碗里，然后插上一朵朵殷红的红菊花。另一种是把黄花菜一根根像竹蔑编织那样穿插，铺满碗底、碗壁，然后把糯米饭盛进去，再倒着放进另一个碗，让碗里隆起一个圆形的金色小球；然后配插上一枝淡紫色、金色圆斑的凤眼莲花。还有把地豆、红枣堆成尖锥状，再插上花的。还有瓜菜切削成花样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眼前都是可爱的色彩。

“阿婆，你做得真好看！”

“这不算最好的，以前还有做面牛、面羊来配的呢。”阿婆随口说着，手里忙个不停。

这些牙祭，色彩是协调的，配置是讲究的，十分醒目耐看。我小时不懂，长大后学画，学了色彩学才知道，黑色配红色是永恒的配色，而紫色与黄色互成补色，配在一起愈加鲜明。怪不得我印象深刻。但是乡下老太太又怎么会知道色彩学呢？只能说是民间艺术家天生和后天培养的色彩敏锐了。

牙祭都做好了，就拿大竹篮盛好，拿出去摆设。和盆景盆栽、花瓶、香炉、书画条幅、彩灯等一起陈设在彩棚里，或设在庙里的供桌上，任人们观赏，总是赢得许多赞许，阿婆的脸上却是淡淡的。也许她不觉得自己做的是最好的。

阿婆若在今天，就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位民间艺术家，这是绝不会错的。

阿婆是宾州城内南街人。南街是一条

古老的街道，有很多古色古香的老民居，有一座几百年前就建造的石拱桥：南桥，桥两边石栏杆上雕着各色精细的图案。街上住着很多老艺人，舞龙狮的，做游彩架的，做银首饰的，打铜器的，等等。古老的街道、石桥，是有灵气洋溢着。我常常想，我的阿婆，肯定也是受了这一股灵气陶染吧，不然怎么会这么手巧。

很可惜，阿婆的手艺大多没有留下来。正应了她常发出的叹息：“没人跟我学做染丝绒，做黑绸布……要失传啦！”

不过，我也还记得阿婆做的饭食，记得阿婆插的花，用花装饰的牙祭。几十年来，家乡人做的牙祭也越来越少见了，这几年却偶然还能见到庙里供桌上还有几碟牙祭，上边插着花，恍惚和我小时候见到的阿婆插的差不多。也许是因为大人和孩子的目光不一样吧，今天看到的总不如小孩子眼中的好看。

但只要还可见到，还在心里记着，就是好的。

作者简介

马大勇，生于1976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人，从事插花等传统文化普及类工作。曾发表散文、诗歌等。

古镇传奇

/ 金红阳

一

我的老家有个历史悠久的古镇，至于年代几何我没有认真地去考证过，只深深地记得它有许多的传奇，足以证明它的古老和存在的价值。

有一年，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一位十多岁衣着褴褛的少年拉着一头老水牛在山边放牧，老牛在大口大口地吃着山边田埂上的青草。这个孩子精神萎靡，面黄肌瘦，好像一不小心就要被山风吹倒似的，他甚至无力来牵着手内握着的牛的缰绳。烈日爆晒着他瘦小的身体，好像要将他融化。老牛走一步，他走一步；那牛却时而卧在田埂边，时而起来，时而又倒下。他要把老牛趁晌午别人吃饭休息时放饱。东家告诉他，太阳下凉的时候老牛还要耕地的；如果不把牛吃饱，回来是要挨揍的。

老牛吃饱了，孩子把老水牛往东家的家拉。东家的家就在这个山边的古镇上，要走完三里路才能到。

此时的孩子实在是走不动了，冒火的喉咙，饥饿的肚子，昏花的眼睛，回家的路显得是那么遥远无望，路还没有走一半就歪倒在路边，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缰绳还在

手里攥着，老牛愣愣地站在他的身边！

这时正好有一位名叫玉莲的山姑，来这儿的井边挑水。刚把水从井里提上来，她就看见一个孩子躺在井旁的路边，好久没有了动静。她飞也似地跑过去，连忙摸了摸他的脸，发烫；推他不见动弹，嘴角边还有些许的口水。山姑玉莲二话不说就取下脖子上的毛巾、蘸上桶里刚打上来的水给他搽脸，擦身，降温，并用手捧桶里的水给他喝，又用草帽和身体给他遮阳。孩子慢慢地苏醒过来了。醒过来的他感激地望着山姑玉莲那善良美丽的脸庞，微微地露出了笑容。

谁知救的这个孩子不是别人，正是之后当了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他小的时候，老家凤阳经常发大水、民不聊生，于是他沿着淮河来到上游投靠姐姐家。可是姐姐家当时也很穷，不能养活弟弟，就把他介绍给当地的地主家放牛。

朱元璋在成就了帝业之后，想起小时候在古镇姐姐家放牛被救的事，就派人寻找救命恩人山姑玉莲。可是哪里寻得到呢？只是知道这个救他的水井还在。这水井原来名叫廉泉；于是，朱元璋用山姑玉莲的前一个字和“廉泉”的后一个字，改“廉泉”为

“玉泉”。

后来朱元璋又在古镇临河的山上建了一座庙，根据他的记忆在庙里塑了山姑的塑像，还有当时“廉泉”救驾的图像，以此来纪念曾经救他一命的山姑玉莲。

至今人们还用“玉泉”的水来酿酒；所酿之酒酒香扑鼻，甘甜爽口，还成为了当地的名酒。

那个寺庙，在解放后已经成为国家粮站，作储粮之用。如今院内一棵耸立着的千年银杏树（白果树）依然健在，枝叶繁茂，向世人昭示着世间的风风雨雨！

二

古镇的西边是临河码头。这条小河是豫皖交界的地方，河的西岸是河南，东岸是属于安徽的古镇。一条小木船在河里来回摆动。千百年来，小木船载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这条小河在解放前后是一条水上贸易通道，上游通往大别山等地，下游直接和淮河的主干道相连。每到春夏之交河水上涨，码头更是万商云集；南来北往的商船漂流其间。

一个初冬傍晚，夕阳早已下山，河边的柳树在寒风里乱舞。河床里还没来得及收割的茅荻被风吹得如起伏的波浪似的。这时，从岸边茅荻丛里突然钻出一个手捂肩膀的年轻人，跳到船上，忙叫船夫开船。

船夫刚把船摆到对岸古镇，就听到对岸有几个人在叫喊：赶紧把船给我快点摆过来！快！快！

当船夫把船摆到对岸，只见上来三个头戴大盖帽、肩上背着枪的国军。他们上来就问：摆船的老头，你刚才看到有一个搂着肩膀乘船过河的人吗？船夫不敢隐瞒，说：有一个，刚上岸！他们就叫船夫加劲摇撻过河。

再说刚过河的手捂肩膀的年轻人。听到对面有人喊，他感觉追兵到了。

他连忙跑上岸，正好碰见一个赶着羊群的中年妇女，就说：大婶请快救我，后面追兵来了。

中年大婶听到后也没有迟疑地说：跟我来！说着就给羊群赶回头，快速地把年轻人送到自家的红薯地窖里，再把地窖口用草墩掩上。

等到她给年轻人安排好、又把羊群赶往码头方向的时候，正好碰见几个背枪的赶到。背枪的吆喝她说：哎，哎，你刚才看见一个手捂肩膀的年轻人过去吗？

她一见是三个头戴大盖帽，身穿制服，肩上背枪的人，心里就明白了，不慌不忙地说：“哦，我看往右边的山路上跑去了。”

“追！”几个背枪的人一溜烟似地往前面山路上撵去。等追兵走后，她又把羊群赶回头，往家中地窖藏着人的宅内赶去。天已经黑下去了。在她把羊群关进圈里的时候，她望了望地窖，吓得坐在门口心还砰砰地跳！

她赶紧把这事告诉刚刚从私塾教书回来的丈夫听。于是，夫妇二人等到夜深人静、外面一点风声也没有的时候，把虚掩窖门的草墩拿开，把年轻人从地窖里拉出来。年轻

人一看，哎呀，这个男人怎么是小时候教过他私塾的老师！大家是又惊又喜，连忙给他包扎养伤。年轻人的老家原在离古镇东二十里路的一个村，私塾老师曾经在那里教过书。他向老师说明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一次秘密会议被叛徒告密，敌人发现后，大家四散逃离，他不慎被击中一枪，抄小路奔河而来。年轻人的伤得到了老师和师母的精心护理。在他的坚持下，没等完全康复，他就趁夜被护送过河、顺河向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去了。临别时，年轻人扑通跪地，给老师和师母连磕三个响头，眼含热泪而别。

时隔数年，等到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后，年轻人官居要职，一心一意为人民工作。当他想起当年在古镇渡口遇追兵逃难的事，驱

车来看老师和师母的时候，老师已经架鹤西去，师母也已经白发苍苍、安享晚年了！

这时候，家乡的人们才知道，古镇居然还有这样一段为党为人民的传奇故事。

后来，在老师教过的古镇私塾学校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学校；学校的大门正对着远处的渡口！

我想，这就是他对老师和师母的最好报答吧！

古镇不大，方圆不到三里的老街，曲曲折折的巷子穿插其中，随着时代更迭，演绎出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

这里只撷取其中两个古镇传奇故事，献给2020年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取得初步胜利的“三八妇女节”！

作者简介

金红阳，生于1965年1月，安徽霍邱人，民营企业工作者。爱好文学，皮村文学小组骨干成员之一，有作品散见于“澎湃·镜相”、“有故事的人”等网络平台。

我的母亲

/ 梦雨

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她和她的姐姐——比她大两岁的姨娘，被她们那里的人称为“两朵花！”母亲比姨娘高挑。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心里眼里，母亲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最无人能比的好母亲了。

母亲十五岁就让爷爷用两斗麦子做聘礼，娶进了我们家，和同她一般大的父亲成了一对“冤家对头。”母亲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姥姥家虽然经常没吃没喝，但是聪明伶俐的母亲颇受家人的宠爱。她心灵手巧又老实善良，小小年纪就能像大人一样做饭做针线活。她八九岁年纪就能天天照顾半身不遂的奶奶，给她端饭端水，梳头擦脸，洗脚剪指甲，有好吃的总不忘给她的奶奶吃一口，直到奶奶去世。

那时候的姥爷经常给生产队里看场房、喂牲口，姥姥裹小脚干不了重活，只能在队里干一些轻松的活（比如晒晒粮食，再用簸箕簸干净，）重活累活就要由两个舅舅去

干。大舅母二舅母经常为谁做饭干家务活而吵架，十几岁的母亲便像个小大人一样，从中调和周旋，又是给大舅妈抱娃洗衣服，又是给二舅妈梳头打扮，慢慢的她自己也学会了做饭、做针线活。到十四岁时，母亲已学会了蒸馒头、烙饼子、擀面条的各种做饭方法，还学会了缝衣服、做鞋绣花。

十五岁的母亲稀里糊涂地结了婚，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父亲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还是少年的父亲不懂事，经常和弟弟妹妹们打架。母亲在娘家时兄弟姐妹和睦，从来不打架，她看不惯父亲的这种为长不尊的样子，试图说服他“有个当哥哥的好样子，”结果常会遭到父亲的一顿暴打。爷爷家法大，会秉公处理父亲，只要他在家，父亲就不敢胡来。奶奶就不一样，只要爷爷不在家，就会迈着她那缠裹的小脚，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怂恿父亲去“教训敢反抗男人的”母亲。而这时，母亲的拥护者——两个叔叔一个姑姑（小叔和小姑还没

出生)，都会站在母亲身边，一起对付父亲。

若干年后，当母亲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象着那个没见过的画面，会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可当我听到父亲没占上便宜又把母亲一个人堵在窑里，关上门揍得母亲哭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又会恨起父亲来，心疼母亲被父亲打。

母亲十九岁的时候，奶奶生下了小叔，姐姐在小叔还不到一个月时也出世了。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婆婆伺候媳妇就是下贱、掉架，而媳妇伺候婆婆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刚生完孩子的母亲不但没有享受坐月子的福份，相反还要照顾已生了四个孩子的婆婆。奶奶没有奶水，母亲要喂两个孩子的奶，还要做一家老小的饭、洗全家人的衣服。寒冷的冬天，母亲的手浸泡在冷水里洗衣服洗尿布。到现在母亲的手腕一直疼，吃了多少药也不管用，风湿病一直折磨着母亲。

母亲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四个男孩三个女孩。我是家里的老六。在我小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母亲忙忙碌碌的身影。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过肚子，穿过破烂的衣服。夜晚醒来，总会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做鞋、缝衣服到半夜。早上起来，母亲还要给我们一大家子人做饭，然后去生产队劳动。家里孩子多，为了能多挣工分，父亲不仅要去地里干活，还当了队里的会计。母亲仗着年轻身体好，干活特别卖力，干农活样样不输那些小伙子，常被评选为县级“劳动模范！”

母亲做得一手好饭菜。那时候孩子多细粮少，母亲用高粱面压饸饹面，做卷卷（把

高粱面烫熟，揉光滑，里面卷上盐和葱花辣椒面），特别好吃。用玉米面烙的饼子，表面金黄内里酥软，甜丝丝的好吃极了，惹得村里有麦面的孩子用白馒头来换。如果村里有领导来吃饭或是碰上红白大事，队长总会叫我妈去掌勺。同样的食材，母亲总是能做出许多花样，总是比别的女人做得可口。母亲做针线活也是样样拿得出手。冬天农闲时候，家里总会来人拿着布料请母亲帮忙裁剪。母亲制作小孩子的衣服鞋袜，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能手，谁家新生了小婴儿，总会来找母亲帮忙，而每次她都会放下手头正忙的事情，热情地去帮助他们。逢年过节做了好吃的，或者侄男亲戚们给她买了好东西，她都会分给那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们，与他们一起分享。

在那个春末夏初的季节，记不清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只记得那个暖风融融漂着槐花香味的清晨，在父母亲自为我们一家人新挖的窑洞里，（因为家大人多，我们和爷爷奶奶分开单过了），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在忙着让我十八岁的大姐出嫁。

那年我好像四岁半吧。当大人们为即将离去的大姐伤感惜别时，我却穿梭在忙碌的人堆里欢蹦乱跳，欢欣于能见到这么多的至亲好友，还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饭菜，更难得的是可以穿上只有过年才能穿的新衣服。小小的孩童哪能体会到大人们的感受呢？更体会不到还是少女却不得不早早嫁为人妇的姐姐的感受。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农村的女孩子十七八岁出嫁是最正常不过的了。我的大

姐姐，那个素净的圆脸上，有着一双清澈明朗的大眼睛的亲爱的姐姐，就在那个槐花飘香的早晨，在亲戚村邻的送别下，和母亲一样，永远成为了别人家的儿媳。

记得大姐临走时，尚是孩童的我，还“不知廉耻”地在母亲怀里吃奶。那时的母亲，肚子里已经有了五个月的弟弟。大姐刚出门，泪水就从母亲那圆圆的脸颊上流下来，落在我稚嫩的小脸上，久久不干。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明事理的我还在到处寻找：疼我爱我的大姐，怎么忽然就离开了我的视线！

好几天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母亲烙好了油饼，熬好了粥，让我和二姐三哥在村口去迎大姐，等着大姐来“坐十”。我们翘首期盼。等得实在不耐烦了，我便蹲到地上去玩石子，刚玩一会儿，忽然感到有人把我从地上抱了起来，并亲了一下我的脸。我扭头一看，呀，竟然是我日思夜想的大姐！

“想我了吗？”

“想啦！”

“想了几下？”

“八下！”

“那就亲你八下！”

大姐捧着我的脸不停地亲吻起来，我害羞地扭着脸，躲藏着。阳光下，穿着紫色绒上衣的大姐，那张俏丽的脸在衣服的映衬下是那么柔和美丽；二姐和三哥跳着笑着；父亲母亲站在门口，灿烂的笑容迎着明朗的阳光。那个欢乐幸福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小时候的我，调皮又捣蛋，经常会干出

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来。而且还特别喜欢那些小动物，家里的小猫小狗和小鸡，只要我在家都是狐假虎威的，跟着我在家里走来走去，我不在的时候，它们就蔫不拉耷的没精气神儿。

记得有次大人们去地里干活了，吩咐六七岁的我看菜园。菜园子就在我家的坡头上，里面种着各样的菜和果树，因为没有围墙，又有一条通往山上的路，为防牲口进去糟蹋，时时得有人照看着。在那个菜园子里，村里的一切尽收眼底，是个不错的观景台。

那时候农村孩子特别皮实，六七岁就能像大人一样看守果园或去地里干活。暑假时哥哥姐姐们都去地里干活了，二姐在家里带着小弟，还要做全家人的饭。我一个人倒也在果园里玩得不亦乐乎。突然不知从哪跑来一只小小的鹌鹑，我以为是小鸡，就收留它给它喂小米喝水，希望它留下来和我一起。吃饭时三哥来换我，我叮嘱他一定看好我的小鸡。可当我吃完饭回到果园时，只见三哥在看守棚里的床上熟睡，却不见了我的新朋友。我推醒他责问他，三哥说那是只小鹌鹑不是小鸡，它飞回家去找妈妈去了。年幼无知的我怎能相信他的话呢？一屁股坐地上又哭又嚎，尖利的嗓音传遍了小小的村庄。等到暑假满了去上学时，全小学的老师学生都知道了我错把鹌鹑当小鸡的这件趣事。

还有次二姐不小心踩到了我的宝贝小狗，它疼得汪汪哀叫，我闻声前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她打倒在地。老实弱小的二姐哪

能打过比她高一头像男孩子般的我？只有抹着眼泪悄悄的躲开。这一幕恰好让劳动回来的母亲看见了：她放下手里的农具，嘴里骂着我，眼睛在四下寻找惩罚我的家伙。等她找来合适的东西时，哪里还能找得到我的踪影？我早已带着我的宝贝小狗连蹦带跳地逃了出来。等到吃晚饭时，我又嬉皮笑脸地准时出现在饭桌前……

说起挨母亲的打最多的人，那就是淘气的三哥了。那个时候的小孩子们，一放学不是捡柴火就是拾猪草，就没有闲的时候。二哥二姐经常在干活，三哥带着我就是个疯玩，春天上树掏鸟窝扯柳条子扭“咪咪”（把柳条芯子抽走，空皮能吹响）；夏天跟着大孩子偷队里的豆角和甜瓜吃；秋天爬进田里掰玉米棒子烤着吃；冬天坐着自己做的滑冰车去河里溜冰。经常是刮破衣服丢掉鞋，吃不到东西还被看护的逮着送到家里来找大人。日夜操劳的母亲虽然忙碌，却不能让孩子们学到坏毛病，所以经常会打得三哥保证下次再也不犯这些坏毛病她才肯罢休。

母亲擀得一手好面条。只要家里来亲戚或者爷爷奶奶和父亲过生日，母亲都会用白面擀细长面端给他们吃。吃过母亲面的人都说她做的面好吃有筋道，“下到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一根线，”说的就是母亲擀的细长面。小时候的我一口菜也不吃；母亲怕我没营养长不大，顿顿吃饭都要哄着打着逼我吃菜。可是我任凭母亲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就是死活不吃菜，母亲说我是五八年被饿死的人投胎转世的。因为经常挑食不好好吃饭，我瘦到现在都没胖过。

在弟弟一岁多的时候，一个寒冷的冬天，由于母亲营养不好，弟弟拉稀到脱水，虚弱得快没了气息。母亲和父亲连夜抱着弟弟，赶了二十里地到县城医院，央求医生救治这个气息奄奄的孩子。医生给弟弟注射了青霉素，并规劝母亲放弃治疗，别抱太大的希望。就连父亲也认为救治无望了。可是母亲绝不放弃，硬是抱着弟弟在没有铺任何被褥的木板床上，坐了七天七夜，连吃药带打针，连自己被醒木板硌坏的大腿也顾不上管，终于从死神手里抢回了弟弟的命。母亲舍不得伤害和丢弃任何一个孩子；对于每个孩子各自的儿女们，她也是亲自照顾，疼爱有加。

母亲那个年代第一批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农村人对那个还不了解不认可，好多妇女宁愿忍受多生孩子的苦都不愿意去尝试能给她们带来许多益处的节育措施。于是，县里乡上派领导来召开妇女大会，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接受这个新事物；可是任凭领导干事们跑断腿说破嘴，也没有人能去接受这个事情。无奈之下，县领导给乡领导，乡领导给村干部，逐一下死命令，如此这般，终于提名道姓地找各村的劳动模范去带头；而我们村上就母亲一个人是劳动模范，“其实那时候我也感觉生了那么多孩子，却没有给他们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虽然我也怕做节育手术，（因为没有麻醉药）但为了下一个孩子不再和你们一样受苦，我还是硬着头皮第一个带头去做了。虽然当时疼得昏了过去。”母亲在后来每次说起这些的时候，都是那么自信，让人觉得她是那样的性

格开朗，思想超前。

如今，八十岁高龄的母亲虽然惦记着她的那些为了生活而东奔西跑、不能相守在她身边尽享天伦之乐的儿孙们，但她从来不给儿孙们添乱，不拉他们的后腿。她关注着儿孙们所在城市的一切；当疫情来临时，母亲天天守在电视机跟前，她的心随着疫情的加重而沉重。当看到那些为救治病人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年轻人时，她心疼得晚上睡不着觉。“老天爷呀，你让我们这些没用的人去吧，留着年轻人还能救病人呢！可怜谁家的孩子啊……”母亲留着泪水喃喃自语着。

最让我的就是母亲的记性：从她小时候到我们这么多的孩子们，每一个和她有交集的人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一桩桩一件件都刻在她的心里。刻在她心里最无法抹掉的便是奶奶对她的各种苛刻，以及父亲对她的任意

打压，可当她把每个细节都用平淡的口吻描述出来，听得我为她所受的不公和委屈抱不平时，她又会话锋一转，又会说起奶奶的不易父亲的早逝，为他们未曾见过新世面、未曾享过一天清福而惋惜！

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农村女人。她不识字、不会讲大道理。她的一生经历了许多许多的酸甜苦辣，可她却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没有过消极的思想。我想把母亲写成一篇文章，来报答她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可是提起笔来我却发现，原来我是那样地无知和浅薄：母亲对我的恩太深太深，语言和文字在这一刻显得苍白无力；而我对她只有深深的愧疚之情。

——2020年3月3日

作者简介

梦雨，本名李文丽，甘肃平凉人，热爱写作、跳舞，现在海淀区做育儿嫂。皮村文学小组成员。

中篇小说

太阳越升越高

/ 王善常

一

齐自新今天第一次站大岗。他是跟赵先军、赵先伟哥俩一起来的。他这几年运气差，从印染厂下岗后，他先后做了几次小买卖，虽加了小心，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不仅没赚到钱，就连本也蚀了。这就是说，他来站大岗是迫不得已，不来还真没有出路。

环路大桥底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像谁不小心一锹挖出了个蚂蚁窝。全市站大岗的人都在这儿。齐自新蹲在路边，心里有那么一点激动，还有那么一点胆怯和腼腆。他手里拎着张硬纸板，上面写着砌墙、抹灰、贴瓷砖。赵先军哥俩看别人打扑克去了，让他在这盯着，有人问就去桥墩子下喊他们。

太阳越升越高，齐自新脑门有些见汗，腿也蹲木了。他站起身，伸伸腰，跺跺脚，

拎着硬纸板在原地开始晃。晃着晃着，他就把自己晃迷糊了，瞅哪都冒金星。今天看样活儿少，不像赵先军说的那样，站一会儿就有雇主来找。这期间倒也来了几个，但都是找木匠和油漆匠的，找瓦匠的一个没有。他心里毛躁，也想去打扑克那看看热闹，但只是想，没敢。因为赵先军叮嘱过他，让他在这守着，别错过活儿。他必须听他们哥俩的，要不他一个小工来了也白扯，根本找不到活儿。小工必须和大工配合，找大工时直接捎带着小工。

十点多了，齐自新想今天可能白来了。第一天就不顺，这动摇了他的信心。他正在心里琢磨，想回去后是不是要想法说服媳妇，再做点别的什么小生意，这时，就来了一辆轿车，是桑塔纳 2000，溜光锃亮

的，嘎吱一下停在了他面前。他一激灵，心里快熄灭的小火苗跳了一下。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瘦子，腿有些瘸，梳大背头，穿灰西服，扎红领带，眉头上有个疤，胳肢窝里夹着部大哥大，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看见停下一辆轿车，站大岗的立马就围了上去，像苍蝇扑奔食物。齐自新一不留神，被挤到了后面。大背头下车后先没说话，站着不动，眼睛威严地扫了一圈，然后才问，有没有瓦匠？六七个人齐声喊有有。齐自新唯恐落后，也跟着喊有有，同时身子往前挤。这时，赵先军哥俩也跑了过来。与此同时，整个劳务市场干瓦匠的也都闻信跑了过来。

大背头说，我要瓦匠和小工，人数不限，活儿长远，能干两个月，瓦匠一天六十，小工二十五，钱一天一利索，车接车送，中午供饭，有干的站这边来。说着伸手往桑塔纳前的空地比了比。他刚比划完，一大群人就往车前拥去，包括赵先军哥俩和齐自新。大背头给的工钱不低。正常瓦匠一天挣五十就不错了，小工更不用说，官价是二十，而且都是一两天的短活儿。劳务市场就是这样，想按月干，按年干，必须去工程队，但活儿累，钱也少，挣钱没有站大岗俏。看看人差不多了，大背头抄起了大哥大，叭叭按了号，对里面说，捞了一大网，车过来吧。齐自新有点纳闷，不明白大背头为啥说捞了一大网，但他没再多想，别人都不奇怪，这应该是劳务市场里流通的行话。不大会，两辆金杯面包车开了过来。车挺破，除了风挡玻璃外的车窗上都贴了广告，好像什么建筑公司的广告。他没来得及

细看，车门就开了。大背头用握着大哥大的那只手一挥，潇洒又牛逼，同时说了个字，上。人群立刻分成两股，冲向车门，拼命往里挤，都嫌自己太胖。有两个人太着急，都想先上，卡在了车门外，僵持了好几秒，差点干起来。一台面包定员八人，但最后每台车几乎都挤进去了将近二十人。齐自新是最后一个上去的。他第一天来，还没学会抢活儿，一开始还有点害羞和谦让，等他反应过味时，车都满了，要不是赵先军在车里喊了他一嗓子，他都想放弃了。一喊之下，他鼓起了劲儿，晃着膀子，侧着身子挤上了车。但他上半身挤进去了，屁股却还在外面，也不知谁在下面使劲推了一下，他借劲儿往里挪了挪，才算上去。

车一直走，一开始挺平稳，半个钟头后开始晃荡起来，应该是出了城，上了砂石路。因为车窗上都贴了广告，看不出去，车里的人就有些懵。有人就问，这是往哪开？有人就回答，郊区吧，听说那现在要盖什么厂子。又有人问司机，师傅，咱去哪？司机很傲慢的样子，说我也不知道，就知道跟着前面的桑塔纳。靠前的几个人就通过风挡玻璃往外瞅，瞅半天也没瞅出什么名堂，这条道没走过。车里人太多，喘口气都难。逼仄的空间里充满了湿热粘滞的汗味，又夹着一股浓重的口臭。齐自新紧贴着车门，身体扭曲着，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一直悬着，四周都是腿，悬空的脚根本落不下去。没过久，他的腿就麻了，像别人的腿。他试着想转一下身，好把脚换个地方，但车里人挤人，像沙丁鱼罐头，他周围连半寸的空间都没有。

二

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停。车门打开，卸下两堆变了形的人。三十几个人先迫不及待地舒展了一下麻木的身体，然后才抬头四处张望。这里是山区，放眼望去，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和绿得发黑的松林。齐自新在心里估算了一下，面包车从市区到这用了两个多小时，按一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计算，这里离市区差不多将近二百里地。齐自新二十多岁起就在市区生活，他还真不知道市区以外有这么一大片山。

两辆面包车都停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周围是高墙，有两米高，顶端镶着铁艺栅栏，看上去威武又洋气。院子南面是大门，铁铸的欧式大门，精雕细琢，既厚重又华贵。面包车进来后两扇大门就关上了，现在门内正蹲着三条狼狗。院子里是一处工地，到处堆着红砖、水泥和砂石，砂石堆旁是搅拌罐。院子正中有一个楼座子，大概占地四五百平方，刚干了不到半层，一根根钢筋从砖墙里伸出黑褐色的细长身体，探向天空，像冬天的树林。

三十多人正满脸疑惑，大背头一瘸一拐地领着六七个人走了过来。大背头说，我讲两句。众人立刻噤声，支棱起耳朵。大背头说，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工地的负责人，别人都叫我龙哥。这盖的是一栋别墅，赵百万的别墅。赵百万你们可能听说过，他是咱们市的名人，黑白两道吃得开，城东跺一脚，城西也晃一晃。你们也看到了，这别墅只建完了围墙，楼刚起手，就撂下了。为什么撂下了呢？我告诉你们，是第一伙儿人

干活儿不行，不但质量无法保证，就是速度也提不上去。为这事赵百万都急眼了，骂了我好几次。第一伙儿人是我撵走的，实话跟你们说，我没给他们工资，一分没给。龙哥说完这些，住了嘴，从兜里摸出了一个铁盒子，掀开，取出一根雪茄，塞到牙齿间。他身后立刻上来一个年轻人，啪的一声摁着打火机，给他点上，然后倒退了一步，退了回去。这情景齐自新很熟悉，他在港台录像里经常看到。因为熟悉，所以他心里就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龙哥吸了一口烟，张开嘴，也不向外吐，让烟雾自己从嘴里慢慢散出来。他的眼睛就躲在烟雾后面，盯着眼前的三十几个人。

人们开始议论起来，小声的，隐蔽的，意思是这活儿难干，棘手，瞅这样是黑社会的活儿，整不好就拿不回去钱。他们议论的时候，齐自新的大脑也在飞速地运转，就想，看这情况不是太妙，不行跟赵先军哥俩商量商量，就干这一天，明天高低不来了。

待到面前的烟雾散尽，龙哥又说话了。他说，我给你们工钱不少，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把活儿干好干快。刚才在车上，我和赵百万又通了电话。他发脾气了，红白青紫地骂了我。赵百万原打算年前要在别墅里请几个道上的朋友，省城的，话已经说出去了，这要是别墅年前还没竣工，你们说赵百万的脸往哪搁？你们也许不知道，道上的人脸比命重要。所以呢，赵百万就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务必在上冻前把主体完工，春节前再把里面的装修拿下来。我也没招，我一个小建筑公司，得靠赵百万这样的大老

板吃饭。为此，我决定修改一下方案。第一，你们的工资增加，瓦匠一天八十，小工四十，一天供三顿饭。

底下的人又开始议论起来。这个价钱他们听都没听说过，高得吓人，当然也高得离谱。

龙哥又说，别光看价钱高，但有个前提，就是我要说的第二条，你们不能离开这。这里给你们准备了住处，被褥都有，等完工了，我一炮把钱点给你们，再送你们回家。

人群骚动起来。他们是站大岗的，站大岗干的都是俏活儿，打快头拳，一天一结算，晚上就回家。但今天这活儿不行，看着钱给得挺多，但越多越让人心里起疑，有些虚幻，不真实。再加上刚才大背头的一番话，让他们知道了大背头是在给黑社会的人盖别墅，整不好他这个建筑公司也是黑社会性质的。这年头黑社会惹不起，但黑社会毕竟和平头百姓扯不上太大关系，惹不起却能躲起，大不了不给他们干了，钱再多也不挣。想到这，就有人说话了。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四方大脸，打眼一瞅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上前一步，对大背头说，龙哥，我先提个人，兴许你认识，就是大世界的杨六子，那是我哥们，以前俺俩在一起混过。见大背头不动声色，又说，我这活儿干不了，不是不想挣你的钱，想挣，这么高的价是祖宗价，不想干那是脑袋被门弓子抽了。但我真的有难处，我吧，晚上必须回家，我老婆有病，还不是一般的病，她瘫巴了，成天躺在床上，还真就离不开人。你看我是不是……看看龙哥的脸上浮起一团黑气，汉子换了口气，又说，再不我在这先帮您干

一天，工不工钱的不提，就当兄弟帮您一天忙，我明天就不打算来了，您看中不中？

汉子的话刚落，人群里又有几个人也开始说话了，说他们也不打算干这活儿了，也想回家。原本他们是不敢说的，但既然有人先提出来了，他们也就消除了顾虑，又仗着人多，紧跟着把这事就说出了口。

龙哥脸上现出不耐烦和厌恶，用力对人群摆了一下手，说你们别一起说，一个个来。然后冲着汉子曲起了食指，往回勾了勾。他的食指上像栓着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另一头轻易就缚住了汉子，汉子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了龙哥身前两三米处。龙哥说，哥们，你叫啥名？面带笑容，语气温和。汉子说，我叫张满意，是瓦匠。龙哥又说，你认识大世界杨六子？汉子精神一振，说，关系不错。龙哥说，可惜我不认识。汉子尴尬起来，有些萎靡。龙哥又问，咋不想给我干了呢？张满意谦卑地说，不是，龙哥，我确实有难处。龙哥说，那我要是非得留你在这干呢？张满意紧张起来，说，求你了老板，我真有难处。龙哥沉思一会，像在考虑。过了几秒，他似乎做出了决定，说那行吧。回头冲着他身后的几个人点了一下头说，这位大哥不想给咱干了，你们看看是不是把他送回去。他身后的一个瘦子说，明白了龙哥，然后就冲着张满意一招手，说来吧，送你回去，率先向桑塔纳走去。另有三个汉子跟在了他身后。张满意犹豫了一下，他没想到龙哥能这么轻松答应他，这让他感到意外，不但感到意外，还有点发懵。但他只迟疑了一秒，马上就醒转

过来，赶紧跟着瘦子他们走了过去。走到车前，瘦子拉开车门，从里面捧出四根白色的塑料管子，自己留了一根，其余的分给了另外三人，然后就站在了车门两侧，只留下车门，等着张满意上车。张满意还没走到近前，看到这情景，吓了一跳，慌忙刹住脚步。他瞅瞅车门两边的四个人，三个瘦子，一个胖子，都剃着板寸，穿着半截袖。为首的瘦子手臂上有刺青，左臂上刺着蛇盘剑，右臂上刺了个歪歪扭扭的忍字。他们四个漫不经心地望着张满意，十分悠闲，好像打麻将三缺一时，看见另一个人到场了一样，目光里有那么点欣喜，却又满不在乎。见张满意停下了脚步，手臂有刺青的瘦子说，来啊，上车啊，同时挥动右手里的塑料管子，啪啪地击打着自己的左手掌心。张满意忽然迷茫起来，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孤独又无助。他先瞅了瞅瘦子四人，又回头瞅了瞅龙哥。突然间他的眼神就变了，变得非常虚假，仿佛被痛苦和死亡捆住了一样。

龙哥没吱声，也根本没瞅他。张满意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双脚似乎陷在了地里，脑门上瞬间就起了汗，腿也开始发抖。

四个人终于不耐烦了，也不再废话，冲上去就把张满意围在了当中，手里的塑料管子劈头盖脸地落了下去。这种塑料管子都一米左右长，一寸粗，里面灌了半下水，两头封死。管子举起时，水落到贴近手的一面，挥出去时，水就猛地涌到打人的那一端，这样借助着水的惯性，打起人来力道就足。张满意刚挨了一下，就倒在了地上。他庞大的身躯砸向地面，砰的一声，像倒了一堵墙，

扬起了一阵烟尘。四根塑料管子像风中的雨线一样挥舞。张满意抱着脑袋，发出杀猪一样嚎叫，满地乱滚。塑料管子抽在他身上，发出砰砰的钝响，就像鼓槌擂在破败的皮革上。张满意一面翻滚，一面声嘶力竭地大喊，龙哥，我不走了，就在这干，一分钱也不要。但四个人手中的塑料管子还是没有停下来。直到最后，龙哥抽完了烟，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四个人才停下来。张满意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脑袋上都是血，要不是他嘴里还低声喊着龙哥龙哥，大家都以为他死掉了呢。

在张满意挨打时，齐自新只用一秒就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觉得他一下子就踩中了埋伏在人生中的巨大陷阱。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些站大岗的谁也走不出去了，都必须老老实实在这干活儿，听从龙哥的领导。齐自新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场景他只在录像厅里看过。他控制不住自己，一阵寒意袭来，他的心脏开始狂跳，胸脯一起一伏，呼吸都很艰难。塑料管子每落下一次，他都感觉像是落在他身上一样，他忍不住一缩脖子一闭眼，忍不住收紧皮肤，忍不住一打冷战，甚至忍不住瞬间袭来的尿意。

龙哥转回头，晃晃脖子，耷拉着眼皮，很疲乏的样子。他问众人，谁还想不干来着？人群静默着，只有喘气声。龙哥委屈地说，我也是没办法，你们也许不理解，其实我和你们一样，都很难，都要吃饭。又一整脸色说，但做人必须要讲个义，就是信义的义。你们接受了我给的价，上了我的车，来到这，就算咱们的协议达成了。达成了你们

就得服从我的领导。一个队伍要是都不听话，那这个队伍就一事无成，这我深有体会。停了几秒，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事，问道，你们谁带电话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头。他们都是站大岗的，大哥大一部一万多，他们干一年都不够买一部的。见没人搭话，龙哥又问，那有带传呼机的吗？有就交出来。我的意思是想让你们好好干活，别被外界的信息干扰了。看没人吱声，龙哥又耐心地问了一遍，谁带传呼了？人群中终于有两个人吃不住劲了，很不舍地说，我带了，从腰带上摘下传呼机，走出来，交到了龙哥身旁的一个汉子手里。

龙哥很满意，看了看腕上的表，说行，就到这吧，中午了，你们也该饿了，都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去北面的宿舍自己找好铺位。下午一点正式干活儿。具体干什么有庞工长给你们分配。刚要转身，又和蔼地说，都好好干，亏不了你们，等一完工，我把工钱如数给你们，一分不少，再拉着你们去市里的洗浴中心泡泡澡，然后去夜总会潇洒一回。

众人跟着手臂有刺青的瘦子往食堂走，边走边回头看。张满意还趴在沙土里。中午的太阳照在他的身上。他好像就是沙土的一部分，浑身泛着颓败死寂的光。

三

食堂在院子的西侧，靠着围墙，是用废旧的木模板钉成的简易棚子。说是食堂，其实不算，应该算厨房，因为屋子太小，估计里面只有灶台、水桶和各种做饭的家什，根

本放不下吃饭的桌椅。瘦子领着众人来到厨房外面，说你们人多，干活吃饭都要有个规矩，站好排，都别挤，一个一个进去打饭，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说完走向伙房外的一张桌子，坐下。桌子旁已经坐了四个人，看见瘦子，一起喊了声三哥，一个人连忙给他起了一瓶啤酒。

齐自新他们都不吱声，默默地自动站成了一排。他们此时确实饿了，但他们都没有吃饭的心情。虽然是晴朗的中午，他们却感觉有一片阴云正罩在他们的头上，阴云越聚越厚，慢慢地向下压，已经压到了他们的头顶。他们心里只有担忧、悔恨和无尽的恐惧，仿佛一失足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四周漆黑阴冷一片，看不到一处亮光。

齐自新跟在赵先军的身后，慢慢地向食堂挪动着脚步。他很想问问赵先军，让他拿个主意，看看往下该怎么办。但他没敢，因为他看见了那个瘦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三哥，正一边举着墨绿色的啤酒瓶往嘴里灌酒，一边斜着眼向他们这边瞄着。在他们的桌角，齐自新还看到了两把枪，双筒猎枪，乌黑的枪管，酱红的枪托，张扬着死亡的气息。齐自新只看了一眼，就像被火焰烫了一下似的，慌乱地挪开了目光。

先进去的人已经端着塑料小盆出来了，因为没有桌椅，就蹲在了地上。齐自新看他们的小盆里并没有什么菜，只有半碗米饭，饭里似乎浇了一勺菜汤，有几片绿色的菜叶子浮在上面，像甘蓝。

赵先军端着小盆出来后，齐自新走了进去。灶台旁的案子上摆着两个大塑料盆，一

个里面是米饭，另一个里面是菜汤。一个女人站在案子前，手里执着一把长柄大勺子。自己拿盆，女人说，声音很低，略带沙哑，说出来的话是粘滞的，慵懒的，像长夜醒来后的第一句话。齐自新在木架子上拿了一个小塑料盆和一双木筷子，转身来到女人身后，把小盆伸过去，搭在大塑料盆的沿上。这时他认真地看了看女人，但只能看到后面。她很瘦，短发，染着淡黄色，下身穿着紧身牛仔短裤，露出一双白腿，脚上穿着黑色高跟鞋，上身是一件黑色纱料短袖，袖边有一圈蕾丝，腰间系着白围裙。看她的打扮，根本不像做饭的。齐自新不免有些疑惑。但这疑惑只是一闪，就消失了。他心里充满了对命运的担忧，根本没有半分力气去关注别的事情。

女人盛了一勺米饭，转回身，扣在齐自新的小盆里，抬起头，不经意地瞥了齐自新一眼。一瞥之下，女人忽然愣住了，眼睛盯着齐自新的脸，里面亮了一下光，如阳光下湖水里荡起的一小波涟漪，小而快，倏忽远去，像惊惧，也像惊喜；涂着红色唇膏的嘴半张着，露出一排白色的牙齿。齐自新趁机又看了一下女人，她的眼睛向下弯着，仿佛含着笑，细看却不是笑，像是无奈和玩世不恭。她鼻子小巧，带着一丝俏皮，看上去像个清纯的少女，但她的脸上却涂了很厚的脂粉，眉毛也描得太细太长，这就掩盖了她本来的清纯，让她看上去更像一个风尘女子。女人问，你叫什么名？齐自新说，我叫齐自新。女人喔了一声，如释重负似的，表情也恢复了正常。女人没再说别的，伸手给齐自

新又盛了第二勺米饭，然后去菜汤盆底捞了一大勺菜，几乎没有汤，全是菜叶，扣在了小盆里。齐自新有些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给他盛的饭菜要比别人多，但他没敢问，转头走出了伙房。

伙房外的空地上蹲满了人，黑压压一片。齐自新找到赵先军赵先伟哥俩，蹲在了他们旁边。赵先军哥俩把头埋在小塑料盆上，没抬头看齐自新。齐自新往嘴里扒了一口米饭，嚼了两下。米饭一股霉味，米粒一咬有些发面，一点大米饭的香味都没有，应该是抛光后的陈化粮做的，很难吃。强咽下一口饭后，齐自新看向伙房门口的桌子，三哥他们还没喝完，刚才给他盛饭的女人也坐到了桌子旁。男人们正和她比比划划地喝着啤酒，不时会有几声放肆的笑传来。齐自新收回目光，两只脚在地上错了错，靠近了赵先军。齐自新低声问，军哥，你看咱们得咋办？赵先军吓了一跳，抬头迅速地看了一眼远处喝酒的几个人，又急忙低下头，对着自己的塑料盆小声说，先干着吧，走一步说一步。齐自新还想再问问别的，但看赵先军一直低着头，就没再问。

吃完饭，三哥领着齐自新他们向院子北面走去。那有一排房子，简易的，石棉瓦盖，木板墙，是给他们住的工棚。三哥挑起门上的五彩布帘子，抬脚当先走进去。但他刚进去就退了出来，捂着鼻子，骂了一句，妈了屁，这帮人给我造的，赶他妈的猪圈了，你们自己收拾收拾，可别像上一伙儿人似的，都下不去脚。低头看了看腰间的汉显传呼机，他又说，还有十三分钟，自己找好

铺位后马上干活，我可不想第一天开工就看到你们迟到。

再次掀开门帘，齐自新他们鱼贯而入。刚进门，一股刺鼻的怪味就迎面扑来，好悬没把齐自新撞个趔趄。这股怪味里有臭味，像来自于死猫烂狗的尸体；有腥味，像有一堆海鱼刚被刨开肚子；还有一股酸味，像谁不小心碰翻了一大桶陈醋。有的人开始作呕，捂着嘴返身向外跑。更多的人坚持住了，开始寻找床铺。齐自新强忍着恶心，打量起这个屋子，屋子不大，也就六十多平方，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板铺。过道里堆满了垃圾，主要是丢弃不要的破衣服，其间居然还有几坨干燥的粪便。板铺上散放着乱七八糟的破烂被褥。被褥肮脏不堪，多数都有破洞，露着黑乎乎的棉花，散发着潮湿的霉味。

人们开始寻找合适的铺位，抢夺被褥。屋子里顿时乱了起来，但只是视觉上的乱，没有声音，每一个人的嘴都紧闭着。齐自新看好了一条还不算脏的被子，就在他眼前，但他刚要伸手，却被另一个人一拽，抱在了怀里。齐自新愤怒地看了那人一眼，但那人面上却没有一丝难为情和歉疚，反倒有一种占了便宜后的窃喜和骄傲。齐自新在心里骂了一句，最后总算抢到了一条被子，很破，被头结着黑色的痂，像干涸的血迹。

四

铺位刚刚找好，外面就响起了三哥的催促声。齐自新他们急忙往外跑。三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骂了一句，领着他们向南面的工地走去。到了楼座子前，三哥一摆手，

众人停住了脚。三哥指着一个人说，这位是咱们的工长，庞工长，以后干活方面的事都听他的，他让你们咋干你们就咋干，他就代表龙哥，代表我，你们听明白了吗？几个人说听明白了，声音不大，其余的人只是点了点头，或者有几个干脆头都没点。三哥很不满意，眯着眼，烦恼地咬了咬牙，下颌上显出跳动的咬肌。他说，妈了个屁，你们中午没吃饭吗？再给我回答一遍，明没明白？齐自新他们赶紧喊明白了，声音整齐洪亮，像部队军训时的口号。三哥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对着庞工长说，老庞，交给你了，一共三十二个人，还有一个叫张满意的身体不大舒服，明后天再找你报到。又说，你最好抓点紧，要不龙哥又该不高兴了。

庞工长五十多岁，秃顶，肥胖，脸上肉多，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像弥勒佛。听到三哥的话，他点了点头，说你让龙哥放心，你也放心，我干这一行几十年了，哪次都令东家满意。说完，他转身面对着齐自新他们，提高了嗓门又说，大伙出来干活都不容易，但话说回来了，这世上压根就没有容易的事，这就是说我也不容易，所以以后你们要担待着我点，深了浅了别往心里去，咱们就一心把活干好，把速度提上去，这就是原则。眼睛在人群中扫了一个来回，又说，瓦匠站这边，小工站那边。伸出肥手两边比比。

人群分成两堆，瓦匠二十三人，小工九人。庞工长皱起了眉头，回头对三哥说，按配比来说，小工少了点。三哥说，先这么着吧，回头哪天我再去找几个来。庞工长说，

也行，只能小工多卖点力气了。

齐自新负责运砖，用两个轱辘的手推车，从砖垛推到墙边，再码在瓦匠脚下。他是第一次干这种活。他以前在印染厂做电工，后来做点小生意，他的手没干过粗活，有那么点娇嫩，根本就不适合摆弄砖。但不适合现在也必须适合。他看了看其他人，不论瓦匠还是小工，干活的速度都很快，甚至直一下腰喘气的都没有。他又瞄了瞄远处围墙的墙根，三哥和几个人正坐在阴影里，手里摆弄着塑料管子。三只狼狗拖着大尾巴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不时地瞅着工地这边干活的众人，虎视眈眈，不像三只狗，倒像三匹狼。

齐自新没有手套，他刚装了三四车砖，手指肚就火辣辣地疼。但他不敢停下来，小工本来就少，小工必须比正常情况下多干才能供上瓦匠。就比如运砖，正常情况下，也许他一小时推十车就差不多够瓦匠用了。但现在不行，现在瓦匠多，而且那些瓦匠好像在比赛似的，砌砖的速度都飞快，所以他即使手磨漏了，也必须忍着疼快干，要是耽误了瓦匠的事，他知道后果。

临近黄昏的时候，齐自新的手指终于磨出了血。先是手指外的一层皮被磨掉，然后就红起来，能看见里面殷红的肉和细细的血丝。后来他找了一个水泥袋子，撕开，包在了手上，当做手套。可没干一会，庞工长就过来了，他看了看齐自新手上套着的水泥袋子，皱了皱眉毛问，手磨破了？齐自新说嗯，庞工长说，装转不碍事么？又回头指了指瓦匠那面说，那面砖都快不够用了。他说

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笑，但脸上虽然有笑，话却是冰冷的，而且尖锐有力量，听在齐自新的耳朵里就像一枚枚钉子一样扎人。齐自新马上明白了，他迅速摘下水泥袋子，丢在地上，哈下腰，用十根带血的手指掐起了四块转，装在车上。庞工长很满意，哈哈笑了两声说，我跟你讲，啥最抗磨，不是手套，是手，你磨几天就好了，那时你的手上都是糨子，比啥手套都强。

六点时，三哥走了过来，说都停了吧，去吃饭。齐自新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龇牙咧嘴地直起腰。他感觉自己的腰似乎已经断了，一节节腰椎七零八落，不再是一个整体。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已经血肉模糊。直到这时，他才感觉到手上的疼痛，这疼痛像十根细长的银针，顺着他的手指肚扎进去，正在他的手指里来回拨弄。

不光是齐自新，所有人听到三哥的这句话都如获大赦，好像终于逃脱了黑漆漆的地狱，走到了出口一样。但齐自新他们接着又听到了三哥的下一句话，这下一句话又把他们重新丢回了地狱。三哥说，都快点吃，半个小时时间，六点半接着干，这活儿工期紧，以后咱们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

晚饭依旧是米饭和甘蓝汤。那个打饭的女人给齐自新的饭和菜还是比别人多了不少。这让齐自新感到意外，他和那个女人素不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对他另眼相看。但不管怎样，齐自新对她还是心存感激。别小看多出来的那一勺饭菜，对于齐自新来说，它不仅能让它吃饱，而且还给了他一丝实实在在的温暖。这温暖很重要，尤其

是在这样的处境里，这温暖被放大了数倍，它就像寒夜里的一点灯光，让饥寒交迫的旅人有流泪的冲动。

晚饭吃得十分急促。每个人都饿坏了，他们不再厌弃米饭的霉味和菜汤的寡淡，都低着头狼吞虎咽。许多人没吃饱，但已经没饭了。一个人小声地提出了抗议，这抗议很微弱，其实只是自己的抱怨，但还是被三哥听到了。三哥很烦恼，他不喜欢听这话，于是就拎着塑料管子走了过去，不容分说，劈头盖脸就抽了那个人一下，就像牧羊人抽了一头捣蛋的公羊蛋子那样随意。三哥说，你妈，活儿没干多少，你胃口倒不小，信不信我饿你三天三夜。那个人蹲在地上，一只手捂着被抽过的肩膀，不住地冲着三哥点头，脸上堆着痛苦、怯懦和讨好，这让他的脸有些扭曲，看上去甚至有些好笑。

这时龙哥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三哥叫了一声龙哥。龙哥点点头，看看挨打的人，沉着脸问，怎么回事？三哥说，这人说他没吃饱，妈个屁，活儿没出多少，吃饭可有两下子。龙哥问，一人多少饭？他这句话是问刚才挨打的那个人的，但那个人尴尬起来，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脸上现出焦急之色，像在强忍着一泡即将拉出来的屎那样难受。三哥接过话说，跟上一伙儿人的标准一样。龙哥说，扯鸡巴蛋，跟你们说多少遍了，不能克扣工人的伙食，上一伙儿人为啥活儿干不好，进度提不上去，成天不是病就是灾的，你们还不吸取教训。去，把老杜叫来。三哥赶紧转身，冲着伙房门口的那张桌子喊了一声，老杜，龙哥叫你。一个汉子跑

过来，说，龙哥，你找我？龙哥说，你怎么做的饭？工人都吃不饱。汉子脸上显出委屈，但他没回话，犯错了一样，低下了头。龙哥说，从明天开始，饭菜随便吃，吃饱为止。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大，不是说给老杜听的，是说给齐自新他们听的。说完这些，龙哥又冲着那张桌子喊，张玉玲，你过来。齐自新看见打饭的女人走了过来。他知道了她的名字。龙哥说，玉玲，明天开始你后吃饭，等工人们都吃完了你再吃，万一谁不够，你再给谁盛点。张玉玲说，知道了，龙哥。龙哥伸手摸了摸张玉玲的脸蛋说，现在暂时人手不够，就让你受累了，老杜那东西打饭我信不着他，一会多一会少，有时还好急眼，就让他负责做饭，你只负责打饭，怎么样？张玉玲说，我明白，龙哥。龙哥又拍了拍张玉玲的脸，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是咱们的大功臣，白天晚上不招消停，这龙哥心里有数。张玉玲站着不说话，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像藏在厚冰下的一汪水。

五

夜里十点才收工。齐自新他们回到工棚，工棚里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令他们吃惊的是，张满意竟然躺在了靠门的铺位上。他的脸肿得老大，如一只被烤过的猪头，眼睛变成了一条细线，弯弯的，好像含着古怪的笑，这使他的脸充满了滑稽的痛苦。

大多数人只匆匆扫了张满意一眼，就开始脱衣服，都默无声息。他们的脸上涂满了汗水和灰尘混合的污渍，手上也沾满了干涸的灰浆，但没有人张罗要洗一把脸，经过长

时间的劳动，他们都几近虚脱，再也挤不出哪怕一丝力气去做别的事情。更何况，他们的屋里根本就没有脸盆。

还是有几个人围在了张满意的铺前。一个叫黄富贵的人关切地问他，你伤得怎么样？张满意没说话。黄富贵又问，这屋是你收拾的？张满意躺在板铺上，脑袋艰难地点了点。黄富贵说，看来只是皮肉伤，没伤到骨头。又说，忍着点吧，咱兄弟该着命里有这一劫。黄富贵的这句话像一根手指，一下子触动了张满意身上的机关。张满意忽然就哭了起来，开始是小声的啜泣抽搭，渐渐的，声音开始加大，像从很深的悬崖底下传上来的一样，压抑，却汹涌，生涩，却宏大。他的双肩不住地颤动，泪水从细小的眼睛里溢出来，顺着耳朵向下淌，就像泉水流过石头。黄富贵几个人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安慰他，只能看着他，任他这样大哭下去。

哭了好一阵，张满意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他魁梧的身体里好像贮存了无穷无尽的眼泪，怎么流也流不尽。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了，喊了一句，你号丧啥？让不让别人睡觉了。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愤怒。另一个声音也跟着嘟囔一句，就是，都累得要死了，你就别哭了，好不好？这声喊也好像一根手指，不经意间又触到了张满意身上的机关，张满意双肩一抖，他的哭声真的就停止了，由大变小，渐去渐远，像重新回到了悬崖底下。

黄富贵有些不高兴，皱皱眉，对着刚才喊话的方向说，你们有没有点同情心，塑料管子没抽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各顾各，可

你们想没想过，今天塑料管子没抽到你们身上，那明天你敢保证也抽不到你们身上吗？就算明天不能，那后天呢？大大后天呢？说完环顾一周，又幽幽地说，这屋里的人谁都跑不掉。

黄富贵的最后一句话，让所有人的皮肤像被蚊子叮了一样，不由得一紧。他们这时终于意识到，黄富贵不是在危言耸听，看今天的情况，龙哥他们就是凶狠恶毒的黑社会，他们不会拿这帮站大岗的当人看待。在这里，站大岗的不再是人，而是一群出力的牲畜，一群卖命的奴隶。黄富贵的这句话也确定了他在这帮人中的领袖地位。大家通过他的这句话，看出了他是一个头脑清醒，见过世面的人。人在这时最是迷茫，像在暗夜里挣扎，最需要有一个主心骨，一个领导，来替他们掌握方向，指点迷津。有人就慷慨激昂地喊了一句，黄哥你说得对，以后我们大家都听你的。许多人跟着附和。几十双眼睛一起眼巴巴地瞅向他。黄富贵没吱声，冲着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努了努嘴，示意他到门口站岗。那个年轻人点了点头，转身出了工棚。

黄富贵的这个举动，谨慎、周全，充满了智慧，更加深了大家对他的信服，人们不免在心里重新亮起了希望的火苗。有人问，黄哥，你说到最后，龙哥能不能给咱开工资？黄富贵先没说话，冷冷地盯着那人看，直到那人低下头后，他才说，事到如今你还在做梦？又对着大家说，咱们不会得到一分钱，他们就是靠这种手段挣黑心钱的，以前我就听说过这种抓劳工的事，只是没想到会

发生在咱们身上，所以谁也不要心存幻想。又有人问，那他们不成了日本鬼子了，最后完工时，他们能不能把咱们都干掉灭口。黄富贵笑了笑说，不会的，他们会把你送回去，但不给你钱，只说工程款还没到手，到手后会如数给你们送去。有人又说，那咱回去后就去告他。黄富贵说，怎么告？人家说先欠着，又不是不给你，这年头欠钱也不犯法。那人说，告他限制咱们人身自由，还打咱们。黄富贵又摇了摇头说，这很难拿出证据，再说他们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你想你能告赢吗？有人说，不行咱们就跑吧，可不在这受苦受累了。黄富贵说，你能跑得出去吗？我观察了一下，他们至少有十五六个人在这工地，有刀有枪，最主要的是他们心狠手辣，想硬跑出去，咱们弄不好就会有大的伤亡，那样还不如在这忍着，直到他们的工程结束呢。有人说，难道就这样硬挺着？黄富贵说，这事以后要好好研究，必须谨慎行事，现在人多不便。又说，大家都累了，赶紧睡觉吧。

灯闭了。不一会，齐自新就听到有人打起了呼噜。屋里燥热，让人呼吸困难；臭脚味像烤着了的胶皮，熏得他头发晕，嗓子眼里恶心。他睡不着，他的手一跳一跳地疼，十根手指像十根蜡烛，正在燃烧。但他睡不着和疼痛并没有多大关系，是胡思乱想让他难以入睡。他第一天干活儿就遇到了这样的事，这令他十分沮丧，这是不是巧合？也不是，这应该是一个人命里该遭的劫数。但劫数为什么偏偏落到我的头上呢？应该是我穷，没钱，有钱人不会去站大岗，所以他

们就不会遭这个劫。看来老天也专捡穷人欺负，倒霉的人也都是穷人。他今晚回不了家，何止今晚，今后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他都回不了家，他不知道媳妇会怎样担心。

正在胡思乱想，齐自新听到了一声叹息，微不可闻，是从身边发出来的，原来赵先军也没睡着。齐自新转过身，对着赵先军的耳朵叫了一声赵哥。赵先军没吱声。虽然他没吱声，但齐自新还是相信他没睡着，于是又低声问了一句，赵哥，你说黄富贵真能带着咱们逃出去吗？赵先军没回答，仿佛没听到一样。过了好一会，他翻了个身，把脑袋凑过来，对着齐自新的耳朵低声说，先忍着吧，干完就能回家了，要是想逃，除非把命豁出去，值得吗？说完把脑袋重新收回去，又翻了个身，后背对着齐自新。齐自新知道他不能再问了，他默想了一会，觉得赵先军考虑的也挺现实，顶多干两三个月，挨点累，吃点苦，甚至挨几顿打，挣不到钱，但至少命能保住。想到这，他暗下了决心，决定要继续忍耐。因为生命比尊严和自由更重要。

工棚里鼾声一片，但那是别人睡眠，齐自新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他的太阳穴一蹦一蹦地疼，眼睛干涩，像揉进去了一把盐面子。他胡思乱想了好久，想他目前的处境，想他今后的出路，甚至回忆了他从前的种种，最后不知为什么，他眼前竟然出现了厨房打饭的张玉玲。他觉得张玉玲真让人琢磨不透，她是什么人呢？看那意思，她好像也是这帮黑社会的同伙，可她为什么给我打饭要多打呢？而且第一次看到我还表现出了很

吃惊的样子，难道她之前见过我？齐自新翻来覆去，最后也不知道几点了，他才迷迷糊糊闭上眼睛。

六

早上刚过四点，三哥就开始用塑料管子抽打工棚外面的板墙，声音巨大，像抽打在每个人的胸膛上，令人心颤。三哥一边抽打，一边大声喊叫，催促齐自新他们起床。昨天下夜班时，三哥已经告诉他们了，以后每天早上四点半开饭，五点正式干活。工棚里顿时乱起来，满屋子睡眠的气息被惊扰到，先升起，再弥漫。到处是臭烘烘的空气，到处响着窸窣窸窣的穿衣声。没有人说话，空气是紧张的，像一块绷紧的布料。

吃饭时龙哥讲了话。龙哥对昨天的工程进度很不满意。龙哥说，第一天你们就这么慢，那以后会是什么样？还怎么保证工程的进度？这样下去赵百万的钱我还能拿到手吗？又转身对庞工长说，以后你只管技术，具体进度的事交给三哥，让他配合你，咱们必须在两个月内把主体拿下来，要不我也没法交差。庞工长的脸红了红，闭严嘴，点了点头。龙哥又对着齐自新他们说，只要你们把活儿干好，把速度给我提上去，钱不是问题，不行我再给你们加点。低头做出思考状，抬头又说，这么的吧，从今天起，瓦匠一人一天再涨二十块，小工人少，也给你们涨二十块，你们看怎么样？涨二十块可不少，但这话却没有惊起龙哥预想中的波澜。齐自新他们都不吱声，因为他们知道，就算一天给他们一万块，最后他们也拿不走一

分。见底下没动静，龙哥有点烦，耷下眼皮，错了错后槽牙，撂下脸又说，听说你们私下里议论，说我是黑社会的，说最后干完了也不给你们钱，是不是有这回事？我今天就跟你们说明白了吧。我是不是黑社会呢？

是，但黑社会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黑社会也不是光靠打打杀杀吃饭，也得有正当的事要做。我们能在道上混明白，还真就得靠一个义字。你们说最后我能差你们那点工钱吗？所以说，你们要把心都放肚子里，给我好好干，别胡思乱想。想了想又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求，有就提出来，我能办到的就给你们办，只要你们好好干活就行，别耽误了我的事，龙哥我也不带差事的。

众人开始小声议论，过了一会，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说龙哥，能不能把你电话借我用用，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我要是两个月不回去，家里人该找翻天了。他话音刚落，其他人就跟着应和说，是呀，龙哥，你让我们打个电话吧。

龙哥没有表明态度，而是又问，还有没有别的要求，有就提？

又一个人站了起来，说龙哥，我们这帮人平时都抽烟，现在烟都抽没了，你也是会抽烟的人，应该知道，人要是犯烟瘾了，干活就没有精神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买点烟带过来，完了最后从我们工资里扣。

龙哥点了点头，伸出手掌向下按了按，示意这人坐下，然后说，你说的挺有道理，今天我就让人回城买烟去，我看黄盒红梅就行，烟买回来，我不会卖给你们，完工时也不会从你们工资里扣钱，我白给你们抽。可

白抽是白抽，我不能谁都给，是不是？我买烟也要花钱。这么的吧，以后一天你们这些人三盒烟，谁当天干得快，干得好，出力多，就奖给谁一盒，一天总共奖励三盒。这样你们还有烟抽了，我的工程进度也有保障了。

人群中响起了小声的抱怨，极低，自己勉强能听得到。一天三盒烟，去掉几个不会抽烟的，剩下的就算平均分，一人也就能摊上三根，这显然不够。但他们谁都没敢再说什么？他们知道，这是龙哥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忽悠大伙多干活，快干活。不少人开始在心里骂了起来，你妈，大不了不抽你的烟，也憋不坏，犯不着累得臭死。

龙哥说，烟的事就这么定了，待会我再给你们一个大大的好政策。又说，关于第一个事也好办，其实你们不说，我也得想法给你们办了。放心，我这两天就找人帮你们通知，这样你们该放心了吧。等今天吃午饭时，你们把电话号码和地址都告诉三哥，让他记下来，然后帮你们挨个通知。另外就是什么呢？龙哥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又说，你们都是男人，我也是男人，所以我知道男人都有生理需求。就拿我来说吧，我他妈的两天不干女人就心烦，就干不好别的事。又说，你们看没看见打饭的张玉玲，她原先可是维也纳夜总会的头牌，现在这是跟了我，帮我安抚我的这些兄弟，要不人家现在还红着呢。我啥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谁要是干好了，我就让谁跟这个张玉玲睡一觉，怎么样？白睡。我看就一个礼拜选出一名吧，我让三哥和庞工长看你们的表现，一礼拜只选

一名，也算是一种激励。说完哈哈大笑，淫荡又张扬。笑完又一整脸色说，我可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你们别给脸不要脸，都他妈的给我好好干活儿，要是我听说谁打歪主意，可别怪我手黑。

整个上午，齐自新都心乱如麻，说不出的各种滋味一起在心里搅合。但心情不好并没有影响他干活。他机械地装砖卸砖，速度甚至比昨天还快。他感觉不到手指的疼痛。也不是没感觉到，装卸最开始几车时，他的手指钻心地疼，但疼又能怎样呢，他只能咬着牙硬挺着，这样装了几车后，他的手指就麻木了。

原来张玉玲是个小姐，还真看不出来。虽然她看起来有那么点风尘之色，但那种风尘之色是忧伤和无奈的，并没有轻浮之气。也许她当小姐也是出于生活的逼迫，是的，没有人愿意自甘堕落，如果能好好活下去，谁愿意轻易地把自己的尊严舍出去呢？想到这，不知为什么，齐自新的心忽然就疼了一下，只一秒那么短，像麦芒轻轻地扎了一下那样轻。他自己都感觉到奇怪，这个短促的心疼是为了谁呢？是张玉玲？不像，也许是为了自己，更或者是为了所有那些被生活逼得狼狈不堪的人。

一整天，工地都是忙碌的。齐自新注意到，人们干活的速度比昨天快了不少，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直起腰喘一口气。整个工地上都是酸臭的汗水和绷紧的肌肉。难道他们真的被龙哥许诺的烟和女人打动了，还是惧怕龙哥他们的淫威？齐自新弄不明白，也不打算弄明白，他只拼命地干活儿，他恨

不得把本属于他的所有活儿在一分钟内都干完，就像恨不得赶紧结束一场噩梦一样。但其实梦是不受本人支配的，这点他没考虑到。

七

吃晚饭时，三哥发了三盒黄红梅。赵先军得到了一盒。

晚上下夜班回到工棚，赵先军掏出烟，小心翼翼把烟盒顶端撕出一个规整的小口子，抽出一根先给了赵先伟，自己又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他刚要点烟，猛然看见了身边的齐自新，那一刻齐自新正看着他手里的烟。赵先军吓了一跳，像是洗澡时发现被人窥探了一样。略一迟疑，他再次掏出了一根烟，胳膊半伸不伸，冲着齐自新比了比说，来一根呀？齐自新刚想去接，手就停下了。他从赵先军的动作和表情里看出来，赵先军舍不得这根烟。齐自新伸到半路的胳膊僵了两秒，沮丧地收了回来，又顺势摆了摆手说，我烟轻，不抽了，备不住借这个机会就能戒掉呢。赵先军于是收回了手，重新把那根烟仔细地塞回了烟盒，又把烟盒放到了枕头下。

赵先军赵先伟哥俩点着烟，刚吸一口，烟雾还没来得及从肺里吐出来，他们身边就围上来了几个人。一个叫马六子的说，兄弟，给哥一根。同时右手手心向上，五根手指锋利地对着赵先军的脸，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赵先军，眼里看不出和气和恳求，只有倨傲和挑衅。赵先军有些不爽，他歪着脑袋，眯着眼看着马六子说，凭啥？马六子

说，不凭啥，就凭你捞着了一盒烟而我们没捞着。赵先军说，我捞着一盒烟不假，可那是我用汗珠子换来的，和你有一毛钱关系吗？马六子说，怎么没关系，要是就你一个人干活，能显出你干得快吗？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一帮人干得慢，才把你显出来的，管你要一根烟也是应该的。赵先军说，我要是不给呢？马六子说，不给也好办，你不给我不会自己拿吗？说着猛地伸出右手，一把掀飞了赵先军的枕头，左手直奔黄红梅。我禽你妈。赵先军一个高从板铺上窜起来，像一头愤怒的狮子，直扑马六子。与此同时，赵先伟也扑了上去。只一转眼，赵先军哥俩和马六子他们几个人就扭作了一团。

齐自新连忙从被窝里爬起来拉架，左拽一下马六子，右挡一下赵先军，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没把他们拉开，自己的脸却不知道被谁打了一拳。

忽然黄富贵大喊了一声，都他妈了屁的消停点。人家龙哥没动手收拾咱们呢，你们却因为一根烟动起手了，你们都要不要脸，不丢人吗？马六子和赵先军哥俩一下分开了，但仍虎视眈眈地瞅着对方。黄富贵说，咱们这些人现在必须抱成团，谁知道以后还有啥事？如果真有啥事，谁自己能应付得了。听了这话，一个得到烟的人掏出了他的黄红梅，慷慨激昂地说，黄哥你说得对，不就是一盒破鸡巴烟嘛，不能因为这玩意伤了咱们哥们之间的和气，咱们现在都落难了，是难兄难弟，咱们再窝里反，那就不够人字那两撇了。说完咔咔两下撕开烟盒，反手一抖，二十根香烟落在了板铺上。他说，

来来，会抽烟的都来抽一根。另一个得到烟的人看到他这样，也掏出自己的烟，照着他的样子撕开，把烟都散在了板铺上。看到这，赵先军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一阵红一阵白，他刚想说啥，就被赵先伟捅了一下，他于是深吸一口气，闭住了嘴。赵先伟冲他一使眼色，然后反手拿起那盒烟，冲着屋里转了一圈说，黄大哥说的对，来来，大伙抽着。

一个礼拜后，有个叫于大宝的瓦匠得到了和张玉玲睡觉的机会。不少人原以为龙哥就是骗大伙多干活快干活呢，不会真的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和张玉玲睡觉。但这天吃午饭的时候，龙哥却亲自把于大宝获得这个奖励的事说了出来。龙哥说，谁叫于大宝？于大宝慌乱地站起来，战战兢兢地瞅着龙哥，不知道龙哥叫他干啥。龙哥冷静地瞅着于大宝，瞅了几秒，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真鸡巴有艳福，我听三哥和庞工长向我汇报，说上个礼拜就你表现突出，干得快干得好，还没有怨言。既然如此，我也不能说话当放屁，你今晚就去和张玉玲睡觉。晚上下了夜班，三哥就领你去。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收住笑又对大伙说，怎么样？你们眼不眼馋？都给我好好干，你们都有机会。张玉玲可不是一般的女人，长得好看，活儿还好，能让你们美得叫娘。

晚上齐自新他们都躺下半天了，于大宝才回来。一进屋于大宝就美滋滋地走向自己的床铺，虽不说话，但脸上却是忍不住的得意。齐自新他们都看着他，他更骄傲了，好像刚捡到了一块金子。有人问，咋的？美成

这样？于大宝还不说话，开始脱鞋。又有人从兴奋地从被窝里爬起来，说哥们，给咱们讲讲，你们都是咋玩的。于大宝看了那人一眼，还不说话。马六子说，你快点说说，要不你今晚别想睡觉。又说，要没有我们这帮人显着你，你能捞到这美事，你咋也得给俺们讲讲吧。他话音刚落，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说就是就是，你必须讲讲。于大宝颇为得意，仰着脸，摇晃了一下脑袋说，那女人真够味儿，呜呜啦啦一通讲，下流话满屋子飞。大家哄堂大笑，前仰后合。

只有齐自新没有跟着笑，他忽然觉得有些难受，有点憋屈，还有点愤怒，心里酸酸的，苦苦的，有那么一点疼。他冷漠地盯着于大宝，一双手在被窝里握成了拳头，嘎嘣直响。

八

马六子逃跑了，但没跑成。马六子也是小工，平时负责筛沙子和泥，有拉建筑材料的汽车来，就去卸车，主要就是卸水泥和红砖。沙子不用卸，拉沙子的车是翻斗车。因为马六子经常卸车，所以就接触了司机，和几个司机也经常说话，慢慢也都熟了。他于是就有了逃跑的计划，认为车卸完后可以藏在汽车大箱里逃出去。

这天赶得巧，汽车正赶上夜班来送水泥。这个车的司机马六子熟悉，马六子之前经常和他套近乎，他觉得这人也挺实诚，好说话，于是他决定趁这个机会，藏在他的车里逃出去。卸完水泥，马六子拍拍身上的水泥灰，照例掀起汽车的大箱，插好销子。关

完大箱，他四下看看，看没人注意这里，就凑到驾驶室旁，低声说，大哥，我求你点事。司机说，马六子，啥事？马六子说，我想坐你车回家一趟，明早再回来。司机说，那可不行，这事我帮不了你。马六子说，求求你了。司机说，你可别害我。说完就发动了汽车，开走了。但汽车刚发动，马六子就一下子抓住了大箱板，脚一登，跳到了车上，又扑通一声趴在了大箱里。他以为没人注意到他呢，但司机其实在后视镜中已经看到了这一切。汽车刚开到大门，司机就踩了一脚刹车。司机冲着门口的几个人努努嘴，又回头看了一眼车厢。几个人一下就明白了，快速围住了汽车，打开了两个销子，哐地一声放下了一扇大箱板。灰头土脸的马六子露了出来。那一刻，他脸上是无边的惊恐和绝望，像个刚刚死过一回的人。

一个壮汉一伸手把马六子薅下车，丢在地上。四五个人马上围着马六子开打，塑料管子抽在皮肉上的啪啪声，马六子的惨叫声，在整个院子里回响。三哥闻讯领着几个人跑了过来。问明情况后，三哥让两个人把马六子架到了工地前的空地上。三哥对着正干活的齐自新他们喊道，都他妈的给我停下来，过来看看好戏，这就是想逃跑的下场。齐自新他们停下了手里的活，围了过来。马六子浑身都是水泥灰，躺在地上瑟瑟发抖。他的脸上都是血，和水泥灰混在一起，是黑色的，粘稠的，像在脸上糊了一层稀泥。看着人都过来了，三哥冲着他手下的几个人喊道，接着给我打，狠狠地打，往死里打。四五根塑料管子再次轮了起来。马六子一开

始还在沙土里翻腾着，像一条搁浅在泥地上的鱼，一边翻腾一边声嘶力竭地喊，我再不敢了，饶我一次吧。但没用多大会，他就不再动了，也不再喊了。可三哥依旧在歇斯底里地叫嚷，给我继续打，往死里打。

黄富贵走了出来，对三哥说，你就饶过他这一回吧，咱这干活正缺人，打坏了就耽误工期了。看黄富贵替马六子求情，许多人，包括曾和马六子因为烟的事打起来的赵先军哥俩也跟着喊了起来，他们一起喊，三哥，就饶过他这一回吧。

三哥转回身，逼视着黄富贵，眼睛里闪烁着凶狠和残忍，在水银灯的照射下绿莹莹的，像狼的眼睛。他说，你再说一遍。摇晃着脖子，发出咔咔的声音。你再说一遍我连你一起打。黄富贵说，不是，三哥，我的意思是你要以大局为重，咱们要想法保证工期。他还没说完，三哥就抡起手中的塑料管子抽了过去。黄富贵下意识地一抬胳膊，塑料管子抽在了他手腕上。他的胳膊立刻像面条一样垂了下去，挂在肩上晃荡。三哥说，你还说不说了？又用手中的塑料管子点指着齐自新他们，你们谁还给马六子求情？没有人再出声，都低着头。这事让三哥更加生气，他怒火无处发泄，伸手拿起了一把拌水泥的铁锹，转身冲向了躺在地上的马六子。他冲到跟前，大喊一声，都给我躲开，今天我就让他去见阎王。正在抽打马六子的几个人让到了一旁。三哥抡起手中的铁锹，疯狂地劈向马六子。马六子早已昏过去了。铁锹劈在他身上，他的身体像灌满水的皮袋一样，一跳一跳地动，发出沉闷的声音。但他

嘴里却没有一点声音。也许他已经死了。齐自新感觉有一股冰水漫过了他的身体，他浑身抖得厉害，双臂紧紧地抱在了胸前，佝偻下身子，他有些恶心，意识也有点模糊，似乎要被冻死了一样。

晚上马六子没有回工棚。第二天上班时，齐自新他们也没有看到马六子。那以后他们谁都没看见过马六子。大家晚上议论，有人认为他们把马六子放了，因为马六子已经算是残废了，再也干不了活儿了。但更多的人坚信，马六子已经死了，也许已经被三哥他们弄进了山沟，埋进了土里，用不上一个月，他就会腐烂成渣。

九

这天吃午饭时，龙哥宣布了这个礼拜受奖励的人。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人竟然是一直不声不响的齐自新，要知道前几次可都是瓦匠，这次居然轮到了一个小工，这令许多瓦匠都有些沮丧。齐自新自己也感到意外，但他的意外不是惊喜，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有一点酸楚，也有一丝期待，有一缕疼痛，当然还有一份渴望。龙哥宣布后，他自己都觉得不真实，像处在梦醒后那一秒钟的懵懂和模糊。他根本没有想过，他能得到一次和张玉玲睡觉的机会。

齐自新的心情复杂矛盾。他想要这个机会，又不想要。有一刻，他甚至想找龙哥说一声，说他不要这个奖励了，说不行就换给别人吧。但这个念头只一闪，就被他打消了。他不想让任何人得到这个机会。谁得到这个机会他都会心里难受，都会觉得张玉玲

又受到了一次侮辱和伤害。他心里对张玉玲存有好感。张玉玲每次都多给他打饭。有一次，趁着没人，她还偷偷地从龙哥他们的菜盆里给他盛了一勺肉。那次盛完肉后张玉玲说，你要多吃点，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张玉玲的那句话那么温柔体贴，像一只手在轻轻地抚摸着他的伤口。一股暖流从他的心底涌起，令他激动却又黯然。他端着小塑料盆，好一会才说出了一句，他说，你也要爱护自己。转身离开厨房时，他忽然眼睛一热，竟然有了流泪的冲动。他虽然不知道张玉玲为什么独独对他这么好，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因此对张玉玲生出了一份好感，这好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里，这好感就如同是一份爱，让人依恋，给人温暖。

十点多下夜班后，三哥叫住了齐自新。三哥说，你跟我走，我送你到张玉玲那。又说，我看这些人里就你干活儿好，干多干少先不说，关键是你从来没有怨恨。你知不知道，其实这帮人心里都充满了恨，恨不得杀了龙哥和我。虽然他们不敢说，可我他妈的混了这么多年，从他们的眼睛里都能看出来。但我注意观察了，你好像和他们不同，你就知道埋头干活，我在不在都一个样，这点我挺喜欢。告诉你，这次机会可是我给你争取的，以后你可别给我掉链子，干活儿时再给我加一把劲儿，给我带个好头。齐自新不说话，点了点头。其实他心里明白，他之所以拼命干活，也是一种恨，是恨的发泄。他恨不得马上把这些折磨人的活儿干完，恨不得把这一段时间挤成一点，好从此解脱。

走到院子西侧，离厨房不远的一排房子

前，三哥指了指一个亮着灯的门说，去吧，好好放松放松。三哥走了，齐自新站在那扇门前，站了好一会。正是夜里十点多，漫天细碎的星星，院子外是此起彼伏的蛙鸣。有一刻，他很想转身走掉，但他没有，他总觉得屋里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引力，这引力神秘又温暖，像一条丝带，缠着他，拉着他。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来吧。他听到了张玉玲的声音，低而冷，像初冬河面上的一层薄冰。他身子一紧，推开了门。张玉玲正坐在床上吸烟。她头发像是刚洗过，在脑后扎成一个湿润的小刷子。她穿得很少，一个紧身黑色纱料小背心，背心上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背心下是隆起的胸，不是很大。她下面穿着一条蓝色的短裤，露出雪白的腿，细而修长。看见进来的是齐自新，张玉玲一下子站了起来，手中的烟掉在了地上，脸上露出了一抹慌张和羞涩，眼睛瞪得很大，里面荡过一抹奇异的水光。齐自新更紧张，他局促地站在门旁，一只手不好意思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另一只手在裤子上蹭来蹭去。好一会，张玉玲脸上恢复了平静，她笑了笑说，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敲门进这屋的人。又说，快来吧，坐这里，别站着，说着伸手向床上指了指。齐自新不好意思地向前挪了两步，屁股搭在了床沿上。他低着头说，其实我不想来的，这些天你对我那么好，总是多给我打饭，我怎么可以来这。张玉玲说，别想那么多，你不来别人也得来。你不知道，我其实还真希望你你能来呢。

齐自新很不好意思，喃喃地说，我来

不是为了那个，我想和你说话也好。张玉玲说，不用说，没事。看了看齐自新涨红的脸，又说，你现在就想吗？要是想你先洗洗，我白天晒了一盆水，是我晚上洗身子用的。我不是嫌你脏，其实我比你脏，我只怕你嫌我。又说，别人谁来我都没让他们洗过，只有你。你知道为什么吗？齐自新摇了摇头。张玉玲说，你要不着急，咱俩就先说会话，没事，今晚你可以住我这，今晚别人不会来的。齐自新点了点头。

张玉玲说，你知道吗？第一天你去厨房打饭，我吓了一跳。齐自新又摇了摇头。张玉玲说，因为你很像一个人，很像很像。说完深深地看了一眼齐自新，接着说，我给你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为了让我能把书读下去，我爸我妈吃了好多辛苦。后来我终于考上了我们县城的一个重点高中。我读书很用功，从来不乱花钱，一年就两套旧衣服，吃饭都挑最便宜的吃，就想考上一个好大学，好回报我爸我妈。对了，我跟你说说和你长得像的那个人。他是我同班同学，也是苦孩子。在高二的时候，我发现他喜欢上了我，但他从来没对我说过，我也从来没提过这事，其实我也很喜欢他。那时我很喜欢读书，那种文学类的，每一周我都会用我从饭里省下的钱，去学校对面的一个书店买一本我喜欢的杂志。我每次去他都跟着我，如果我买了这种杂志，他就会买另外一种，买完了就给我，说你先看，看完我再看。你知道吗？他买杂志的钱也是从饭钱里省下来的。我当时只想，等我考上了大学就和他好，可是后来。说到这，张玉

玲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看着眼泪在张玉玲的脸上流下来，齐自新的心开始疼了起来。他很想抱抱她，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任眼泪流着，张玉玲接着说，读高三那年冬天，我爸和我妈死了，他们在屋里烧炭火盆取暖，中毒了。后来我就不读了，回了家。再后来，我又跟着几个姐妹去了市里，四处游荡，最后一狠心就做了小姐。

张玉玲擦了擦眼泪说，你长得就像我那个同学，尤其是你的眼睛，我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他应该考上了大学，现在正在某个城市过幸福生活呢。说完这些，张玉玲的眼睛很漫长地闭了一下，再睁开后，和齐自新对视在了一起，他发现齐自新的眼里有一丝水雾，歉意地说，快去简单地洗洗吧，那个布帘后面有一大盆水，还热乎呢，我帮你擦擦背。

在床上，齐自新和张玉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对，应该是爱，要不他的心不会那么疼。那种疼是一抽一抽的疼，是紧缩的疼，是揪在一起的疼。不用质疑，疼除了是被伤害以外，就只能是爱了。张玉玲闭着眼睛，一双雪白的手臂紧紧地箍着齐自新，像一只无骨的章鱼，缠住了自己的猎物。她饿坏了，好像被饥饿折磨了许多年，她怕失去，她怕落空，她怕重新跌入饥饿的深渊。那一刻，她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只留下一丝力气用来呼吸，用来心跳。齐自新双臂逐渐在用力，他不想让他和张玉玲的身体之间留下哪怕一分一毫的空隙，他觉得只有用力，才能让两个苦难的人相互渗透，长在一起。

这一刻，他恨不得把张玉玲的骨头抱碎，把她的血和肉都揉碎，然后融化进自己的身体里，自己的血脉里。只要那样，他们才可以对抗这无边的黑夜，对抗这愈来愈冷的生命。张玉玲闭着眼睛，在探索齐自新的嘴，齐自新勇敢地俯下头去。他开始疯狂地亲着张玉玲，他的嘴唇像一台割草机，张玉玲的头发、耳朵、眉毛、眼睛、鼻子、脸、下巴、脖子、嘴唇都被一一走过。两滴泪水从张玉玲的眼角溢出，他慌忙用嘴帮她擦去，又用嘴唇罩住了她的眼睛。张玉玲的嘴里发出一阵阵低鸣，声音喑哑，混乱、激动却又感伤。

齐自新不停地亲吻着张玉玲，疯狂又温柔，慌乱又沉静。他的嘴唇从张玉玲的脖子一路亲下去，亲到她的胸时，他愣了一下。他看见她的胸上有十几个扣子大小的圆形疤痕，纠结着的淡紫色的疤痕。他知道，那是烟头留下的。他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止也止不住，大滴大滴地落在张玉玲的胸上。他埋着头，逐个亲吻那些疤痕，每一个疤痕都是张玉玲的苦难和屈辱，他多想能用自己的亲吻把这些苦难和屈辱清除掉，或是吸进自己的身体，他宁可为此把自己疼成一把骨头，疼成一块肉。

张玉玲感觉到了落在她胸上的眼泪的热度，也感觉到了齐自新嘴唇上逐渐加大的热度，她像被烫到了一样，身子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栗，四肢紧绷，几乎痉挛。她禁不住用力地抱住了齐自新的头，把它紧紧地按在了自己的胸前。她越来越用力，恨不得把这颗头颅按进自己的胸里，再按进自己的心脏里。

齐自新只想吻她，这一刻，他认为只有嘴唇才能表达出他对她的爱恋。嘴是高贵的，他愿意放弃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只用亲吻来爱她，吻她的全身，一寸肌肤都不遗漏。他的头挣脱了张玉玲的双手，一路向下吻去。他渐渐闻到了草原和溪流的气息，闻到了湿润和柔软的气息，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遥远的没有苦难的过去。

十

黄富贵一直在研究逃跑的计划，当然是悄悄进行的。参与的人也不多，总共就八个人，其中包括齐自新和赵先军赵先伟哥俩。黄富贵说，研究这事人不能太多，容易走漏风声。但他也说了，一旦计划执行那天，他会带着所有人一起逃出去，一个也不落下。要不是马六子出逃被抓的事发生，黄富贵的计划受到了影响，他们应该已经开始行动了。

黄富贵的计划是这样的，经过他的观察，在院子北侧，离他们工棚不远有一个小门，通往院子外。据说别墅建成后，院子北侧的山坡上将会建一个果园，种植各种果树花卉，建造凉亭画廊。但这个小门是铁铸的，很结实，而且是锁着的。最主要的是，小门旁边还有一个简易房，房里住着一个人，黑白不离，负责看守小门。这人岁数看样挺大，估计将近六十了，但从面相上来看，他并非善类，应该也是一个经历过黑社会打打杀杀的人物。黄富贵知道这个人有小门的钥匙，因为有一次他看见这个人从腰间掏出过钥匙，打开了那个小门，去了一趟院

外。再就是，这里还拴着一条大狼狗，十分凶，旁人不等到跟前，就开始叫。但好在这里离工棚近，离三哥他们住的地方远，所以如果找准机会，行动迅速，能够在几分钟内控制住看门人和大狼狗，并且翻出钥匙打开小门，那么从这里逃出去还是很容易成功的。

虽然黄富贵的计划看着很容易实施，但其中还是有许多细节需要认真考虑，比如怎么对付狼狗，不让它叫，怎么控制住看门人，最主要的是黄富贵不知道那个看门人手里有没有枪。如果他有枪就很难办，弄不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付出了代价也无法逃出去。因为只要枪一响，前面三哥他们就会闻声赶来。三哥那帮人手里都有武器，最后他们不但逃不出去，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伤亡，这是得不偿失的。

每天晚上十点多下夜班后，黄富贵都要召集齐自新他们研究逃跑的事，商讨应对不同情况的办法。但他们不敢在工棚里研究，都是在睡觉前，假借抽烟或闲聊在工棚外进行，时间也不长，几个人聚在一堆，脑袋碰脑袋，少则几句话，多则十分钟。这事非同小可，在计划实施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

终于有一天，黄富贵下定了决心，决定实施逃跑计划。那几天总是下小雨，但工地并没有因此停工，而是顶着雨继续干活儿。三哥他们一直躲在远处的一个棚子里监视着施工情况，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轮派一个人穿着雨衣到工地，协助庞工长管理指挥齐自新他们干活儿。那天黄富贵听到了庞工长对

一个监工的人抱怨。庞工长说天气预报说明后天有大到暴雨，连下两天两夜，可能要耽误干活。又说龙哥催得太紧，还不让停工，这让他很为难，顶雨干吧，质量无法保证，效益也出不来，不干吧，龙哥那还说不过去。当时黄富贵别的话没听进耳朵，他只记住了明后天白天晚上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对于他们的逃跑计划是有利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果断地做出了决定，第二天晚上趁着下雨，实施逃跑计划。因为晚上一旦下大到暴雨，三哥他们就会因此放松警惕。就连那几只狼狗都会变懒，暴雨会影响它们的嗅觉和听觉，它们只能趴在狗圈里睡觉。黄富贵把自己的决定通知给了齐自新他们，齐自新他们几个既兴奋又紧张。黄富贵又说，这事先不要声张，等到明天晚上，临动手前一个小时，再告诉咱们所有人做好准备。

第二天晚上果然下起了暴雨，齐自新他们没有加班。雨下得很大，电闪雷鸣，满世界都是雨声，像有千军万马在身边跑过。地上都积满了水，偌大个院子一下变成了一个湖泊。黄富贵觉得时机到了，刚要向其他人宣布逃跑计划，这时三哥就进了工棚。

三哥穿着雨衣，雨衣帽扣在头上，手里拎着一把五连发。雨衣和枪身都湿漉漉的，在灯光下泛着黑色的死亡的光芒。三哥站在门口，举起五连发，用乌黑的枪口指着黄富贵说，你出来。又用枪口对屋里人一扫说，其他人都躺着，不许动，谁动我崩了谁。

黄富贵知道不妙，但他那一刻却很镇静，他笑着问三哥，三哥有啥事吗？这么大的雨你还跑来一趟。三哥说，我禽你妈，有

啥事你自己不知道？黄富贵没再问，他明白了，他逃跑的计划败露了。他穿上外衣，慢慢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三哥一侧身，给他让出路来。黄富贵看到门外站着好多人，龙哥也在。一般龙哥晚上不在这过夜，都回城里，看来自己一定被人出卖了。龙哥他们都穿着雨衣，有的手里拿着手电筒，有的拎着猎枪和片刀，在漫天的大雨里，他们像死神派来索命的恶鬼，电光一闪，满脸狰狞。黄富贵走到工棚门时，忽然停住了脚，转过身来，愤怒地冲着工棚里大骂，我禽你妈，是谁告了密？你不得好死。他刚骂完，三哥一扬手，一枪把子就砸在了他的后脑海上。黄富贵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就堆在了地上。三哥摆摆手，过来了两个人，把黄富贵拖了出去。

拖走了黄富贵，龙哥走进了工棚。龙哥说，黄富贵策划逃跑，被我识破了。其实还有几个人参与了这事，但我大人有大量，因为不是主谋，所以我就不再追究了。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告诉你们，以后别打歪点子，都老老实实干活儿，我说过多少次了，只要你们把我的活儿干好，最后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可你们总有一些人不听话，瞎鸡巴鼓动，你们说我能容忍吗。环视了一圈，又说，你们好好睡觉吧，明早要是下小了，继续干活儿。说完转身离开了工棚。看龙哥出了工棚，三哥又用枪口对着屋里扫了一圈说，谁他妈的再和我作对，我直接一枪崩了谁。说完跟着龙哥也出了工棚。

工棚里静默了十几分钟，人们都不说话，只有工棚外的雨声和雷声在耳边轰鸣。

忽然，赵先伟猛地从板铺上坐了起来。他恶狠狠地骂道，我禽你妈，到底是哪个王八犊子做了叛徒，是你妈养的就给我站出来。没有人吱声，人们耳边只有雨声和雷声。赵先军指着一个人问，是不是你？那个人摇摇头。赵先军又指向另一个人，那就是你了？那个人也摇摇头。最后赵先军指着齐自新，难道是你？齐自新没说话，眼睛迎着他的眼睛看，也摇了摇头。赵先军扑通一声倒在板铺上，嚎啕大哭起来。

十一

黄富贵再也没有回来。他也许在那个暴雨之夜回了家，也许已经化成了齑粉。没人再提起他，就像他不曾存在过一样。苦难的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就像在泥潭里赶路，在高强度的劳动和无处不在的恐怖碾压下，每一个人都几乎精疲力竭，近于崩溃。好在别墅已经快封顶了。

这天打饭时，张玉玲又偷偷给齐自新盛了一勺肉。齐自新说，以后别给我盛肉了，被龙哥他们发现了对你不好。张玉玲说，没事，你越来越瘦了，必须多吃点好的。齐自新说，没事，这栋别墅快建完了，我也快回家了。张玉玲往厨房外看了一眼，说你别听龙哥他们骗你们，我听他们说，这栋别墅建完后，你们会被拉到另外一处工地接着干。齐自新一下就僵住了，他本以为他的苦难马上就要结束了呢，谁知还有新的苦难在等着他，那一刻他几乎绝望，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张玉玲说，如果你想出去，我会想办法帮你，你最好还是离开，要不以后会受更多

更多的苦。齐自新黯然地点了点头，没再说话，走出了厨房。

接下来几天，在轮到齐自新打饭时，张玉玲一点一点地向他透露了逃跑的办法。张玉玲指给齐自新看，在厨房的一角有一个下水道，是用来向外面排放污水的，因为厨房后墙是借用院墙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下水道也顺便借用了院墙根部的一个排水孔。这个排水孔很大，方形，一个人可以轻松爬进去。只是下水道上装着一扇钢筋焊成的小铁门，钢筋呈网格状，一排排拳头大的眼，用来排水。铁门用锁头锁着。张玉玲说，这个锁头和厨房锁头的钥匙都在做饭的老杜手里。又说，只要你晚上还有机会来我这里，我就能拿到钥匙。我知道老杜的屋里有备用钥匙，我可以事先帮你偷出来。

齐自新一开始还有点犹豫，马六子和黄富贵的下场他都看见了。但经过反复的思考，他还是决定试一下。他最后答应了张玉玲，他要拼命干活，再得到一次奖励。

那天开始，齐自新干活更加卖力了。他本来负责供四个瓦匠的用砖，但自从那天起，他即使供上了五六个瓦匠，也不会停下来，甚至连腰也不会直一直，就接着帮别的小工运砖或和泥。如果来了拉建材的车，他还会主动去帮着卸车。不出所料，一个礼拜后，在吃午饭时，龙哥果然宣布了对他的奖励。龙哥说，你们都看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齐自新已经是第二次得到奖励了。看看你们，干活儿力气大力气小没关系，关键是你们得任干。妈的，水灵灵的女人别人能睡两次，你们差啥？不就是差一股劲吗。

所以希望你们以后干活儿都看着点齐自新，多向他学习，这样你们晚上就不用自己搵管了，就能实实在在地搂着娘们睡了。

人群里有了动静，不平的动静，不齿的动静，还有愤怒的动静，但都是压抑的，深藏不露的，像深水下一群鱼的躁动。整个下午直到吃晚饭时，也没有人跟齐自新说一句话，都拿怨毒的眼睛瞅着他，包括赵先军哥俩也是一样。他们不是嫉妒他，而是怨恨他太能干，有他比着，别人不得不更加卖力气，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汗水。这样看来，齐自新就成了龙哥的帮凶。别人再看他时，就在他的脸上看出了卑鄙和险恶。齐自新有苦难言，满心委屈，但他不能解释，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不是自私，他认为逃出去一个人也好，如果他逃了出去，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找警察，来解救困在这里的所有兄弟。

晚上打饭时，齐自新偷偷地告诉了张玉玲，说他晚上来她这里。张玉玲很高兴，说行，你十点下夜班就过来，这之前我能搞定老杜那个色鬼，拿到他的备用钥匙。又低声嘱咐，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要是知道了，你就走不了了。齐自新深深地点了点头。

下夜班后，三哥对齐自新说，我没白看好你，果然给我长脸，你不知道地方了吗？我就不领你去了，你自己去吧，好好玩玩，明天接着给我猛劲儿干活儿。

张玉玲在屋里正焦急地等齐自新，看见他进来，马上插上门，从怀里摸出了两枚钥匙递给他。这个大的是厨房钥匙，小的是

下水道的钥匙，你先装好，记住，别搞错了，耽误时间。交代完毕，张玉玲说，现在先不能行动，必须等到下半夜，他们都睡死了才行。看看齐自新，又说，来，我帮你擦擦身子，我最后一次陪你。说完眼睛就湿润起来。齐自新也流下了热泪。他紧紧地拥抱着张玉玲，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我出去后就去找警察，如果市里的警察不管，我就去省里，我会回来救你的。只是我要是逃跑了，你怎么办？他们会知道是你帮我跑掉的。张玉玲说，这个你不用管了。你只管跑就行，你出去后我把两把锁都锁上，再把钥匙偷偷给老杜送回去。我只希望你以后能记得我，记得这世上还有个叫张玉玲的女人，说完一股新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后半夜两点多，齐自新和张玉玲悄悄地出了屋。工地的两盏水银灯发着惨白的光，整个院子一点声息都没有。他们快步来到厨房。齐自新手里捏着钥匙，心在剧烈地跳动，像一只青蛙，要从他的嘴里蹦出来。他的腿也一直在抖，控制不住地抖。张玉玲在他身后四处张望，给他放风，他则用颤抖的手打开了厨房的锁头。掩上门，厨房里很暗，他俩摸索着来到下水道旁，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光亮，齐自新开始用钥匙开下水道上的锁头。但也许是锁头经常被水浸泡的缘故，锁眼好像锈死了，齐自新费了半天劲儿也打不开。他的身体抖得越来越厉害，头上的汗水哗哗往下流，流进了他的眼睛，火辣辣地疼。张玉玲急得团团转，她一会从门缝向外张望，一会又回头安慰齐自新，让他别慌。

锁头还是打不开。忽然，张玉玲低声喊了一句，不好，有人往这边来了，你快点。齐自新的心猛地向下一沉，几乎绝望了。他拼命地拧动着钥匙，摇晃着锁头，就在张玉玲说那个人已经快到了的时候，锁头终于被打开了。他毫不犹豫，迅速掀开钢筋门，头朝下爬了进去。这时，他听到了开门声，一个男人的声音惊异地问，张玉玲，你这么晚了在这干什么？张玉玲说，我忽然饿了，想翻点东西吃。男人似乎不相信，要往厨房里闯，张玉玲拦着男人，回头大声呼喊，你快点。接着齐自新又听到一声怒骂，你这个婊子，然后是张玉玲的一声尖叫，和沉闷的倒地声。

当男人闯进来时，齐自新的一双脚已经消失在了下水道里。那一刻，他悲愤异常，甚至想倒着爬回去。他知道张玉玲受到了伤害，她也许会因此遭到更大的危险。但他最后还是坚定地爬了出去。他泪流满面，心如刀割。他想，他此刻已经不是独自一人在逃生。他忽然感到了心头的重量，那是拯救张玉玲和其他所有难兄难弟的责任。

最后，齐自新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大喊，有人逃跑了！

下水道外面是一个臭水坑，里面漂满了烂菜叶子和食物的残渣，黏糊糊的糊满了齐自新的身体和脸。他不敢做半分耽搁，手忙脚乱地爬出了水坑，向最近的一个松树林跑去。这时他听见身后整个院子都在沸腾，人喊声，狗叫声，像一锅粥。他匆忙中回头一看，院子大门已经打开，十几个人拎着枪和片刀从里面冲了出来，正向他这边跑。他

不再多想，把所有的气力都灌注进双腿，奋力飞奔，不一会儿就钻进了松树林。

夜漆黑如墨，透过茂密的树枝只能看见几点微弱的星光。齐自新拼命地奔跑，心脏要爆炸，肺也要爆炸，树枝不停地划着他的脸，树根绊倒了他一次又一次。他的鞋里灌满了臭水坑里的水，七扭八拧，他索性脱了鞋子，赤着脚继续狂奔。松树林广大无边，像女巫的魔法，怎么也看不到尽头。但他知道，他不能停下来。在奔跑中，他看不清脚下的一切，他眼前只有一张张脸，张玉玲、黄富贵、马六子、张满意、赵先军、赵先伟……这许许多多张脸轮番出现，由清晰变模糊，又由模糊变清晰，每一双眼睛都带着渴盼和鼓励的神情在望着他。他的泪水滚滚而出，飞过了他的脸，飞进了无边无际的夜色里。

齐自新一直奔跑，也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穿过了多少片树林，终于，他看见东方现出了一抹亮色。亮色由淡蓝变成淡红，又变成深红，变成火红，最后，他在遥远的天边看到了太阳的弧线。他浑身战栗，再一次热泪盈眶。

作者简介

王善常，男，47岁，黑龙江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北方文学》《延河》《广西文学》《大地文学》《当代小说》《短篇小说》《大观》《作家天地》《佛山文艺》《辽河》等。曾获深圳打工文学奖散文组银奖，徐霞客文学奖二等奖，黑龙江作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一等奖。

短篇小说

三个故事说的都是一个人

/ 蔡吉功

本文是一个关注当下城市化进程的话题。表面是“虐猫”事件（女主人公说是娱乐项目的来龙去脉，实则要探讨的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由下岗工人进城而引发的人性的迷失和价值观冲突，以及对追寻美好生活的曲解，当然这是要付出沉痛代价的。

1

那一束光里住着媚感的女妖，女妖有一身缀满亮片的长裙，长发在微热的风中拂动。讲真的，真不用感到惊奇，妖精都比赵新好。达瓦眯起眼，好像怕落入眼里的阳光。那束光总在午后某个固定的时间段，从落地的双扇门缝隙仄进来，像块闪烁的铁板“咣当”掷在地上，紧接着，“铁板”直立成为女妖。邻桌一个食客“嗞”一口酒，像是对达瓦做出某种回应。难道我说错了？达瓦又嘟囔道，食客“呸”地吐出一节没有嚼烂的葱白，拿筷子拨拉几下，紧跟着叨咕道：今几个这菜不地道啊。

那个狭长的影子让达瓦很不舒服，达瓦不用猜就知是流浪猫，嗅嗅拣拣着门口泔水桶内的残骨碎鱼。达瓦靠在凳子上幅度很大地晃起腿，左右瞅瞅，他抓起桌上的半头蒜，手臂扬起。那个食客早已抢先一步，他弯腰撅腚逗弄那只猫，喵喵唤着，丢去几片猪耳朵，他还抚摸猫柔软的背脊。他也不嫌脏，达瓦嫌恶地打了个冷战，起身，往前推搡食客的屁股，回身把门栓死。食客不高兴了，他举起筷子朝门里叫喊，我还没吃完呢。达瓦背影冲外往回走，边挥手，你走，走走走。哎，你还要不要饭钱了？见达瓦没搭理，食客孤独无助的站了一会儿，自己也

觉无趣，悻悻走掉了。

食客是回头客，住地离这比较远，但隔三差五总来，似乎没去过别的饭店，有时几个人一起来，绝大多数独自一人。每回总是挑靠窗户边的那张桌子，他拿袖口抹拭桌子、凳子，尔后扬脖拖起长腔：“老板，老规矩，麻溜上哇”。他每次都是催，一副很着急的样子，可每次总是离开的最晚。稍倾，一盘麻油拌猪耳，一盘蒜香花生，一盘韭菜馅饺子，外加一杯散白酒端上桌。达瓦店里原本不提供蒜香花生，顾客大都喜欢油炸花生、水煮花生，唯独蒜香花生是这名食客专享。达瓦也不喜欢蒜香花生那股怪味，可客人喜欢，他就得备上。来他店消费得多是回头客。让达瓦不解的是食客偏爱窗户边的那张桌子，若是不巧桌子有别人，他就坐在一边耐心候着，直勾勾望着桌上吃饭的人。客人被瞅的恼怒，唤来达瓦，达瓦就劝离。达瓦说，去别的桌吧，你看空好几张桌呢，随你挑。食客翻翻眼皮说，我不急，我等。达瓦说，你这样看别人吃，多没礼貌。食客鼻孔嗯一声说，眼长在我脸上，别人管不着。达瓦不解，也有些不高兴，你怎么老是相中这张桌子？它是你老婆，还是你相好？食客扭过头，挪挪身子，我就喜欢就坐这桌，我回答你了，别再烦我。达瓦火往上冲，最后却不气而笑了，达瓦抿着嘴说今天就不卖给你，愿吃上别家去。食客屁股焊在凳子上，两人拽扯了会儿，最终那张桌的客人把饭菜端到别的桌。食客坐上去，咯咯笑着，回头朝达瓦招手说，多打一杯酒。

多日后，达瓦心血来潮坐在那张桌子

上。达瓦扭动脖子左右张望，那景物熟得闭眼走几个来回都不会撞倒桌椅。面前是窗户，窗外是小区，能看到一个水泥砌筑的花坛，夏天栽植几样应时花草，还有成片的绿草和几垄茄子、豆角什么的。此外就是三条明楼梯延伸上到二楼。二楼是个宽阔的缓台，错落着几十盆花草，并排几条长椅子，供人休憩。还有几户单元门能直到八楼。达瓦在那个院子看见几个行人上下楼梯，其中一个女人停顿住往屋里望了几秒钟，再有就是几条狗跑来跑去。达瓦盘桓了十多分钟，始终想不明白，这张桌子究竟有什么神奇魔力，让那个食客时时惦念。想起那名食客的怪样，心下忿忿，这社会真他妈操蛋，这人真鸡巴怪。店里没别人，达瓦的愤懑就显得很突兀，铮铮地响着。

那名食客总惹达瓦生气，包括今天他又逗弄那只猫。

达瓦再次望向门外，那只猫还在，从泔水桶叨出半个鱼头偏起脸大口地吞咽。达瓦很用力地跺脚，那只猫四肢一颤，望向达瓦，嘴可没闲，“妙啊”一声接着吃。那声“妙啊”让达瓦怒不可遏，臂膀哆嗦着扔出手中那头蒜，蒜头撞在玻璃门上弹开，猫跑开几步站住，扭头盯紧发怒的人，冲屋里伸舌头，又是一声“妙啊”。达瓦气得抓狂，滚，你这该，该，该死的猫。

达瓦奇怪的是普天下的猫，怎么都是一个叫声，就是达瓦听来的那声“妙啊”。这个念头在大脑里纠结多了，达瓦就摇头否定自己了，猫不像猫叫，还能像猪？

达瓦并不特别烦猫，只是在心情最不好

的时候，看见猫就不舒服。他的女人赵新不这样认为，赵新身段像猫一样纤细柔软，却长一双吊梢眼，下颌尖尖。这副长相有点像和葫芦娃大战的蛇精。达瓦有时和赵新弄趣，让她多生几个孩子，就叫大娃、二娃什么的。达瓦母亲嫌弃赵新多半是因为相貌，投过去的目光像扔刀子，但赵新的眼皮总会适时盖下来，细腰慢扭给婆婆一个后背。母亲私下向达瓦抱怨说：这个狐媚的女人，你等着吧，这不是个善茬子。

赵新是不是善良，达瓦倒没发现，也没怎么在意，两人在一张床上滚了二十多年，消磨着日渐寡淡的日子，直到女儿上了大学，两口子搬到城市，租房开起了饭店。进了城，情形就变了。

赵新在农村时不喜欢猫，进了城却爱猫。赵新爱猫爱到啥程度呢？她唤母猫叫心肝公猫叫宝贝，她给猫梳洗打扮的时间比收拾自己的时间都长，就连晚上睡觉时，也搂着猫。达瓦精虫上脑，隔着暖热的被窝撩骚赵新，迎接他的是尖锐的猫爪，达瓦的狼狽样，惹得赵新叽嘎大乐。这只猫也邪性，赵新达瓦在家里时，陪伴赵新像奴才侍奉主子，耍萌卖呆，连叫声都是媚惑的。望向达瓦时，琥珀色的眼珠凌厉如寒风刮面。达瓦恨得大喘气，却也无计可施，赵新说过：“你要是虐猫，就视同打我”。

达瓦和赵新是远郊乡村的下岗工人，早先在农场食品厂工作。在七八年前他们在乡下有一座宽敞的大院子，喂养一定数量的鸡鸭，他们还有二十多亩水田，那个地方产的稻米很好吃。达瓦和赵新守着宅院，直到村

庄一家一户纷纷进了城。那个黄昏，两人站在空旷安静的街道上，达瓦鼓圆了鱼泡眼，赵新抽动了会鼻子。达瓦试探着说要不我们也进城吧，赵新也说那就去吧。说这话时，他们的女儿秋天刚上了西北的大学。

进城后，两人卖了一年菜，从乡下熟悉的菜农批发过来，骑一辆倒骑驴（东北一种交通工具）沿街摆摊售卖。等赚够了几万块，在城市新建的小区外租个街面房，开起了饭店，达瓦买菜兼厨师，赵新当服务员还负责收钱。两人饭店一开好几年，挣的钱一部分供姑娘花，一部分攒下准备在城市买个楼房。

2

黄昏，达瓦照例洗涮停当，准备出门跳广场舞。还没到饭口，这个空档期正是达瓦娱乐的半小时时间。临出门他想交待赵新看好店门，话到嘴边才猛然醒悟过来，赵新又出走两三天了。赵新总是不辞而别，一走就是好几天，达瓦知道赵新在干啥，他也规劝过，但赵新不听，还找茬损达瓦一通，达瓦干脆不管了。

达瓦以手抚额转了几圈，这才想起打印一张“店主临时外出，半小时后营业”告示，贴在门玻璃上，字体很大个，也很粗。达瓦忽然又灵光一闪，要是再贴一张“寻人启示”，附上赵新的大照片。达瓦被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弄得笑出了声。自顾笑了会儿，达瓦匆匆向河畔的市民广场走去。

两个人沉闷地生活了很多年，闲下来时都觉对方挺无聊挺无趣，有时挖空心思寻起

个话题也对不上调。慢慢地，两个人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人手一部手机刷网页翻找感兴趣的话题。后来，达瓦喜欢上广场舞，赵新兴趣则慢慢转移到猫身上。

往常，都是赵新看店，久而久之，赵新有意见，挖苦达瓦，你个脑袋大脖子粗的伙头军，别让你那一身的葱花味熏跑那个“卡哇伊”。放心，我一定洗得干净漂白地，达瓦幸灾乐祸地气赵新。赵新嘴里的卡哇伊，是达瓦的那个舞伴，近五十的人了，头发染成棕黄色。赵新躲在一棵大柳树后边瞄过，那个卡哇伊模样还行，身高恐怕有一米六多，最主要是会装嗲，说话不好好说总拿腔拿调的。赵新这方面自愧不如人。赵新就很生气。达瓦是个沉默的男人，向来惜字如金。如果他这也算优点的话，那当初赵新见达瓦两面后对这个沉默的男人的评价是：酷酷的！帅帅的。可后来，赵新对达瓦的评价又实质性变了，赵新不止一次冲达瓦吼：模样好有狗屁用，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达瓦抢白道，我肚子比你大，宽肚厚肠能容天下很多事。赵新一直有想扩大店面的想法，可达瓦不上心，说差不多就行了，达瓦给出的理由是重新找店面，装修费就得十多万，还有雇请厨师、服务员等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万一再不挣钱，这几年赚得老底都得贴进去。赵新咬牙说，跟你这种人过，一辈子富不起来。没有达瓦配合，赵新也玩不转，她就逮机会贬损达瓦是小农意识。达瓦却不恼火，说我是小富即安，想挣大钱那得有那个命，店小有店小的好处，船小好掉头，哪天饭店不行了，我就改行干别的。赵

新骂，狗屁歪理。赵新心不甘，每每用自己惨痛的教训规劝后来人，女人嫁人别被男人外表迷惑得找不着北。赵新说，外表就是个猪尿泡，埋汰孩子玩的东西。

这是进城后的事情，两人吵架总是因为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在农村却不这样。难道说鸡鸭鹅的吵扰，左邻右舍的登门聊天，下地劳作的苦累，能疗伤治病？达瓦和赵新有一回亲热完后，达瓦吭哧半天说了一通。赵新给达瓦一个后背，斥责道那是狗屁。

又一个暖阳如瀑般的午后，那个食客再次光临，之所用光临这个词，食客多点了个菜，还主动把上次欠的酒钱付了。食客脸皮可真厚，他这人记吃不记骂。达瓦也讲究，买单赠了他六瓶啤酒。食客如故坐在那张桌上，吱哧连声，把普通的酒喝出琼浆玉液的滋味，摇头晃脑，醉眼迷离，自顾自笑着。下午没有别的客人，达瓦懒散地歪在收银台上瞅他，他索性举起杯，对达瓦遥遥一碰，说兄弟你知道我为啥总坐在吗？见达瓦沉默不语，食客嘿嘿一乐说，兄弟，你是不知道，我在这等-----他像是被谁从后背猛推一把，一口急酒呛涌到气管，食客胀红了脸，举手摆了摆，低头大咳起来。等止住咳嗽，又接着往下说，不过声音嘶嘶拉拉的，像是漏气的风箱。

他今天话可真叫多，好像上辈子是哑巴。

食客问达瓦，我在你家吃饭大半年了，你知道我叫什么吗？不知道，达瓦冷冷地。达瓦在摆弄手机，眼睛盯着屏幕。他在等赵新回话，按日程推算人该回来了。手机一直

静默着，像个聋哑人。食客也在看达瓦，他似乎对达瓦刚才的回复不满意，你是在等人，那人肯定是你最上心的人是不是？眼珠转了转说，好些日子没看见你老婆了，她是跟人跑了，还是不要你了？食客今天喝得有点多。达瓦实在忍不住，他想冲过去甩他几个耳光。手机响了，是赵新。达瓦按捺住蒸腾的火气，摁下接听键，赵新急火火的声音一下子灌满达瓦耳朵，赵新说，今天回不去了，我这边还没忙完。达瓦想说话，赵新从一开口像决了口的堤坝，达瓦插不上嘴，他只好竖起耳朵听赵新兴奋地说着，你是不知道，那只猫，赵新停顿几秒，她那边是喝水的吸溜声。达瓦把手机扔在桌子上。赵新还在兴奋地说着，那只猫真叫好看，像个小老虎，一出场就把我们震住了，我们俩都不好意思上场了，哎，哎，你没听见，我这干嗓冒烟说半天，你倒应个声啊。我就问你哪天回家，饭店不能指我一个人吧，达瓦喘着粗气。不是跟你说了吗，得过几天回去，那边的声明显不耐烦。你他妈跟猫过得了，你那叫虐猫你知道不？达瓦声音提高八度。你懂啥，这叫娱乐项目，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和赵姨训练猫去了。手机恢复到先前的静默状态。达瓦倒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然后猛地抓起手机摔在地上，碎裂的涟漪波及到了正举杯贴唇的食客，食客手一荡，溅出几朵酒花。操他妈的，这日子没法过了，达瓦在地上晕头转向，心里想着做点啥，手脚却无处搁挪。

达瓦从酒柜拎出一瓶五粮液走向食客。他把酒墩在桌上，说今天这顿算我请，咱俩

好好喝喝。刚才你说你叫啥名字？达瓦往两只杯子注满，杯底贴桌移过来撞了下另只酒杯。很快，达瓦的面色从青白变的潮红。

食客喝一大口，我叫祝从，他说。

你叫什么？蛀虫？这名字好，达瓦说。

食客中指蘸酒，在桌上一笔一划：祝从，看明白了。

我不管你是什虫，从今儿个起我知道你有名字了。酒杯在达瓦的手掌中微微晃着。

多新鲜，每个人从一出生都有名字。食客说，现在该称呼他祝从了。

名字是活着时暂借别人的，早晚都得还回去，说到这，达瓦朝头顶的天空指了指。又说这年头没有啥是不能变的，别打岔，不想听我给你讲故事，达瓦瞪眼说。

黄色的，打仗的，还是家长里短的？祝从有点嬉皮笑脸地搅局。

是荒诞的。酒劲泛上来，达瓦头有点迷糊，也更有找人倾诉的冲动，于是他讲了第一个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达瓦一再强调是真事，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第一个故事。达瓦说，赵新训练的那只波斯猫，挺名贵的那种，猫是那个赵姨的。赵新和那只猫呆得时间最长。赵新在旁边的小区认识一个赵姨，那个老女人独居一个两居室，赵新隔三差五总去找那个女人。赵新有次被猫挠了。赵新那天回来脸色很难看，左手背上缠裹着一圈云南白药。达瓦满屋子追问，赵新没好气地说是猫挠的。你对猫那么好，猫还挠你？达瓦“哼”一声挖苦。赵新翻达瓦个白眼，躺沙发上去上了。

达瓦有一天尾随赵新进了小区。上楼。停在七楼门口。达瓦运气好，门虚掩着。达瓦悄悄开开那扇门，打门缝探进去大半个脑袋，地中间是一个长长的笼子，笼子放在由两张长条桌拼接成的高架子上，笼子中间专门打造出仅能一只猫从容往返的过道。赵新没发现达瓦，她的注意力全在那只波斯猫身上。那只猫尾巴平耷着，赵新正用尺子纠正那只猫左右乱摆的身子，猫喉咙呼噜呼噜响着，一声高一声低的叫，是那种不情愿的声音。达瓦发现赵新训练那只猫走最标准的一字步，就是那一根直线不带拐弯，哪怕是半道一点曲折都不行的那种。这已经让达瓦气息短促了，还有让达瓦吃惊的是赵新嘴里骂脏话，驱赶着猫昂首挺胸，一遍遍机械式走，像模特走台。

达瓦情不自禁地喊：赵新，你这是干啥？赵新望一眼达瓦说，这只猫太笨，还懒，总也学不会好好走道。赵新不认为达瓦会惊慌或者惊讶，就像是两口子平常过日子一样，没啥大不了的。达瓦点起一颗烟猛吸几口，这几个月你经常外出原来你是在虐待这只猫。赵新嘘地一声纠正，这不叫虐待，叫训练，训练哪也不苦的。达瓦哼一声，说的好听，你夹在一个窄窄的过道上让人逼着赶着，你能舒服？

这肯定就是赵姨的家，可她人不在，达瓦转动脑袋四处望。赵新说赵姨买猫沙和猫粮去了。你可真有闲心，放着饭店里的活不做，跑到这里逗猫弄狗，达瓦的声音很大。你这样做究竟图啥？达瓦质问。图那份刺激和充实，这个理由够吗？赵新也很大声。

你说荒唐不荒唐，达瓦讲完了，支愣起耳朵想从祝从脸上看到些许惊讶。祝从让他失望了。祝从抿抿嘴唇说声：去，你这算个屁，你见过冀北山沟里的小煤窑，用骡子在井下的巷道拉煤吗？你见识过一个男人为得到女人的爱倒立行走几百步，脏器错位，胳膊长时间回不过弯吗？你见过一只母羊却生下羊脸人五官的怪胎吗？祝从表情夸张地望着达瓦，他这人长一张瘦溜溜的马脸，却就手指极纤长。祝从吸自己卷的纸烟，他长长得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很快就卷好一支。

达瓦摇摇头。

你讲完了么？后来怎样了？

达瓦喝了一大杯酒接着说：没成功呗。

后来，我听赵新回家唠叨，她说那只很贵重的猫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之前，还有过一只同样的猫。两只猫咋训练都不行，前面挂最好吃的鲜鱼，用棍子敲打，饥饿强迫，都用过了，都不好使，总是走不好直直的猫步，要不是一副耷头蔫脑懒散的样子，不耐看。人说照猫画虎，你说猫咋就没有一点虎的威势呢？达瓦“嗤”道：猫天生有独特性，不会轻易让人摆布，有的人养了一辈子都没弄明白猫。赵新气鼓鼓地说，一个大活人，我就不信训练不好一只猫。达瓦正看手机没抬头，吓唬赵新，你那是虐猫，小心哪天给你发网上，让爱猫人士骂死你。赵新急了，转着桌子撵打达瓦。

但最后，她们也没训练成那只猫。达瓦在桌上有一阵嘿嘿呵呵大乐，他跟祝从说这回她能踏踏实实跟我经营饭店了吧。祝从

这人有个在别人看来挺不好的毛病，他见不得别人大笑，别人大笑对他就像是冒犯，他惯常的反击就一个短句：老兄，你笑那么猥琐干啥？此刻，他就来了这么一句，后又叹气说你是太不了解女人了。达瓦神色黯淡下来，他搓着两只手，你说得对，过几十年了，我真是越来越不了解她了。

日影西移。那束光投射进来，先是沿着墙壁长脚似地蔓延，最后“呼哧”砸在水渍的地上，溅起半屋亮晶晶的光粒。在祝从催促下，达瓦讲起第二个故事。

3

第二个故事还是和猫有关。达瓦说，那之后，赵新消沉了一段时间，但看出来赵新过得不快乐。但很快，赵新又新买一只猫，是从乡下抱回来的。赵新说，她关注这只猫好些日子了，最后花去一千多块从那个人家里死活抱走的。那个人一开始不想卖，有这只猫在，他家谷仓里、鸡棚里没有过老鼠。赵新一个劲说好话，死皮赖脸地从人家炕上抱进车里。这只猫，赵新咋看咋喜欢。这只猫是狸猫，有圆圆的脑袋，有几根硬硬的胡须，眼神冷冷地，身上通体灰褐色，背部长有几道浅浅的纹路，它从不轻易和人亲近，也不爱叫。赵新说，它多有范，安静时，像个绅士望着远方；吃食时就像小老虎捕猎。那天，赵新心血来潮打趣达瓦说，你说这只猫是不是老虎和猫配的种？话刚说完，似又觉得言语不妥，赵新捂着嘴“咯咯咯”地笑弯了腰。达瓦像望陌生人似地看赵新，说：我真是弄不明白了，一只猫至于让你这么兴

奋吗？对我，对孩子你也没这么上心过。在农村时，院里的鸡鸭猪也没见你像孩子似地养，咋反而一进了城，你就性情大变了呢？

赵新还在看那只猫，她似乎听进去了达瓦刚才说的话，但又没听全，赵新一个愣神反问达瓦，你见过城里人拿鸡鸭猪当宠物养吗？你知道城里的月亮和咱们乡下的月亮有啥区别吗？赵新把达瓦问住了，他竟一时难以回答。达瓦“吧嗒”几下嘴，从窗户望向窗外，今晚应该有月亮，因为小区的楼体一半明亮，一半暗黑。月亮被高大的楼群给挡住了。赵新的话敲醒了达瓦，他是有好多年没正经看过月亮了。达瓦性起转到外边街道有月光的地方，仰望深沉的夜空，繁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一闪一闪的，月色也是昏黄的。那乡下的月亮应该是啥样的？达瓦想起来了，应该是清亮的，银白的。

达瓦自嘲地笑了，那一刻，他对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一时辨识不清了。

达瓦对赵新那天的回答不满意，他闲散时又追问赵新。这回赵新说明白了，赵新说那时在乡下，每天要做的事太多，忙得没空想别的。这一进了城，除去忙饭店那点事，再没别的事可干了，我得让自己快乐不是。赵新说斗猫能让我过的无比充实，让我有孩子般的快乐。达瓦努力想说些啥，可一个字也没蹦出来。

扯远了，达瓦给两人的杯子倒满酒，对祝从说咱还是说猫。

赵新把那只狸猫关在一个笼子里，除去喂食，基本与外界隔绝，没有声音，没有同

类。当然，那个赵姨依然负责后勤保障，有时两人一起训练那只猫的扑抓。两人常用的办法还是饿那只猫几天，然后在用肉食激发它的斗性。

这座城市边上有一个鸟鱼花卉市场，城里人差不多都知道。但有一个地下萌宠竞技场，很多人不知道。赵新和那个赵姨经常去。他们去斗猫。他们是办了会员的。一间普通的平房，从斑驳的大铁门上一尺见方的开口处递去会员证，通过后才允许进到里面。接下来斗猫的程序就简单了，就和平常的斗牛、斗鸡、斗蛐蛐一样，直至斗选出最后的胜者。决胜者有一份两千元的奖金，这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决胜者身价倍增，享有与其它猫交配的优先权。如若是公猫，猫主人一次收取几百元的配种酬劳，母猫就更值钱了，它怀下的小猫没等出生就被人花高价早早预订一空。这种竞技形同虐待动物，因此很少有固定场所。

赵新的狸猫出过几回场，输多赢少。赵新和赵姨两人不定期转场，多数在周边城市地下竞技场所晃荡。

4

赵新被人传到网上了，这是达瓦要讲述的第三个故事。达瓦说，那一阵子赵新玩的挺疯，也没挣下啥钱。直到那天晚上，赵新神慌张地举着手机冲达瓦用力挤咕眼，达瓦不用猜就明白了。那是微信群里一段一分零七秒的视频，根据时间节点，应该在网络传播一段时间了。视频中，赵新五官扭曲嘴咧的很大，她用衣袖抽打笼子里的猫，猫弓

身缩在一角凄惨地叫。现场嘈杂，围了一圈人。你都成名人了，咋没给你美美颜，达瓦嘲弄道。

赵新虚虚地说，我没有虐猫。你好好看看下面的评论吧，达瓦硬梆梆丢下一句。

赵新总算消停了下来，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眉耷眼地在饭店里忙碌。赵新捂一只超大号的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你也不怕憋死你，达瓦没好气地冲赵新吼。赵新还是被人认出来，那个客人在结账时，赵新的口罩正好松脱开，露出整个脸。客人盯着赵新看，赵新偏头躲。客人“啊”一声，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赵新冷冷地，我是大众脸，和谁都像。客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知道你是谁了，你玩的那个挺刺激，好像很好玩，下回你带上我，我跟你们一起玩……客人还在絮叨个没玩。赵新很烦这种人，耳朵长，眼睛尖，见缝就钻，因此她没搭理急匆匆躲进后厨。

赵新并没把那个不愉快当回事，她的微信提示音不时嘟嘟几声，屏幕闪烁，一行行小字固执地提醒她。是那个赵姨，两人聊的最多的还是猫。狸猫始终养在赵姨家，现在养尊处优，又少运动，快把一个身子吃成气球了。赵姨嫌打字慢，两人改成语音，赵新常常放下手中的碗盘，眉飞色舞地说笑。达瓦恼怒地盯赵新看，赵新明知却当作不知，后来嫌达瓦碍事干脆跑到赵姨家里。达瓦咬牙切齿，恨赵新屡教不改，又恨不得亲手杀死那只猫方解心头恨。静下心来，达瓦方懊恼地拍自己脑袋，光顾着埋怨赵新和猫了，还有一个人是始作俑者。达瓦断续听赵新说

过，那个赵姨姓赵，叫赵什么不知道，赵新也不问，就一直管她叫赵姨。她也是从农村来的，是来投奔什么人的。她住在隔壁的小区，因为常从饭店订外卖，百多步远的距离，赵新就给送去，一来二去两个女人无话不谈，又都姓赵，五百年前是一家，就更热络了。再往下探究赵姨的详细信息，赵新搜肠刮肚也就知道这么多。

赵新终究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她又恢复到从前模样，苛刻地训练那只狸猫。她和赵姨把猫藏进车后背厢里，像以前那样一走好几天，跑到邻近的一个省份继续斗猫，继续享受那种感官刺激带来的满足与充实，她矜持而神秘的笑容常挂在脸上，她对达瓦的指责越来越不在意，她越来越在乎自己的感受……

达瓦在叙述过程中，祝从神色恬淡地吸烟喝酒，只是在说到赵姨时才会多眨几下眼皮，也许还在认真思考几秒钟，这是达瓦坐在祝从对面发现的。

有一天，赵新哭了，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没做啥缺德事，也没有杀死猫，我还给它买最贵的玩具，吃最贵的猫粮，也给它最好的照顾，为啥人们凭一段不完整的小视频一个劲地指责我虐猫呢？

赵新的那段视屏还挂在网上。

过后几天，达瓦想明白了，才对赵新说：“作为旁观者，你让猫做它不喜欢的事，你知道猫的感受吗？作为你老公我说句实在话，在真相和弱者之间，也许人们更偏向同情弱者吧。”

“你也许说的对。但在农村，谁家没打

过猫撵过狗，也没有人说过这不好那不对”，赵新想了想又说“城里人把狗当孩子养，给狗穿衣穿鞋戴帽，那是不是也违背了狗的本性？狗喜欢那样吗？”

达瓦两手一摊，答非所问：“因为这是城里呀”。

“城里啥也好，就是事太多，人还矫情，”赵新幽幽叹口气，说：“我想农村了。”

达瓦说：“农村其实挺好。”

5

那只狸猫从七楼的窗户跳了下去，说是自杀也行，说是逃逸也可以，终归是那只猫晚上挤出笼子，从敞开的窗户消失了。活不见猫，死没见尸，去向成谜。祝从那天下午专程跑来告诉达瓦这事，他每次总是下午来。祝从快两个月没来了。达瓦并不惊讶的样子让祝从很费解。达瓦递给祝从一根烟，点上。“话说回来，你咋也关心这事？”达瓦抛出疑问。祝从不接腔，面无表情地掏出一张纸条。达瓦这回吃惊不小。

过程都知道。据赵姨讲，那天半夜，打雷下雨，急风骤雨摇得窗玻璃哗哗响。隔着客厅，赵姨辨出那个圈猫的屋子有人在叫“妙啊妙啊”的叫，真就是个大人在一声声叫，有一刻窗外安静了会，那个人的叫声更加真切而诡异。赵姨害怕了，越怕越想探个究竟。这是自己家，她拎根炉钩子，小心地错开那道门，恰巧一道闪电劈过，赵姨发现两道绿幽幽的光束射向她，赵姨“啊呀”腿一软，炉钩子掉到地下。是那只猫！那只猫不知啥时从窄窄的笼子缝隙里挤出来，蹲坐

在窗户上。猫又冲赵姨“妙”一声，一头向下面栽去。这是十多天前发生的事。

那只猫舍身的一跳，也让赵新受到了刺激。她这人近段本来就神经兮兮，现在更是盯着自家窗户发呆，有时问男人，我对它那么好它咋自杀呢？要是农村平房的窗户就没事了啊（赵新铁定那只猫是自杀）。达瓦本来对赵新过去得所作所为看不惯，也在心里咒骂赵新缺德。但此一时，彼一时，见赵新萎靡的样子，达瓦先就心软了。他宽解赵新说，不就是一只猫嘛，赶明儿个再抓一只回来，咱还训练他好好走步，让它和别的猫打架。见赵新眼珠直直瞅着窗户，脸上无一丝阴晴，达瓦又说，要不，你把我当成猫训练得了，我肯定比一只猫听话。说罢俯下身，四肢着地，摆头晃臀，喵喵叫着。赵新被逗乐了，还是不多说一句话。

那天，赵新留了张纸条：我们回别墅休息几天，没啥急事别来找。从字面的意思猜测不是赵新一个人。祝从也看到这么一张纸条，两人的纸条差不多一样的内容。达瓦狐疑地望向祝从，祝从迎着目光说：是我妈，我妈就是那个赵姨。

祝从简要讲了个大概。他们兄弟俩把母亲接城里住快三十多年了。乡下老家的房子始终留置，不住人，母亲隔两年回去瞧瞧，但房子不住人损毁的就快，因此每年回村修补。两兄弟就劝反正在城市扎根了，那几间破房拆掉算了。母亲不同意，说那是个念想，有时夜里做梦都在乡下老宅里，我洗衣做饭，你们的爹在院里种菜拾掇农具。醒来知道老宅还在，心里踏实着呢。两兄弟实在

不愿意耗时费力，找人偷偷拆掉了。母亲知道后大骂两兄弟一通，执意搬到另一个小区独自居住。祝从的哥是某局局长，官身子不自由，祝从开个商店时间自己说了算，他经常跑来守候照顾母亲。

两个人面对面抽了几根烟，烟雾缭绕着两人模糊不明的脸。你挣不少钱吧？都住上别墅了？祝从拿眼斜达瓦。达瓦先就脸红了，说是我在乡下那座宽屋大院，俩人都爱这么叫。嘁，这他妈哪跟哪呀，祝从嘿呵大笑。又过一会儿，达瓦先开口说：这都走好几天了，要不接回来吧。嗯，得找个好理由，祝从附合。两人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两个笨脑袋瓜始终想不出个好理由。

干脆，达瓦和祝从行动了。小昌河先驶一段宽阔的环城路向西再向南，然后是轻微的咕咚一声，车轮下沙沙作响。路很干净，向前延伸很远，路两侧是阡陌纵横的乡路和分割齐整的稻田，稻穗已发白，沙沙拉拉的醒动，而稻茎秆依然黄绿驳杂。无风，空气中仍能嗅到晚稻的香气散逸，然后是秋虫极高亢的火辣辣的叫喊。

小昌河向前匀速跑着，迎着即将日落的桔红色光线。一路上，近处的，远处的，以至于更远处的，处处是茎株荡漾波动的万亩稻田地、黄豆地和玉米地，并没有传说中的撂荒地。就连视线可及的村舍都是村貌整洁而规矩，房前屋后均站立着几畦豆角架、黄瓜架，还有西红柿拧巴的秧子，低矮处的几垅蔬菜还绿着。街道上偶有鸡鸭鹅啄食嬉戏，有时能碰到几只小的宠物狗串街寻衅吠叫，却独少有孩童和大人 的身影。村庄醒

着，却依然掩盖不住人口流失而带来的冷清。乡村的寂寞与不算很远的城市的喧嚣，在这个温热的傍晚界线分明地对立着，也提醒着车内的两人。达瓦开车，祝从在副驾上，这一路上两人竟有恍如时空穿梭之感，他们都明白：城市才是他们今后休养生息的容身之所，你可以不喜欢城市，但你得接纳你所在的城市。

他们开得很慢，天渐渐昏黑下来。前方是个岔路口，一直往西是他们要去的村庄，往南是另一个村庄。达瓦猛地一踩刹车，祝从还在愣神的功夫，达瓦变了声调地喊：是那只狸猫。祝从也探头凑向车窗玻璃，几只蛾子扑向直直的车灯，

哪有猫？你真看到了？祝从转动着眼珠。

是自杀的那只？清楚的就像是你坐到我对面，达瓦望望祝从，又看向车前。

像是回应达瓦似的，又是清晰的一声“妙啊”。这回听清了，两人同时打开车门。夜幕四合，到处是暗影重重，有路边烧黑的枯树桩的，有张牙舞爪的草丛的，也有突兀的石头，唯独没有那只猫的影子，也许它蛰藏在某个障碍物下窥视。

往南去的另一个村庄曾是它的老家，如果猫界也有老家的概念的话，达瓦先被自己近似荒唐的想法弄笑了。听说猫有九条命，难道说那只狸猫没有摔死，又一路辗转寻回到原来的主人身边？可问题是七层楼的高度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就算是活下来它能一路寻回到原来的主人家？这几个问号让两人疑惑不解。但它却实实在在过，就在刚才。

这就不好解释了。

达瓦熄了车，颓然坐在大石头上，他感到很累，想歇歇脚。祝从歪在车座上抽烟，两人谁也没有现在要走的意思。新月升起来，是那种清清亮亮，圆润透明的玉盘，和城市上空昏黄得月截然不同。

也许是贪恋月色清白，两人没有走的意思。近处是此行的那个村庄，静谧且美好；远处是灯火辉煌得城市的夜，绚丽而丰富。达瓦隔着河沟问祝从，我有六七年没在农村好好呆过了，你信吗？我不信。是真的，地包给别人种了，我只是过年回去几天看看父母，走走亲戚，就又回城了，说真话，我比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更像城里人。祝从哈了一声。达瓦接着说，我现在挺怕回农村的，多住两天就像屁股着火，总觉得有什么事揪着心，其实啥事没有，就是住不习惯了！不回去吧，还挺想农村，最后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累。

祝从没话说了。

月亮又升上一大截。达瓦和祝从立在城乡交界线上的某个岔路口，气息微闻。清白的月色将两人无遮无掩地溶在一起，既明亮又模糊。

作者简介

1990年入伍在武警黑龙江总队三支队政治处，从事新闻工作。后转业。期间先后在《解放军文艺》、《黄河文学》、《北方文学》、《草地》、《骏马》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

散文

2020 伊始，我在北京的“爱”与“难”

/ 尘埃

友情，是尘埃写作里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她乐观的来源，是她做到持续“打鸡血一样工作”的支柱。她擅长写漂泊的生活，因为那是她最常见的生活形态。在这样的“移步换景”的写作诉求里，她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小处和大处怎么衔接和表达——这也是家政工开始动笔的时候遇到的常见问题之一。这次疫情，让很多家政工开始细致理解她们眼前世界的同时，也在开始（不得不）和一个大世界对接。

在尘埃的这篇文章里，这种小和大“意识”的蹉跌，体现为一种豪放的有想象力的表达，比如，她写道，“李文亮医生就是带着有关部门的受训书去了遥远的天国，继续吹哨。”

——写作指导老师 / 特约编辑：静远

我最早听到“新型冠状病毒”，是在女客户的一位朋友来做客的时候，从她们聊天里听到的。据说国外已经有病例了，国内也有了，而且传播速度很快，关键是没有应对的特效药。客人走后，女客户让我去菜市场取菜，叮嘱我出门一定要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回家后就扔掉，从外面回来必须要洗

手。很快就到除夕了。在北京做家政这么久，第一次春节被客户放假。连休两天本来是好事，但是由于家政公司放假锁门，没有值班老师，我立马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山穷水复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刚好有一朋友回老家，可以让我在她位于朝阳区东辛店的小蜗居暂住两天。临走时，她

还很贴心的给我准备了一大桶的纯净水，又不忘叮嘱我一番，并且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小蜗居很小，只有几个平方。里面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桌，一个简易衣柜，还有一个小小的独立卫生间。小屋不能做饭，也没有锅灶。朋友平时都是出去外面吃饭，而现在春节饭馆都关门歇业了。好在我只是住两天，买上一大包方便面、面包、饼干之类的成品速食，我的温饱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就这样，2020 我借宿于东辛店的小蜗居里，度过了一个人的春节。有点孤单，有点失落，但是有很多好姐妹都给我发来拜年祝福的短信，所以也有点被温暖的感觉，悲喜交替。和好姐妹素平聊天时，她在回家的大巴车上。得知我放假休息，她脱口而出说：如果早知道我放假，一定会带我回她老家过年。仅此一句话，让我立刻泪水溢满眼眶。跟在老家的母亲和姐视频，看到 85 岁高龄的母亲精神状态很棒，我牵挂的心倍感安慰。除夕的夜里，小外甥女给我发了一个 200 元的大红包，朋友也给我发了 88.88 的新年红包。跟一个搞艺术设计的女孩聊了差不多一个通宵，我们俩笑着说，就当隔空守岁了。初一的中午，朋友打来电话，微信语音叮嘱我：疫情严重，没事千万别出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担心我一个人无聊，她又给我推荐了《囧妈》这部电影。我看了，觉得整部影片在搞笑的同时，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非常好的一部片子，有很深的寓意。尤其是片尾伊万发给张露的几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都应该

是完整的，爱不是控制和索取，爱是接纳和尊重。”看完电影，一个人又感无聊，把朋友的贴心忠告当做耳旁风，戴上口罩，穿上羽绒服，出去转了一圈。村子里依然静悄悄的，绕村的铁路上，相继开过去两列空无一人的绿皮火车。在春运的高峰时期，这种状况属罕见。想想还是听朋友的话回家呆着。晚饭泡一碗方便面，吃了点零食，又和一老乡姐妹视频了很久，一个人的新年休假，就这样不好不坏的过去了。初二早早起床，收拾完出发，回客户家上班。进入地铁，骤然感觉到了紧张气氛，安检人员戴着口罩，穿上白色的防尘服，还需要测体温，新年的地铁里空空荡荡，车厢里的乘客也寥寥无几。

返回到工作岗位，我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每天都是从早晨六点钟起床，还饿着肚子的时候就干活，一直干到晚上九点，甚至还要晚一些，我才能休息。倒在床上，我累得像一摊稀泥。第二天醒来，我又得强迫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抖擞地去工作。在繁多的工作中，我也留意关注有关疫情的消息：《如雪的樱花，一路的叹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遗骸”……我知道了李文亮医生是这次疫情的吹哨人，知道了武汉的八君子。哎，这次疫情，有人升官，有人受训，李文亮医生就是带着有关部门的受训书去了遥远的天国，继续吹哨。令人费解的是，说实话的人却反遭其害，让我想起了某部抗战题材电视剧里的台词，“好人、坏人一时很难分清”。有一天午饭过后，客户一家去王府井，让我收拾完家务，坐地铁去找他们。她并没有告诉

我准确时间，也没有给详细位置。结果我去晚了，女客户电话里对我大发雷霆。挂完电话，感觉自己有被炒鱿鱼的可能性，“洪水未来先筑坝”是我一贯的处事作风，所以我赶紧张罗起来。联系几个有房子的朋友，问借住的可能性，结果答案让我大失所望。统一理由都是：疫情严重，房东、村委会管制得严。最后无奈给东辛店的朋友打电话，她告诉我，遇到这种事情，要“以柔克刚”。她教我如何处理，还嘱咐我尽量别辞职。最后她还温馨地补充道：如果辞了，还去她那里住。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这样的友情真是我最重要的支柱！

所幸的是返回客户家后，女客户并没有说什么。之后，我每天仍旧小心翼翼地卖力工作。女客户有时高兴，偶尔也同我聊聊天，但多数情况下不说话，只是不停地吩咐。中午孩子睡了，我干完活，她就让我去超市买菜，买水果。又过了几天，女客户也不让我出去买菜买水果了，只是让我去小区门口取快递。每次我取完快递转身回来，都不超过3分钟的时间，门口的保安依然要求我测体温。这种时候，我感到自己在北京

有地方安身，有工作，还算幸运了；那些没有上户，没有工作的北漂姐妹又该如何度日呢？

因为客户怕我休息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带回病毒，我正常的休假也取消了。每天都是超强的工作，让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头脑一片空白，对于这么严重的疫情，慢慢地也几乎都麻木了。和女客户虽然是同乡，但是她对我没有丝毫的乡土情，有的只是正常的雇佣关系。目前在疫情严重时期，我也只能无奈地坚守工作，因为此时别无选择。感谢我的朋友，在除夕的大年夜里给了我一个独立的小小蜗居，让我并没有像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流落在大年夜里的街头。这就是2020的伊始，我在北京的“爱”与“难”。

（本文原发于“尖椒部落”公众号，属于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鸿雁写作班及尖椒部落联合发起的“封闭与流动：疫情下的中国家政工”系列征文作品。鸿雁写作班指导老师为静远，她于2019年发起“落地生根”家政工写作项目。）

作者简介

尘埃，黑龙江人，曾经是一名建筑塔吊工。下岗后漂泊打工，06年来北京做家政工。

她们想躲开的，是疫情，更是中介

/ 施洪丽

作者施洪丽一出手，带来四位家政工的故事。

请注意到她一开始对那间美好世界的单身公寓出租屋的描写：是那么详细，那么数据化——一个她们称为家的地方。

简单的行李和床后面牵扯着的是一张稀里哗啦的中国地图：延庆的雪，高粱地里的两天两夜，风景优美、经济落后的山水里需要被锄掉的杂草。

随着空间展开的，还有时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令这些年过半百、什么苦都吃过的女性恐惧的东西，竟然一点也没有少。她们想躲开的，是疫情，更是中介。

——写作指导 / 特约编辑：静远

北京东五环外有座城中村——皮村，首都机场就在村子附近。从公交站下车，步行十分钟左右，有一栋名为美好世界的单身公寓楼。楼里都是出租屋，其中201室里住着四位租客。这间公寓约20平，带厨卫，有两张一米五的床，一个小衣柜，一张写字桌。每月租金是1200元，卫生费20元，电按照一元一度算，一年1200的暖气费，WiFi每月50元。所有费用四人平摊。

这四位都是家政工，分别为月嫂赵红梅、李爱菊、钱桂兰，和育儿嫂周春月。往年的正月初八之后，她们大多都在雇主家做

家政挣钱。而今年，眼看元宵节已过了八天，她们其中三个都还呆着屋子里：都在隔离中，且已失业。而不在屋里的那位，名叫钱桂兰，因为老家封村封路，现在还出不来。

几位家政阿姨原本相互不熟悉。家政公司都有微信群，每位阿姨有多个家政群，公司抽中介费实在太高（一般的，抽工资的30%，高的抽50%，每个月都要抽），所以逼得大家要私下在不同的中介公司微信群里揽活，梦想找到中介费最低的公司。活跃在这些群里，一来二往，就互相认识了。通过

微信，想法一致的阿姨们一合计：合租房吧。很多家政工是住在家政公司的，这样其实有很多弊端。因为家政公司为阿姨提供住宿，对应的，阿姨们就必须在该公司揽活；在公司住宿，大家天天见面，有些家政公司以培训为幌子，反复收培训费，如果阿姨拒绝，即遭公司排斥；家政中介公司提供的住宿条件差，还需缴纳费用。而自己租房，一是自由，可以到不同的公司找活，有时可以逃避公司抽中介费，偶尔接点私活多挣钱，二是晚上还能睡舒服些。由于公司抽中介费，而且雇佣双方都抽，所以有些雇主也想摆脱这样的情况，也不愿意花这个钱。他们往往也与阿姨私下联系，节省中介费。家政工流动性大，家政公司不愿担责，不给阿姨保障，所以不与阿姨签合同。因此阿姨们这样做，家政公司是不管的，当然也无权管。

一

月嫂赵红梅是去年六月份才搬进来的，是位川嫂子，说话干脆直爽。以前住公司宿舍，有点打呼噜。宿管老师（编者注：中介公司提供的住处的管理人员）不喜，常斥责，说影响别人休息。

赵红梅刚接过一单。其实过节期间本不打算接单，想带女儿到延庆赏雪。女儿稀罕雪，说，没好好看过。计划没有变化快，临近春节时公司告知有客户，赵红梅想了想，还是上吧。家里老公有慢阻肺，丧失劳动能力，每天还要吸氧，吸药。家里早年间修了两层小楼，不符合国家扶贫优惠对象，除了新农合报销部分医药费，其他全是

自费，这些年就是靠着红梅做月嫂挣点血汗钱，维持老公的药费和家里的基本开销。所以一看有挣钱的机会，哪容错过，其它事情来日方长。准确地说，赵红梅知道新冠肺炎还是武汉封城那天，宝妈告诉她的。她没上户之前，偶然从百度浏览上看了一次，说是谣言，每天为生计奔波，也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月嫂是高薪，要求严厉，上户不许看手机，据说手机辐射对新生儿健康不利，除非有重要的事，平常都是调成静音，晚上22点之后，才能看20分钟的微信或百度信息。当然每天超负荷劳作，人只想睡觉，哪有时间亲近手机。疫情严重与否，赵红梅很大一部分是从宝爸口中得知，宝爸每天都会从超市、小区带回来一些故事。蓝衣服大爷与白帽子大妈争抢西红柿，操东北口音的大姐吐槽大白菜价格超过鸡蛋，宝妈要吃的肝肾买不到，快递不许进小区，小区开始测体温，小区开始登记，小区只许两天出去一次买菜，小区开始封闭式管理……另一部分信息，来自手机上的疫情新闻，和街对面的汉庭酒店。赵红梅每天上下午要开窗通风两次。武汉封城之前，酒店门口车水马龙。封城之后，门可罗雀。种种迹象显示，疫情严重了。

家政姐妹每天在群里传递疫情信息，测体温，打卡，发定位。赵红梅也照做，作为健康和未离京的证据。26天的合同期很快就到了，赵红梅要下户了。宝爸带回来的故事：管控越来越严格了，小区不允许租户进来了。她开始担心住宿问题，联系房东询问是否可以回到出租屋，房东回答模棱两可。

一说，要社保卡，可是这对她来讲是天方夜谭，有哪个中介公司会帮月嫂买社保？二说，可以碰运气，让公司盖章证明未离京。不知是这家中介公司没有公司章，还是没有营业执照，赵红梅反正没盖着公司章，她处境尴尬起来。

没有公司章，她的证明就是废纸一张。打卡，朋友圈定位，村口工作人员概不承认，由于未离京，不能提供返京的健康证明，开不了隔离证。她在客户家，房东登记未离京人员，又没有她的名字，而且无法提供社保卡。赵红梅哑巴吃黄连，好话说了一箩筐，夜幕降临，村口工作人员同意，只能进不能出。一旦外出，就进不来，罢了，安心休息，为国家做贡献吧，疫情结束再挣钱不迟。现在的她下户已有一个礼拜了，在等隔离解除那天，出去找工作。

二

钱桂兰和赵红梅是老乡，她们的户籍所在地，风景优美，经济落后。钱桂兰身材矮小，说话声与蚊子类似，细声细气，干农活就是一副吃亏相。她的生活真的不忍卒读。83年全大队56名孩子考初中，只有5名孩子考上，又有5名孩子选择复读，其余46名孩子就地小学毕业，包括钱桂兰。那时包产到户刚开始，缺人手干农活，钱桂兰成天务农，19岁被人贩子拐卖到山西，用她的话说，她也想嫁到山西过好日子，除了人贩子欺骗，她本人也憧憬富裕的外面世界，讨厌穷山恶水五分田的川南山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山西除了住窑洞，冬天不洗脚之

外，穷与四川不分伯仲。山西男人怕她跑了人财两空，严加看管外加家常便饭地虐待。第二年她生了一个小男孩。第三年，高粱涨势正旺的季节，一天晚上，她瞅准一个机会逃了出来。婆婆背着孩子在前面追，山西男人打着火把带着全村的男亲属紧跟其后。钱桂兰在高粱地里躲了两天一夜才敢出来。她一路乞讨，打零工，做一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工作，逃回家乡。再婚后生下一子一女，老公在成都某小区当保安，薪资有限。钱桂兰拼命工作，省吃俭用，2015年给山西大儿子5万元，作为其结婚贺礼，也暗含愧疚。母子坚冰打破。

村里封村封路之后，钱桂兰带领全家——读大学的儿子，上高中女儿，当保安的老公——都去地里，锄那些比人还高的杂草，锯那些比碗口还粗的杂树。把田地弄平整，送给村里那些闲不住的老人做，让他们种点庄稼，果蔬。她可以领点粮食补贴款，至少不会被罚款。因为队长说，撂荒要罚款了。更多的时候她望眼欲穿，等拐点出现，等疫情解除。在外面，哪怕抛夫弃子，低声下气，看人脸色挣工资，也强过在村子里饿肚子。全家三亩六分耕地，解决不了温饱的。

三

李爱菊去年预定好了客户，2月8号预产期。月嫂都会前后预留半个月的时间等待宝妈生产，只有3%的产妇会在预产期当日生宝宝。春节期间李爱菊没回老家，在出租屋等。人算不如天算，客户倒是顺利生产

了，2月14号李爱菊高高兴兴地提着行李箱去上户。谁知道，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除了小区住户，天王老子都不让进。李爱菊傻眼了，垂头丧气回到出租屋。李爱菊已知天命，不，还多两岁，黑白头发各占一半。她这一单是磨破嘴皮，踏破铁鞋才争取来的。月嫂年龄超过五十，月嫂公司就不待见了。她跑了很多次见面会，往往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网络上有很多月嫂阿姨的负面新闻，导致见面会上有60多位月嫂阿姨，才5、6位客户，竞争惨烈。客户要求也匪夷所思，除了技能、年龄、经验、地域、眼缘之外，有的要求不打呼噜，普通话标准，奇葩的有要求阿姨24小时服务不睡觉的，有要求产妇宝宝不能生病的，等等。李爱菊这单，是由签单老师——也就是家政公司的销售员，与黄金期年龄（即年龄在45周岁左右）的月嫂合作，先把合同签下来，除了家政公司抽取高额佣金，李爱菊还得给签单老师一定数量的回扣，签单老师就会告诉客户，签合同的月嫂有不可抗拒的理由上不了户，然后拼命地、从经验丰富层面上推荐她，才谈成了。这下黄了，疫情期间，客户更少了。

四

育儿嫂周春月，身材单薄，沉默寡言。90年高中毕业的她，是四位家政工中学历最高的，在云南老家的学校代过两年课。村支书的儿子初二辍学后，顶替了周春月的岗。在出租屋里，她时不时冒一句：当年，我跟高加林一样。被村支书儿子挤走，要不

然，我还在教书。

周春月到北京，先是做保姆，月嫂职业兴起之后，转行做月嫂。月嫂这职业，主要是熬夜。遇到威廉·西尔斯定义的高需求宝宝，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周春月患有轻微贫血，熬夜之后，白天走路，远远望去像是醉酒。有一次，实在太困，抱着小宝贝，撞了一下，撞到婴儿床的护栏。婴儿床护栏有一层海绵防撞装置，小宝贝无大碍，宝奶奶可不依，拉她去撞门，让她尝尝被撞的滋味。客户还投诉她，辛辛苦苦18天，7600元血汗钱就这样泡汤了。实际上，家政公司只赔了1000元，剩下的6600被家政公司骗吞了。月嫂的工资都由家政公司代收，给客户造成员工制、客户利益有保障的假象。家政工投诉无门，只能自我安慰，运气欠佳，舍钱免灾。现在她换做育儿嫂了，一般三个月之后接手。钱比月嫂挣得少，但是晚上能休息。

年前，周春月从上一个月嫂家辞职。这家她做了两个月：雇主让她每天吃残羹剩饭，她好面子，不吭声。后来，剩饭都吃不饱，她辞职了。辞职之前一个礼拜，周春月开始联系家政公司，希望公司帮她留意合适的育儿客户。周春月文化高，有经验，相对来说易上户。春节，也是家政用工荒。家政公司为她物色好了客户，年后就上户。春节她回老家，铺天盖地的疫情笼罩神州。正月初二，她就动身返京了。她想尽早离家，除了家政公司不想煮熟的鸭子飞走，急着催她上户以外，畏惧家暴的老公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回到北京，当时还没有隔离政策，她就

直接上户了。在客户家呆了四天，管控才严格起来。客户是小学教师，上班时间推迟。之后客户开始挑刺，找托辞，其实心疼钱。最终，她被迫下户。而她干了四天的那点工资还不够抵扣中介费。

五

这屋子里的家政工姐妹，心态好，凡事想得开。她们想起那些困在老家出不来的姐妹，觉得现在还是强多了。有些姐妹刚来北京，家政公司不让住，下午就打车回府，回老家还要隔离。还有姐妹来北京花2000块，在宾馆隔离，隔离完了之后，好多单位没有复工，客户家里不缺人手，也找不到工作，没有地方可去，进退维艰。留在“美好世界”的三位家政工姐妹，平时太忙，现在闲下来，除了关注疫情和追剧，学习成了她们的首要任务。母婴护理知识，幼儿早教，烹调技能，都该系统地学，提升自我很有必要。从保姆到月嫂，已到知天命的年纪，大家知道最终都会被淘汰。现在，雇主家里基

本都装监控，有些变态的，连卫生间都装。缺德的家政公司和客户不是个例。除了家政公司欠薪、跑路之外，还有一些家政公司，在阿姨即将下户之时，与雇主勾结，让雇主鸡蛋里挑刺。他们最终就以这种方式合伙侵吞家政工的血汗钱。所以，每次能有一份合适的家政工作，大家就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对于大多数家政工姐妹来说，家政服务收入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那些即将工作的家政工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珍惜工作机会，一旦进入客户家立刻更换新口罩，拿出自备的消毒液，擦手，擦拭行李箱，洗澡，更换全部衣物。毕竟福特说，再也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事了。

（本文原发于“尖椒部落”公众号，属于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鸿雁写作班及尖椒部落联合发起的“封闭与流动：疫情下的中国家政工”系列征文作品。鸿雁写作班指导老师为静远，她于2019年发起“落地生根”家政工写作项目。）

作者简介

施红丽，四川人，71年出生，租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皮村，从事家政工作。

光影麦田

/ 郝春霞

隔着半个多甲子的行程，如若要忆起四十年的麦田光影，阳光仿佛依旧炽热而低迷，在干热的暖风包裹中，明艳地斜挂在麦田上空，万道金光就这么直白而热烈地普照着大地，衬托热浪挟裹着麦田里的黝黑孱弱的劳作者，那时的土地一定是干渴的，以至于细细密密划开了一道道的裂纹，如同一张张饥渴的小嘴，咻咻地四下嗅着水的味道。队里唯一的一口水井，也因干旱打不上水来，河道里的水细得像根麻绳，留不住多少水，肩挑手抗四处寻找水源。

五月，是收获麦子的季节，出了庄上的围村路，就是大片大片刚刚从队承包到户的麦田，一垄一垄的，像一条条金褐色相加的绸带，土地干旱贫瘠了，软糯细小的麦秆，险伶伶地支着干瘪瘦小的麦穗，已经成熟的麦粒，粉浆并不饱满，瘦瘦的弱不禁风的架势，风不时地吹过，以至于羞涩地漏出了褐色的底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是个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屈指算来，就父亲

一个壮劳力，他还兼顾着大队的工作，因此无论我是怎样地不情愿，放了麦假都是要下地收麦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后，我家总共分了六亩好田，外加河堤上一块半亩多的沙土地。置身于广袤的大地间，作为一名还是二年级小学生的我，觉得那块两亩的麦田，是那么地无边无际，一根麦垄望也望不到头。父母一人一垄，猫腰领在前面割麦，姐姐也腰缠一根捆麦的草绳，一弯一弯地向前挥动着手里的镰刀，渐渐地也和我拉开了距离，左右看看，追撵无望，我就索性消极怠工，摘下湿漉漉的草帽，刘海凌乱杂沓地粘贴着前额，腰间捆麦的草绳，束缚得热湿难耐。麦地凹凸不平，因人矮小，土坷垃和镰刀就显得特别地硕大，土坷垃被百无聊赖地用脚踢来踢去，镰刀示威似地晃着太阳的光芒。望了望垄背上的暖水壶，我借口渴的由头，早已喝了个水饱，不时地直起身子，手下意识地抚着酸几溜的腰背，“你不能俯下身子，紧着撵上来，看你姐拉你多

远了，”母亲在麦地的另一端大声地催促着，“我累得腰疼，”“小孩哪有腰呀？别借着事由拖沓了，”“没有腰，那我捆麦子的草绳挂哪了，”我叽叽歪歪地反唇相讥着，左右相邻的割麦人，跟着哄然大笑，弄得我脸红红的，赶紧弯腰紧割几镰，遮掩一下尴尬窘迫的气氛。

家乡种植小麦历史悠久，“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这是唐代大家白居易描写收麦的诗句。是的，五月是收麦的季节，人、地、麦，都被这炽热的骄阳伸出的火舌舔舐着，无力挣扎，也挣脱不了。按小队成员分组，靠近村子留出一块大的场地，作为我们四队的麦场，在割麦的头几天就用石碌碡磨平轧好，光溜、硬实，不起浮土。壮劳力多的人家，苗薄垄稀这点活还真不够搂着干的，这不场院里有几家麦垛已经垒起来了。我家就父亲一个正当年的壮劳力，据说，父亲在乡里乡亲面前，也属于识文断字的人，高小出身，一毕业就入了教师行列，后来入党提干到大队里当了支书，还真不像别人有把子力气，耕锄犁铧扬场轧麦的活，还真有点不赶趟。这不，拉麦的牛车怎么也套不好，牛轭子串来串去的，车辕左右摆动，本来刹的就不瓷实的麦垛，零零散散的滑落下来，绳子也就松动了，使不上劲，整车麦子顺势轰然塌下来。这是头齐口芳龄的黄牛，因没有好的饲料喂养，瘦骨嶙峋，杂塌零乱金黄色的牛毛，濡湿了一大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舌尖透过罩在嘴上的牛笼头，尽力扫卷着带麦穗的秸秆，我左手用力拽着牛笼头，右手

费力地扯下叼在它嘴里的麦穗，拿抢下的麦秆赌气抽打它的脊背，“吃，吃，没干活呢，就知道吃，人都喂不饱，哪有你吃的份”。牛车套不上，母亲嘟囔着父亲这位车把式的外行，一脸嫌弃，父亲也失去了耐性，索性自己架起车子，倒是稳妥地拉到场院，人也热得水洗似的。

场院里是另一番热闹忙碌的景象，那头卖力气的老黄牛，慢吞吞地拉着石碌碡，湿漉漉地沾粘着飞扬的麦秆碎屑，一圈一圈，就这么地老天荒地转下去，俗话说，马瘦毛长，牛瘦毛也长，挡住牛轭子的肩胛骨，就那么险伶突兀地支撑着，扎眼醒目，不禁心生爱怜，这个年月生而为牛也不易呀。脱离出来的麦粒，用木杈挑去麦秆，用木锨推聚成堆，俗话说：三年能中文武举，十年难考田状元，扬场也妥妥是考验农活技能的一项手艺准绳，端起木锨，“嗖”的一声扬下去，右手推，左手送，前腿弯如弓，后腿站如松，移步换招，缓舒有致，撵着风向，麦糠卷刮而去，麦粒唰唰从天而降，欢喜地聚拢在一起，不偏不倚，刚刚好。码口袋装车，满打满算亩产200多斤，除去公粮，余剩掺杂着红薯粉和玉米面，勉强强撑到来年青黄相接，好在不会饿肚子，靠天赏饭吃的时日，过个麦季人和那头老黄牛都累得脱层皮，时光就这么款款地艰难向前而行。

“布谷布谷，麦黄麦熟”，当布谷鸟唱着那溢满喜悦的叫声，悠悠地在遥远的苍穹声声响彻，鼓噪宣告着新一年麦收的帷幕即将拉开，“不知今年的麦子长势和收成怎样？”念叨一番还是惦记不已，决定开车去探望今

夏麦季的抢收实况，弟弟们务农在家，农活不忙时各自跑着货运的活，这几天因要麦收，也都停工了，家人们说说笑笑谈论着今年麦收，议论着明年是否把土地承包出去，听说，二大娘家今年花钱雇人收麦，她家的柱子嫌回家耽误功夫就花钱雇人，再说麦子也卖不了几个钱，多赶几个工期，啥钱都有了。

磨石、镰刀、耙子，木杈、木锨，这些收麦的主要武器，通通不见了踪影，大道上人嚷马鸣的喧闹场面，仿佛早已定格成历史的画面，忽然有种麦收的疏离和落寞感，弟弟看出我的困惑，“二姐，你得跟上发展的步调哈，眼光不能光盯着你们城市，楼越建越高，路越拓越宽，灯越点越亮，当然薪水也越涨越高，咱农村也是一天一个样，发展快着呢，走，跟我上地转转，看看收割机收过来没有？”欣喜中碎步跑颠着出了家门。

村子外，金黄的麦田席卷天下，密集齐整的麦子，像用裁刀刚刚削过，浅棕色的田埂经纬交织，把一方一方的田地隔离开来，如画者笔端缓缓盛开的艳阳花，耀眼、夺目。齐腰深的麦秆粗壮墩实，顶着灌满粉浆的麦穗，麦粒圆润肥硕，一字排开，铺向遥远的天际，初夏的暖风轻抚，麦子仿若不停地颌首作揖，“唰唰”地浅吟低唱，欢快着要颗粒归仓，隐喻盛世的丰收。

轰隆隆的收割机，从田间地头高唱着赞歌，欢快地驶来，在炎炎烈日和金黄色缎面的背景里，勾勒出一副写实的收获画卷，几辆机动三轮车，一字排开，收割机脱出来的麦粒，接满装袋，或者直接倒进车兜里，灌

满开车走人，“闪开，闪开点，小心碰着你们，”开车的小伙向地头上，扎堆闲聊的妇女和欢闹嬉戏的小孩高声嚷到，“你这是给你家饭碗找主呢，招惹我一下，立马躺地上赖上你，”地边上一腰身肥硕、脸色黝黑的妇女，挑逗着向开三轮车的男人俏骂到，还不时挥舞着手中的枝条，装出要抽打他的架势，看到这样一出西洋景，引得身边几个妇女前仰后合笑个不停。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则是追着突突开过的车子，呱呱唧唧地跑个不停，惹得看孩子的妇女也跟着小跑起来，“别撵了，小心车碰着”妇女大声叫嚷，边弯腰去拽孩子，车子一拐弯驶向各自的庭院里，水泥磨的地面早已打扫干净，朝南向阳的房檐下，哗啦啦一股脑的倒下又驶了出去，更有省事的，直接就卖给了在田间等待收购的粮贩子，每斤便宜个一两分钱，也不在意这些了，早收成利落一天，早一天出去做工，这钱不就挤出来了。男人疾步向刚刚收割过的麦地走去，弯腰抓起一把土，大声向路边人群说到：“这地墒情不错，打下麦子，就可直接播种玉米了，不用浇地，省时省钱了嗨！”又转向他家女人嚷到：“赶明儿你约播种机吧，咱也抢个头彩，赶快弄利落好出门挣钱，别窝工了，”“哎，知道了，我这就约车去，”女人妥妥地向村里走去，脚下仿佛按上了弹簧，内心的喜悦难掩想要跳跃的冲动，向前迎头赶上出来收麦的人，女人立刻摆正了脸色，步子又步步生莲、娉娉婷婷起来，“他婶子，今年的收成咋样，”“也就900多斤，我家那块地挂浆时有点倒，浆没挂实，你家的没倒伏，得千

多斤吧？”“没打下了收仓呢，不敢打保票，反正这年月，谁家也不挨饿了。”一递，一接话茬，两人各自岔开走过，

一切繁杂劳苦的麦收过程，瞬间都沉睡在过往的岁月里了，终会演绎成了纸上的故事传奇。农村大规模机械化的介入，卸下了缠绕在农民身上繁重的劳作，成功地将“三夏”变为“两夏”，夏收和夏种一次性完成，一切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放眼望去，这如画的影像，绚丽的时空，机器的喧嚣，吵嚷的麦收人，不停在心间游走蛊惑，慢慢地奏响成雄浑深沉的麦收交响乐，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终究明了，乡村亘古就有季节的音

乐，只不过原来被劳苦蒙蔽了，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徐徐撩起了它的面纱，原来它是这样的声动梁尘，宛若天籁！

时光机一路向前，带领我们穿越一个又一个光影麦田的节点，它没有倒档，也没人喊开始，更没人能按下暂停的节奏，它还会继续演绎着属于它的传奇故事，无论欢歌与否，我们都无比热爱和珍惜，因它承载着每个麦田守望者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且不可复制，也无法预知，更不能重来。

（本文2018年11月28发表于《星星杂志》）

作者简介

郝春霞，北京老舍文学院第三届作家高研班成员。自幼酷爱阅读，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读物。散文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辽宁日报》、《北京群众文学》、《我爱北京——建国七十年》、《星星杂志》等报刊、杂志。

父亲的匠心匠语

/ 赖运胜

父亲，一个山区公社（乡镇）建筑工程队的土木建筑师，毕生劳苦在乡镇，常年奔走在民间，悠悠东房，郁郁西屋，为乡亲们构建围龙屋和制作原木日用农家具，人们都亲切地叫他“阿炳师傅”或“阿炳叔公”。

父亲，一生都在乡镇从事土木建筑事业的父亲，在其人生旅程中，选择了一生都沉浸在土木建筑工艺的世界里，打磨技艺，淬炼心性。以兢兢业业、沉静朴实、精益求精，快乐生活的态度，来传承和弘扬传统工艺文化的一种纯粹技艺与文化，并最终“以美”的回报，光耀属于他的金色时光与岁月。

父亲，曾经制作和使用过许多精心打造的土木工具，这些独具一格的土木工具中，有斧、锯、刨、凿、刀、钻、尺、墨斗、线垂、泥刀等。无论是建围屋建筑的门窗梁桃、桁头瓦桷，还是日常生活用的凳、椅、桌、床、箱、柜、橱、盒、匣等家具，对父亲来说，都如家常便饭，小事一桩。父

亲在土木建筑的生涯里，就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身上佩戴着战刀那样的护身杀敌武器，在土木建筑的疆场上骁勇善战，取得了丰硕的战斗成果，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和辉煌。正是父亲一生对民间客家优秀土木建筑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不但使众多围屋繁衍生息、矗立在乡村的大地上，也让无数的生活用具惠泽乡村的家庭里，且让全家过上了虽算不上很富足，但很殷实的生活。

父亲，一生是个平凡的乡村劳动者，却熟谙普通劳动者的匠心之道：即使平凡，也要拥有自己的一份纯真，即便普通，也要拥有自己的那份美丽。在传承、发展、创造的征途上，父亲用匠心之道承载的智慧，用传统的工艺和工具，把榫卯结构的精粹和美德，在生活中自然地融合，巧妙地组合，完美地结合，和谐地契合，做到平凡而不平庸，普通而不腐朽。用一股高贵的工匠精神，一手高超的榫卯技艺，一颗高尚的工匠之心，在乡村土木工程世界里自然地融会贯

通，在人间的普通生活中复合传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把乡村土木建筑的濒危生命，演绎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硕果累累，灿烂辉煌！父亲常讲，传统家具的榫卯之美，就如古代绝美的画廊画卷，精巧流畅，韵律动感。尤其是那“以虚为实”“即白当黑”的线条中，就可看出传统建筑和家具造型的“线条”之美，是那样的地“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挺拔”、“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尤其是传统建筑和家具的装饰线（俗称“线脚”），无论深浅宽窄、平锐高低，都弯曲有度、精巧流畅，呈现为建筑和家具风格上的千变万化，由此焕发出“灵动”和“韵律”。人的视线，从一个视觉点被牵引至另一个视觉点，终结处再生新的趣味点，如此循环往复，在视觉的线性运动中凸现出特别的趣味。几千年中华工匠最独特的线条美感由此形成。透过许多经典的建筑和家具，人们除鉴赏到“材美工巧”之外，还能真切地触摸到形成建筑和家具灵魂的精巧榫卯结构——传统的榫卯结构让人们从中感受到科学的永恒魅力。榫卯结构不仅是中华传统建筑中最早诞生的、最具创意设计创意的语言，也是传统家具与建筑的精华所在，不但让人们体会到先祖的智慧，还让人直接感受到榫卯结构的极度美观与含蓄魅力。其纯熟技巧异于一般传统手工艺品，其装饰修饰令人视觉愉悦；在具备视觉美感的同时，还要满足功能的科学化、合理化、人性化，不仅美观大方，还要经久适用。据

载，在榫卯结构中，就有擦肩榫、棕角榫、明榫、闷榫、通榫、半榫、托角榫、长短榫、抱肩榫、夹头榫、削丁榫、楔丁榫、燕尾榫、挂勾榫、龙凤榫、穿带榫、透榫、格角榫、单插榫、双插榫、夹角榫、对角榫、委角榫、平压榫、穿楔、挂楔、走马楔、盖头楔等花样，达成百上千之多，让人完完全全地真正感受到榫卯结构的繁杂多变，万千气象，独具魅力，耐人寻味。

父亲，一生都没离开工具箱和土木工具。他那神奇的土木工具箱，就是采用九连山当地有名的红木精心制作而成。工具箱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高约60厘米。箱盖是掀拉式的，类似于古时的食盒。里面装上斧、刨、凿、锯、刀、锉、钻、墨斗等常用木工工具。箱子设有一根背带，可背也可肩挑。路途短时，可挎在肩上背着，路途远时，用一把五尺长的专用木尺（可两用，一是尺子，二是扁担）穿在工具箱的背带上，再把大的重的木锯、斧头等大件工具绑成一捆挂在一边，往肩上一挑，就成了一副担子，把全部工具都挑上了。工具箱内有隔层，隔层上可放墨斗、尺子等，内箱分别可放刨子、斧子、铁锤、刀具等，箱盖下层内壁上有一排像弹夹一样插袋，大小不一，宽窄不等，可插各种大小的钢锉、小凿子等小工具。正是这个宝箱的神奇工具，让父亲就像一个顶尖的魔术师那样，制作出许多精美的传统木器和器具来，如房屋的梁、柱、桃、檐、门、窗、屏风等，包括日常生活用的床、柜、橱、箱，桌、椅，凳等。

让我特别喜欢的是父亲那把如兵器般的

小斧头，是用来劈、砍、削、修葺、锤合木料及卯眼、铆钉的神奇工具。记得小时候，好奇的我，一直都想拿父亲最心爱的小斧头来用一下，可在父亲面前，就是很难说出口，更不敢当面向父亲提起。记得在我略懂事的时候，一次走进木工房后就悄悄地拿了小斧头准备要用一下，却正好被进来的父亲发现了，父亲不但没有说什么，而且还十分慷慨地，说你用吧，一定要小心，千万要注意安全噜！其实，父亲是为了不伤我的自尊心，让我过一把瘾而已，其实其内心完全是在忍痛割爱。后来父亲对我说过：“你现在还是个孩子，等将来长大了要做成人，还要做更大的事，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你都要像耿直硬朗的斧头一样，入木三分，干净利落，永远明光。”父亲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工作实践沉淀出的语句，把做人做事的道理说得非常的透明直白，简单直接，让人一听就懂。不是吗！作为静物工具的斧子在木工的行当里都能这样，而作为人类我们，何不亦如呢！

还有让我喜欢的是父亲那如卡车般的各式刨子，分为小刨、中刨、大刨、短刨、长刨。刨，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件神奇有趣的玩具，孩提时在父亲的木工房里，就常常看到刨在木板上不知疲倦地来回穿梭奔跑，就像一艘航行在江河中的小帆船，把木头里的木纹掀出了一朵朵奔腾跳跃的木浪花，让生硬的木头变得柔情似水。在飘洒下满地洁净柔美的刨花后，木头还淡淡地散发出一阵阵清香味儿，木工房的气息好象也瞬间变得黏稠起来。当薄薄的木屑在一束束斜光的边缘

杳然消失时，我看到的是父亲在木工房躬着步，弯着腰，前倾着身体，双手紧握刨子的双耳木柄，一前一后，一进一退，循环往复，用其全身之力推卷出来柔美洁白的木刨花。木刨花在空中悠然飘落，宛如是落英缤纷、飞红点翠，自由地散落各处；又像那散花的仙女，手持似锦的彩练，在人间纵情挥洒，点缀和装扮着父亲的美丽人生……父亲曾经说过，刨子生来就是奔走坎坷不平路的勇士，在刨子这样的勇士脚下，天下再崎岖不平的路，都会变成平坦畅通的路！是啊！刨子那勇于打抱不平，所向披靡，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不是吗！

孩提时的我，虽不太明白那一棵单一纯粹的树木，在父亲魔术师般的精心演绎下，是怎样很快就变成多元美丽又实用的房子和家具——尤其是那房屋的门窗梁枋、桁头瓦桷，家庭的床椅桌凳，橱柜柜奁等家装。也许当这些原木还睡眠在一起，你挨着我，我拥着你时，想都未想过自己的前世与今生能在瞬间就亮丽变身呢！还有刨子家族那最小的“一字刨”，模样虽是小巧玲珑，像极了一只张开翅膀的小蜂鸟，无无人见人爱。就是它，在吻遍乡村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之后，与大地田园的农作物和村落围屋主人，成了常来常往的最好最亲的近房亲戚了。对于那个好动的“小螳螂，头尾长，一头摇水车，一头开染房”的小墨斗，更像是一只黑蜘蛛那样沿着父亲七斜的眸光，缓缓地 from 肚子里吐出一条条黑亮的墨线，向远方不停地伸展。正是它那一条条处在边缘的黑亮墨线

的隔断和划分，使两侧木头的命运也在瞬间产生了天壤之别。难怪这做工精致，雕龙画凤，造型美观的墨斗，不仅木工师傅们喜爱它，一般的人们也都钟情于它，就连古今的文人雅士也都特别喜欢它呢！

据说我国北宋时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诗人秦少游，还有才女苏小妹等人就对墨斗有着一番形象的描述。传说三人有一天聚在一起，秦少游打一谜语给苏东坡竞猜，谜面是：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要是射出一条线，天下邪魔不敢挡。东坡会意，只是不说，故作为难的样子，口中还在念道：我有一张琴，琴玄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而此时的少游却不知其意，站在一旁的苏小妹便答道：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时摇橹还。原来三个人的谜语都互为谜面，亦互为谜底，就是人见人爱的木工工具——墨斗。三位诗人的三首诗说的均是墨斗，这就足以说明，三人心中，墨斗是情有独钟的对象之一。还有那不同用途和不同造型的凿。那些凿子和木钻，以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的手法，将木料打成一个又一个的方块洞窟竖井。

凿，通常分有平凿、斜凿、圆凿、菱凿等，可以用来开凿眼孔，雕刻花纹，修葺木器。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凿子的开拓精神——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凿子开凿出的是规矩方圆，一种优越和美观。凿子铿锵有力，既是旧世界的破坏者，也是凿开一片光明的新世界创立者啊！

那齧着一排白牙，一年四季都能啃出绵绵细雪的锯子，时常斜靠在主人的墙壁

上，光线的映射让其齿锋显得更加峥嵘冷亮。人们都说，斧、锯是分不开的工具，有斧无锯，做不成器；同理，有锯无斧，也难成器。说到锯，就不能不说人们喜欢的“拉大锯”了，在一根斜架起来的圆木底下仰起头，弓腰站在上面的父亲是那样地高大，汗津津的头顶上光光的日头又给他罩上一层神性和雄性的光芒。当人们把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木头缎带层层打开之后，无不惊讶地发现其天生记性是那样高超完好：大地淌进天空的每一涓细流，拂过头顶的每一阵风、每一朵云，都那么仔细地保存刻录在心里；一根把心胸层层摊开的木头，总让人不由产生愧疚：像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忽略过它，误解过它，冤枉过它。但当眼前的木头早已变成柜、橱、箱、桌、凳等在房屋里竖立或横卧的时候，家族仿佛又迎来添丁纳福的兴旺发达。在我的孩提记忆里，父亲在空闲时，常常会拉着我的一双小手，在木工房里相对而坐，父子俩一来一往，一边模仿拉锯动作，一边吟着《拉大锯》的欢乐童谣：“拉锯，送锯；你来，我去；拉一下，送一下；细人快长高，高了有马骑”、“拉大锯，拉大锯，外婆家门前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大家一齐去看戏”。

作为乡村的土木建筑师，父亲不但是个熟练的木器设计制造者，也是乡村房屋的规划、设计、建设者。父亲的一生，除了与木工的斧、刨、锯、凿、钻、墨斗、尺等打交道外，还与筑垒墙壁的泥刀相伴了一辈子。父亲的泥刀，呈小长方形，有一把短木柄。泥刀平面长约25厘米，宽约15厘米，看

上去就好像是“小平铲”那样，平平常常，并不怎么起眼。但对于父亲来说，它却是个“宝贝”。泥刀既普通，也平凡，也很神奇。九连山区80年代前的乡村房屋，大都是土砖瓦结构的围屋，墙砖是泥土、稻草混合，用木框模型制成的泥砖，长约30-35公分、宽25-30公分，高20公分，一个晒干的土砖至少都有2-30多斤重。乡村建房时，从不搭架子，工匠从地基开始垒筑石头墙（客家人叫墙脚或石脚）；垒至约1至1.5米高后，就用土砖砌了，当高度超过人头时，就要站在土砖不到三十公分宽的墙上完成各种施工作业，包括接泥（灰）浆、接砖、砌砖，直到上楼桁、瓦桁、栋梁……最高达6-8米。

父亲一生都站在建筑的房、墙、梁高处，并常常远立村庄之外，打量自己的劳作——山村里更多拔地而起的围屋，屋内更多的灯火阑珊，窗下更多的和谐温馨。家乡那缕青砖灰瓦下的古朴幽香，因此永恒漂染在人们的心灵和记忆上。父亲一手构建的围屋青瓦就像一尾鱼天然排列的鱼鳞，又像那弯弯的眉、弯弯的月，是客家传统围屋、宗祠等建筑的重要细节。那窗花、门眉、隔扇、飞檐、雕梁、画栋，既是客家人乡村建筑的普通点缀，又在精神上指向了客家民间文化的古典、质朴和唯美。

很早就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生活的我，每当回到故园的老围屋，看到陪伴老父亲一生事业旅程的那个红木工具箱和整套的土木专用工具，都感慨万千——感慨父亲一生为全家生计，抚儿育女，辛勤劳作，无悔无

怨，无私奉献；一世为乡梓民生，传承技艺，精益求精，尽心尽力，奋斗终身。更让我眷念的是父亲那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先知灼见，精神操守，至今仍历历在目，萦绕心间，就像当年的老父亲仍然站在自己的面前，说着他那来自生活、源于实践、言简意赅又充满哲理的匠语时那样：

“做人像块砖，希望的塔，也是从地面一块块把砖垒上才成塔的。做人如修塔，如不先打牢塔的基础，都想往塔上砌，成为塔上砖，总有一天那塔是会倒塌回到地上的”。

“垫在地基的砖，重负和压力是最大的，却总是没有丝毫的怨言，被砌在顶上的红砖地位虽然最高，却也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而应自觉地向承载重负的地基看齐，经受住风吹雨打，才能确保雄伟的大厦永远屹立”。

“要像墨斗弹线，始终不偏不离，明了直观，正直浮现”。

“要像斧头那样，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干净利落，永远明光”。

“要像摇钻钻孔那样，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直奔目标，永远前进”。

“木尺虽然短，却能量千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锯快不怕树粗。”

“千万不要小看这小小土木工匠活儿，如果你眼光不准，墨绳不正，榫卯不合，永远也不能成器”等。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从爷爷那接过土木建筑的工具，就一直做一个普通平凡的土木建筑师，用他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用他斧头、刨子、墨斗，泥刀等工具的精神气，令子孙们传承和景仰。我很清楚父亲为

人处事的匠心之道：父亲一生乐于土木建筑事业，从不觉得辛苦，就是辛苦也是苦一人而乐万家；父亲心胸宽阔，为人耿直，勤俭持家，但从不亏待家族和家人；父亲胆识过人，满身技艺，但从不以艺压人，看不起人，而总是以理服人，温、良、恭、俭、让，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从不侵害和亏待别人；父亲辛苦劳累一生，建房造屋，打造家具，涉过千山万水，入过千家万户，吃过千辛万苦，用他那平凡劳动者的工艺技术，用他普通劳动者的匠心之道，把自己的人生都描绘雕刻在了蓝天之下，大地之颠……

如今，人们早已在横流物欲中，住进了水泥钢筋构件的高楼大厦，换上了流水线生产的现代家具装备；再看过去传统围屋和家具的萧瑟凄清，腐朽没落，无可挽回地老去、逐渐消失，心境恰似元人徐再思的《双调水仙子夜雨》“一声梧桐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不知不觉，脑海里常浮现出孩提时曾听过的青青石阶路的故事：一扫者选择像逝去的老者那样，一步一扫；继承这传统，为的是给后来者扫出

一片净土。风吹，鸟飞，树动，叶落，扫者只是静静地扫着，似乎就没去想，来时路上还会再次被吹落的残叶铺满；亦不去看石阶上的青色是否一如当年。他只是继承当年扫者的传统，给后来者扫出一片净土。如今石阶上又长出许多新的青色，添了许多新的脚印，增加许多新的气息，唯独少了那些熟识的印迹。或许再过几年，那个扫者也会消逝离去，唯有由后来者继承的扫者传统……扫出一片净土……

是啊，父亲作为一个匠人，用一颗匠心、一身匠工、一生匠语，用中华民族最传统的工具、最传统的工艺，传承、保护、创新着乡村的土木建筑文化；虽然那自然融合，巧妙组合，完美结合，和谐契合的传统质感和美感，大都在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渐行渐远了：有的成为过去，有的成为乡愁……可生活在烟火尘世的人们，仍然行走在岁月的单行道上。人生不能穿越，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传统美德，还需要人们步步传承，步步珍惜。

作者简介

赖运胜，广东河源和平人，曾任职于军旅、区（县）党政、市（地）直属工作部门。有散文、随笔、诗歌等 60 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外近 200 家报刊。著有散文集《青色漂染的眷恋》。

房东

/ 谈怀国

来张家港塘桥镇打工的第二年，为了能把儿子带在身边读书，我在镇区袁家巷租了一间民房暂住。

我们入住时已经是夏天。那间小房子被房东收拾得很干净：窗子重新装了玻璃，并在外面钉了一层可以遮挡蚊蝇的纱网；里面配备了一张双人床。但这是不够的。我和妻子除了一包衣服和两床被褥之外，别无他物，房东又给我们添置了餐桌、安顿灶具的台板、还有几只小板凳。我们买了电视机，他又把自己用的床头柜也搬了过来。这样一来，那间小房子就有了一点家的模样了。后来为了我上下班方便，他还给了我一辆旧自行车。那时候他们还种着一块自留地，因为老太太不上班，就由她一个人打理。很多次，老太太采了蔬菜回来，也分给我们一份，秋天收了山芋，不管生的熟的，都往我家送，甚至过年的时候，也给我们家孩子压岁钱。钱不在多少，我们看重的是这份心意。我从十七岁就出外打工，想不起经历过

多少任房东。一般的房东对我们都是蔑视中加着提防，我们也习惯了，刻意与房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此热情而厚道的房东，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后来得知，我们居然是他家的第一任房客。

房东家有六口人，老两口，女儿加女婿，还有孙子和孙女。女婿是人赘的，不爱讲话，在家的時候喜欢宅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外人看来，这个家有他跟无他没有什么两样。儿女都上小学了，他好像还没有完全地融入这个家庭。

房主是个有点瘦弱的小老头，退休之后还在村委会上班，除了烧开水、打杂，干得最多的却是写字、拉横幅、制作宣传标语，比如村委会大门口时不时出现的“欢度春节”、“庆祝国庆”、“欢迎某某领导莅临指导”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行书、楷书、艺术字他都拿得起，算是有技术专长的人。有了这手才艺，街上一些商业门店开张，也找他做匾额，或制作装饰橱窗的小广告。这

使他在退休金和工资之外，又有一笔收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不算差。因此，他们怕麻烦，家里空着几间房子也不出租。我是因为跟他女儿同在一家工厂，一个班组，才获准租了他家的房子。

作为一个外来农民工，除了羡慕有钱人之外，我还羡慕有文化的人；对于有文化的人，更从内心多了一份尊敬。当在家支起书桌写字或制作牌匾时，我居然为这样的文化氛围而感动。那时候，我打工的企业还是集体性质，尚能遵守国家法律，让我们每星期工作40小时。我的双休日大半用来看他写字。看得心痒手痒，有时我也凑空涂几笔。他并不反感，甚至被我写废了纸张也不恼，反而教我分析字体结构，如何布局和避让。他有热情有耐心，谆谆善诱，简直像我小时候的老师。

两家人都熟络了以后，他们一家人（除了女婿）都喜欢来我住的那间小屋坐坐，说说话，看看电视或听听音乐，很快乐。奇怪的是他们在自己家却很落寞，因此，家庭气氛就有点沉闷。这么说吧，我们的入住，给他们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温馨和融洽。先前，老房东比他家的老太太，女儿和孙子孙女来得少一点，他来的时候总要先在门口弄出一点动静：两脚一磕，立正，行一个不怎么像样的军礼，然后笑容可掬地望着我们，那模样既滑稽又有趣，像个老顽童。在我家，他喜欢摆弄那台收录机，是我的一个老乡放在我这儿的。他特别喜欢听一个不算很红的女歌手唱的一首爱情歌曲，那首歌缠绵悱恻，再加上女歌手的深情演绎，的确

很蛊惑人，歌名我已经不记得了。为了这首歌，有一天，老房东蹬着他那辆脚踏三轮车带我去街上买收录机和磁带。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出门前，我们都添加了毛衣和棉毛裤。一出巷子口，老房东却刹住车，又将毛衣脱下来，我才发现他脸上和光光的头皮上出了一层汗。老房东身材瘦小，后背微凸，载着庞然大物的我，想必累得不轻。我有点不忍心，可我能伺候两个轮子，多一个轮子就没办法了。于是就提议我们走着去。他明白我的意思，呵呵一笑就同意了。

在街上，我们很快在浙江人开的商场里买好了收录机，但挑选磁带却费了一番周折。我们跑遍了镇区所有卖磁带的商店，都没有找到他喜欢的那首歌。他甚至动了去市区的念头。我因为下午要上班，不能跟他去市区。对于他的执拗，我没有其他办法，就说我可以将我家的那版磁带送给他，也可以买一版空白带复制。他同意买空白带复制。

中午，他在一个熟人开的饭店里请我吃饭。他的邀请跟他要得到那首歌一样固执。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但跟他说的话相比，就成了沧海之一粟。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多次想起书本上的两个词：口如悬河，滔滔不绝；他在用实际行动把这两个词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他总结性地讲了他这一生的得意和悲伤，特别是年轻时的一段爱情，说到动情处，有点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闪动。关于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真正得意的天下能有几人，最难忘的爱情往往都是不成功的，也许正是因为不成功才能历久弥新，因此很多时候，爱情几乎是悲情的代名词，

总是让人藏在心底，小心呵护，到了这个岁数更是羞于对人提起。遇不上对脾气的人，宁可将这些心事带进棺材里，也不轻易示人。但是今天，他那尘封多年的心事一定是被那首歌引诱了，才有了倾诉的欲望。这样的倾诉也许在他生命里是最后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我很同情他，也想理解他。因此我多次提醒自己，一定要不辜负他的信任，当好听众。

因为三点钟我要去车间上班，那顿饭到下午两点多钟结束，他还有点意犹未尽。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失时机地在我面前把这段恋情做了补充和延伸。我们因为共享着、守护着这个秘密而保持默契，感情似乎更融洽了，他来找我玩的次数越来越多，吃饭的时候，他甚至拿酒过来要我陪着他喝。他的酒量比我大，但每次我都使出浑身解数让他尽兴而归。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可谓是风起云涌。在我们这些农民工像母牛一样颠颠倒倒地工作和生活的同时，变化也在悄悄地进行着。第二年的年后，工厂突然宣布改制。改制就改制吧，那不是我们操心的事情，管他实行什么制，跟我们这些打工的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发觉很有关系，工厂推出一系列新措施，都向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比如改制以后就开始裁员，四班变三班，双休日单休日没有了，我们每天都必须上班，工作量也增加了很多，工资却拦腰一斩；而中高层收入乘火箭上升，理发券、免费工作餐等福利统统取消，我们唯一得到的好处是分到了一间房子，即后来所谓的夫妻

宿舍。工人减少四分之一以后，宿舍楼空出了一部分房间，任其空在那里未免有点资源浪费，厂领导（不，现在是老板了）灵机一动，觉得可以像当地居民家的房子那样对外出租，又是一笔收入。于是就想到了我们这些同在这家工厂打工的夫妻。我们得到通知是在农历端午节前后，对于这个通知我和妻子很纠结，回厂里住有很多好处，比如上下班近、洗澡打开水都方便等，既省时又省力，房租也便宜了一大截，吸引着我们不加考虑就签字交了押金。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离去对房东一家是一种失信和背叛，面对他们的友善，我们就像一对见利忘义的小人，即便不被别人谴责，我们自己也难免一番自鄙和内疚。但为了让打工生活过得轻松一点，我们也顾及不了其他。因此，我和妻子商量决定，先沉住气，不跟他们说，等一切准备就绪，找一辆三轮车一下子搬走。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面对他们的尴尬。

离开半个月之后，我去房东家结算房租和电费，我看出他们一家人仍有点悻悻然，更加重了我的内疚感。在他家住了十个月零九天，我提出房租可以按一整年计算，我希望用钱来弥补一点感情上的亏欠。他们说什么都不同意。

离开了并不等于断了联系。毕竟离得不算远，在街上，在市场有时候不期而遇。碰见了，就会像久未见面的亲戚一样聚一会儿聊一阵儿，分开时都有点恋恋不舍。尤其是老房东，隔着老远就笑容可掬地打招呼，发现我的目光被他吸引过去，他就像过去到我

家串门一样，两脚一磕，立正，行一个不怎么样样的军礼，然后一路喊叫着向我跑来。往往这个时候，街上的人以为我们要拥抱，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不是拥抱，而是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是彼此间的问候和家常。这样的相遇次数多了，以至于每次经过那条巷子口，我就疑心他会突然窜出来，两脚一磕，向我行礼。

2010年，我因工作变动，距离虽然没变，但时间和精力都有点不济，上街的次数大大的减少了，与房东碰面就很难得，往往一连几个月甚至半年也碰不到一次，有时实在想念他就去他家里。最后一次去他家大约是在两年前，他和老太太的身体都硬朗，他仍然是一副老顽童的脾气，笑嘻嘻地让座、递烟、沏茶，忙得不亦乐乎，热情胜过当年，反而让我生出一些叨扰的不安。但这样

的拜访毕竟不多，平均一年难有一次。

不知不觉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不久之前的某一天，我在街上碰见房东的女儿，寒暄时突然想起很久没见到老房东了，就跟她打听。一提到自己的父亲，女儿的脸色就灰了，瞬间凝着一层霜。她说她爸爸走了，去年冬天殁于一次意外事故。她怕我听不懂，故意把“走”字咬得很重，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我掩饰着内心的震颤，劝她节哀顺便。除了说这些，我还能做什么呢？！

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寒微低贱的打工生活总是让人意兴阑珊；我以为随着老房东的仙逝，我与他之间的友谊也该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一次我去街上，经过房东家的那条巷子口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又突然想起他已经不在了，觉得好像缺失了什么，心里隐隐地泛起一阵哀伤。

作者简介

谈怀国，河南罗山县人，现住江苏省张家港市打工，业余练习写作，偶有作品发表。

新工人口述史

难忘“非典”那一年

(2013“新工人杯”大奖赛获奖作品)

/ 王春玉

我虽然从1988年就开始经常来北京出差和旅游，但真正像一本书一样读懂它、认识它，并且走进北京人的生活，是从非典那年打工开始的。

2003年春夏之交，那场由SARS病毒引发的传染性非典疾病，至今使我难以忘记。我是那年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大爷的孙女文文，随着当年的打工潮一起来到北京的。她被我弟弟小四（弟弟乳名）介绍到一家饭店上班。后来因工作不合适，所以没来几天就回家了。我在弟弟那个“西城区保安总公司”休息了两个晚上，他用单位的电话联系了同学宝治，由他把我安排到一个叫“先锋”的快递公司上班，并且当天在东四环南

路十八里店北桥外的陈家村，一个叫孙虎的人家租了房子（房租每月160元）。因为我当时还不会使用手机，怕上班迟到，所以先买了个手表和呼机，又在市场上买了辆“标马”牌26自行车，可自行车上户和办暂住证很麻烦，当时北京对这两方面非常重视，直到三十日办完手续才去公司报道，到公司后才知道人家吃住都不管，还收押金（因为来时弟弟在电话里说的，不收押金的那个公司，人员已经招满了），只好让宝治，介绍到他所在的这个公司，可是这个单位突然收押金，我只好把除了吃饭的钱之外的300元钱，几乎全交了押金。

虽然我多次来首都，但毕竟“隔行如隔

山”。偌大一个北京城，每天六点半起床，顾不上吃早饭只洗漱完毕后，大约七点钟骑自行车从住处出发，路上得用一个多小时，赶往北京火车站的公司上班，如果遇上刮风、下雨或者堵车则更是紧张，迟到还要扣工资。我用两句小诗来形容：“每天上班族争分夺秒，而我们与汽车赛跑，逆行、闯红灯，把交通法规脑后抛，只一心赶快到公司”。

好大一个北京，国家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而在这个公司办公室上班是十三个小时，对于我们在外面送快件的人，每天十五个小时（包括每天晚上帮助办公室上班的同事，把每天取来的快件，以省或直辖市为单位，分别登记、打包装，最后发往全国各地）。俗话说：“隔行不隔理”，我毕竟不是在这里长大，我对它的道路不熟悉，开始没少跑冤枉路，只好“师傅长，大姐短”地问路。有时候，碰上一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小伙子或者对北京不熟悉的人，快件上的这个地址在东边，他说在西边，把我支出很远。

这个星期天，我去弟弟那里，听他说有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传染性疾病开始在北京蔓延，让我注意。当时我对此病一点都不懂，但对传染病小时候常听父母提起过，所以略知一二，但对“非典”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回到公司向马福全经理和同事们说起此事，有的同事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也知道了，所以马经理让我们提前戴上了口罩，以防万一。

又是一个星期，电视台和人们开始沸沸

扬扬的报道和相互传说“非典”来了，而且越传越厉害。电视台是怎么报道的，我因为看不到电视所以不知道。但人们夸张的说法和恐怖的举动，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德国纳粹戈培尔说过：“重复是一种力量，即使是谎言，人们重复过一千次，也成了真理。”更何况是真的“非典”来了呢！那可比人们现在传说的“世界末日”厉害恐怖多了，尤其是这突如其来，而且又百年不遇，有的人开始没当回事，当回事的人又盲目预防，所以这个星期没过完，整个北京四环以内，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这里不是在下雪，而是人们戴的口罩和到处喷洒的消毒液。有的人命很值钱，上街时嘴上戴两、三个口罩。街上所有销售口罩、消毒液的商店、中药店（据说喝中药“板蓝根”汁，可防治非典）和国家临时设置的发放点等，好长时间积压在仓库里的这些东西被抢购、脱销、发放一空。国家、单位或个人紧急从全国各地调运或者邮局托运的方法到这里。事后，一个网名叫塞北风情的高人，写了一首《咏典》的打油诗：“风雨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是春光烂漫时，却戴厚口罩，戴也不放心，疯狂喝中药，待到药材脱销时，奸商丛中笑（药店老板提高药价）”。

三月下旬，卫生部门首先发现了此疫情，马上上报国务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事非常重视，在“非典”未大面积来临之初，立即向全北京市、全国的医院和全国人民，通过中央电视台通报了北京发生“非典”的情况。尤其是向全国的公安部门和医疗部门下达了在此期间维护社会稳定、防止

有人打砸抢，务必使“非典”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对所有离开北京染上此病毒的患者，一经发现马上送往当地医院，一律免费救治或者隔离。为了切断病魔的传染渠道，下达了在“非典”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命令。号召北京全体市民、国家干部、驻京部队、公安干警、来京务工人员全都积极行动起来抗击“非典”，并发出“众志成城，保我健康，还首都一片晴朗的天空”等口号和命令。发出的第二天，北京街头包括天安门广场在内的大街小巷，大到医院、街道、厂区、单位、部队、景点，小到住宅、宿舍等，都出现了一场规模最大、前所未有的卫生大扫除。把北京市内所有的垃圾堆放点（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垃圾箱）开始了彻底清除和消毒。北京还设置了许多预防非典的其它机构，如学校、医院、车站等多处都专门设置了检查站和检查点。对所有进入这些单位的人员，一律用手枪式测热器，对准头部进行发烧检查。

我在这个时候打工，经常出去给人家送快件，人家不但连个“谢谢”都不说，而且和我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生怕传染上“非典”。真是“房漏偏逢连阴雨”，谁知这个快递公司又发不出工资，只好借钱。也没有星期天，只是星期日这天是延迟到九点上班。我想到了跳槽或者改行，可眼下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活干，只好每天风雨无阻地干这个“免费旅游北京城”的工作。私人开的小饭馆、快餐店、小商店、和一些超市等，在“非典”来临时，几乎是一夜之间全都关门了。“此时繁华的首都夜晚彩灯不再闪耀；

往日白天喧哗的北京也不再那么热闹。”下班后谁也不在半路上长时间停留，只有坐车人在站牌前做短暂的等车停留，都忙着快点的往家里赶。回家后，老公、老婆、孩子热床（炕）头，全家饭前、饭后看电视，全面关注“非典”相关进展情况。幸好我住在四环以外，附近有两个胆大的山西人开的小饭店，我没有做饭的工具，只好冒着“非典”的危险，每天去吃碗刀削面等。

在公司我们对每天来往的快件，用消毒液进行消毒处理。经常在路上看到穿着白色大褂、背着药箱的清洁工们，在对着公路边、厕所、垃圾堆等地方喷洒消毒液消毒。也经常看到“120”救护车、“999”红十字会的急救车和国家动用的其他单位的车辆呼啸而来、奔驰而去的接送“非典”病人。因为弟弟是保安公司的司机，所以也被调到西城区二龙路医院帮助接送患者。后来我去医院看他，亲眼目睹穿着特制隔离制服的医务人员出入隔离区救治病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是毛主席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中对“三打白骨精”的描写，孙悟空战胜妖怪只是虚构的神话故事，可是今天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勇士们，降服病魔的情景，却是真实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路过天安门，因为是星期日，又没带多少快件，很快就忙活完了。所以，我想停下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工作心情。看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用白布盖了起来，好像是准备维修，因“非典”来临，所以仓促的停工了。这时有好几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冒着“非典”正忙着

录像，准备向各自的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中国发生“非典”和抗击“非典”的进展情况，以寻求国际援助。有一个举着法国牌子的记者，示意我做个推着自行车从金水桥上走下来的镜头，全过程没有一句台词。到“非典”过后的六月三十日，第一个由韩国各界人士组成的60人境外旅游团，首先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我为那次意外的拍摄，感到欣慰。

还有一次，因为送完最后一个快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明天还要上班，我急着往住处赶，累得浑身是汗，被风一吹，一不小心感冒了。头上发烧，全身感觉无力。回到住处，幸好房东还没有休息，一直等着我回来插门。我不敢去买药，怕被当成“非典”隔离起来，所以和房东说了感冒的事，好心的房东回里屋让已经睡下的房东大娘起床，给我熬了碗热姜汤让我喝下，又抱来两床被子，让我蒙住脑袋好好睡一觉，果然夜里头上出了许多汗，第二天感冒减轻了，身上也舒服多了。临出门时，房东大娘再三叮嘱我：“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千万别再感冒了”。

总算熬到了“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我们快递公司准备放假七天，这里的“非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身无分文的我准备回老家去，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可爱家乡，等“非典”过去以后再说，或者从此不来北京。可现在我身上没有回家的路费，给弟弟小四打电话借钱，被他莫名其妙地顶了回来。当时这里流行那句叫“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我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

到了人民警察，抱着很大的希望向他们借点路费和饭钱时（我当时是两天没吃饭了），长安街马路边上两个正在执勤的便衣民警（非典时期警察一律穿便衣）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推脱说：“别的事情可以帮你，唯独这事不行，上级让控制人员出北京，借给你钱不就等于放你出去了吗？”我只好利用公路边上的插卡电话，打通了马经理的手机，并以“如果不借给我钱，我就讨回押金不干了”相威胁，这天傍晚在朝阳区弘燕桥下，给我送来了20元救命钱。

第二天到了北京火车站（北京站），本来我的单位就在离火车站不远处的南馨园旅馆院内。虽然公司离火车站很近，但是到我老家的车票需要28元钱（不包括坐汽车），可我手中只有这20元钱，按照我以前来北京回家的经验，知道北京南站（永定门火车站）还没修，破旧不堪，秩序又乱，就连那帮驾驶三轮板车（俗称电驴子）的板爷们，如果遇上有人对这里不熟悉，向他们问路，他们要向问路人收3元问路钱，否则不告诉你路。当时南站有一样好处，就是火车票便宜，只可惜这里最早一趟列车是早晨6：30分，而我本来想从南站坐火车，因路远和对坐汽车不熟悉未能赶上，只好在北京站坐车。

俗话说：“上海人到海上捞钱（打渔挣钱）；北京人在家等钱（靠出租给外地人房子挣钱）”。只有我们这些不占地理优势，追求理想的外地人和城市边缘的乡下人，走出乡村迈进首都的大门谋生。已婚男女本来想出来打拼一番，挣些钱养家糊口；未婚男女

准备干个服务员、当个保安或者保姆什么的，自己挣钱自己花潇洒一番。有感情方面心事的单身男孩儿、女孩儿们，搞个对象带回家，如果能成也不虚此行。其中有孝心者，把钱寄回家乡，填补一下并不富裕的家，或者孝敬自己的爸妈。有事业心者，准备在这里独闯北京城，干一番事业。有点私心者，在银行开个账户，成立个小金库，准备生活困难时用……没想到“非典”降临，美好的梦想都变成了泡影，一些人没办法，只好返回家乡。

我此时也加入了返乡的行列，看见车站上全是戴着口罩、扛着行李、拉着皮箱或是提着大皮包准备回家的人们。从人们惶恐的举动中看出，没有人敢随便去买瓶矿泉水或吃的东西，都是从各自住的地方带的水和食物。都忙着进出候车室或者上下车，也没有平时人与人热闹的交流场面，就连活泼好动的儿童也都安稳了许多，真是一片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只有铁路公安和值班人员，对每一位进入候车室的旅客进行头部测热检查，只要超过正常状况，检测器就会发出刺耳的响声，马上就有人把你带走送医院或隔离起来，幸好我的脑袋没有发烧，顺利通过了检查。因为在“非典”期间售票窗口不卖票，而是通过候车室检查无病、不发烧后上车买票，所以我先上了车，然后用那20元钱的一多半买了半程车票，因为全程车票是28元，可我手中只有这么点钱，剩下的路程只好蒙混过关、听天由命了，凭以往的经验，反正这趟列车半路上也不查票。

我坐在列车座位上，看着戴着口罩，却

看不清楚面部表情但回家心切的人们。此时没有多少人坐火车，我看到整节车厢都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可列车服务员照常卖吃喝的东西，只是很少有人去买，只有叫卖声和偶尔旅客说话声，因为彼此都戴着口罩，说话不怎么清楚，有时只好用动作表示，所以就好像是两个聋哑人，在用哑语对话一样“有趣”。下了火车，离我生活的村庄还有一段路程，转乘宣庞公路的汽车向我的生长地驶去。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庞家堡镇一个叫杨家山的偏僻小山村，那里气温比北京稍低，民风淳朴，空气新鲜，满山遍野的黄沙矿更是喜人。而我却无缘享受这大自然赐予的美好环境，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外出打工。我此时的思绪早已飞回到对家乡的美好回忆中。可眼前看到的是一路上的十字路口或者到每一个站都有警察在检查，看车上是否有从北京回来的人，我只好穷则生变地一口咬定是从天津回来的。原来家乡的公安机关接到了严格禁止患有“非典”的患者出京的命令之后，警察每天都守在这里检查。我不敢承认是从北京回来的，如果承认就没有车让我坐，而且马上有警察出现并把我带走或隔离起来。一路上有砍倒的大树做的路障和检查点。

在车上遇到一个在家时就认识的外号叫“四地主”的普通朋友，他父亲叫纪全，他兄弟四个，他排行最小，在这一带没人敢惹，所以人们叫“四地主”。我没想到这个普通朋友很讲义气，一路上有他做担保比较顺利。

下车后，我先去离我们村子最近的一所医院——龙烟医院，看望一下在春节前因车祸住院的姐夫张明亮，也乘机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没想到他也怀疑我染上了“非典”，话里也透着阴阳怪气的味道。说话间正好碰见了去给他陪床的姐姐玲玲，她告诉我说：“村里对北京回来的人查得也非常紧（非常严），让我别回村子，回北京或者到别的地方躲一躲”。回北京公司已放假，我又身无分文，可全中国都这么紧，让我往哪儿躲呢？真是不见亲人想见亲人，见了亲人个个都把我当作烫手的山芋往外推。我一气之下走出了医院，坐在一个路口的石头上，是回家还是躲避呢？难道是我做了什么亏心事，见不得人了吗？正犹豫不决时，正好遇上村里两个爱多管闲事的妇女，她俩回村后到村委会，向书记和其他人员汇报了我回来的消息，村委会的人马上到我家找我，可是一无所获，临走时，他们认为母亲把我藏了起来，对我娘吼道：“如果村子里有一个人得了非典，你们家要负全部责任。”

我没有传染上“非典”，为什么要躲避呢？我不想躲避，只因我为了这次回家节约用钱，已经两天没吃一顿饭了。我只想坐下来好好吃顿饱饭，见一面自己的父母，哪怕让我下地狱都行。所以我乘黄昏时路上人少，回到了家中，把一肚子的苦水、委屈向父母倒了出来。母亲大胆让我吃了顿饭，带了点钱马上离开，以免被人撞见。在路上偏偏遇上正去给别人看病的本村医生王佃枝，他告诉了村委会，村委会马上用喇叭广播，向我父母要人。我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走

到半路，听到广播后，只好返回村子，去了村委会。第二天，随他们去龙烟医院做了详细检查。

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本来我在北京打工生活非常困难，也非常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希望得到他们的保护，可如今他们就在身边，却个个离我很远。我向别人打招呼，人家带搭不理地勉强答应。以前平日里经常来往的朋友，也一下子疏远了，很多亲戚们也变得陌生了。亲人的冷落，乡亲的冷淡，使我更加孤独无助，心灰意冷，可真是“众叛亲离”啊！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孙恒演唱的《想起那一年》的歌曲，恰恰和我当时的情况有点相反，我在北京梦里也常常回到家乡，如今真的回到这里，却遇到人们冰冷的目光，只有妈妈的身旁是温暖的。有句成语叫谈虎色变，当时人们是谈“非典”色变（胆小），人们怎样躲避老虎我没看见过，可是人们怎样躲避“非典”，我是亲眼目睹和领教过了。

虽然这次出去打工没多长时间，可是使我感觉经历了一次从天堂到地狱的全过程，同时也有幸经历了北京战胜“非典”的全过程。因为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所以一下子使我瘦了二十多斤肉，眼窝陷了下去。不过这次回家使我重新认识到了家乡人的另一张面孔，原先的那种纯朴和善良跑得无影无踪，而人人自危的自私心理则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只有自己的父母没有抛弃他们的儿子，让我吃了饭早点拿

主意，是带点钱回北京？还是留在家乡？从那时起，我就暗暗发誓，用《三国演义》里陈公面对失去貂蝉的吕布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让那些抛弃你的女人们后悔去吧！”而我无意轻视女人，也不能像吕布那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闯出一条路子或者混出一个样子，给看不起我的家乡人们看看。

我从电视里得知，预计“非典”会在六月中旬基本得到控制的消息，这对我来说，犹如黑暗中提前看到了一线曙光。在当地医院检查没有任何征兆后，又在当地政府开了无病证明。不听一些别有用意的人传话对我说的“别再去北漂，留在家乡”的劝阻，因父母家人很理解我，他们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决心“如果这次出去，不闯出一条路来绝不回来”。七天假期一满的那天晚上，我收拾好所带的东西，准备明天出发。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早早起来做好了早饭，让我吃了好赶路。身体多病的父母亲送我到村口，分别时发现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声音有点沙哑（因心里着急上火，使嗓子哑了），带着哭声对我说：“小三儿（我的乳名），北京如果待不下去，就早点回来，这里有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你的家，不要怕别人说什么，天塌下来有我和你大大（爸爸）顶着，在外面自己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啊！”我能听出母亲的意思，也能体会出母亲那种爱莫能助的母爱之情。从不爱哭的我，不由得鼻子一酸也差点哭出声来，但我还是没让眼泪流出来。

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可这次是让我最揪心、最难忘的。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与父母分别的时刻，使我想起了电视剧《宝莲灯》的片尾曲唱的那样“我是娘的全部，娘也是我的全部，我受苦娘就不幸福，娘受苦我也不幸福……”我怕母亲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会伤心，就对母亲说：“娘，你和我大大（爸爸）多保重身体，相信儿子一定能走出困境，到时候回来看你们。”说完我从父亲手里接过行囊（军用大提包）慢慢向前走去，但又几次回头发现父母站在那里原地未动，直到看不到他们为止，我才大步向前走去，但母亲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响起，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也是如此。此时没有去往县城的出租车，后来在好友三军开2020旧吉普车送到县城火车站后，再次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回到北京，首都人民开始对非典进行大反攻，我们快递公司在这种大背景下，也行动起来，从全国各地邮寄来的不再是纸制快件，而是一包包口罩，一箱箱消毒液和板蓝根中药，大伙虽然觉得吃亏（因送一包口罩或一箱消毒液，只有一块钱运费），但为了早点把非典这个瘟神送走，我和同事们都默认了。用代班经理王月的话说：“亏了我一个，幸福全北京。”

都是“非典”惹的祸，由那场疾病灾难引来的“真话好话很少有，谎言谣言满天飞”的那段日子，从城市到农村有谁不怕“非典”啊！你看那打扫卫生懒惰的人变得勤快了，勤快人变得更勤快了，比上班干活还自觉、积极多了。有的妇女把好长时间不

愿打扫的地方和不方便挪动的大柜子、大箱子和认为墙上贴的塑料油画是非典的罪魁祸首，撕下来扔得满大街都是。也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唉！没办法，谁叫咱们平时不注意这方面的卫生遇上这要命的病呢！”有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时是“重病之下必有勇妇”了。

痛苦流泪感悟人生漫漫，委曲求全抒写事业的沟沟坎坎，命运的酸甜苦辣咸五味杂

陈品尝生活的艰难，一个多月后，非典被送走了。而我却当时经历了连家乡这个避风港湾，都不能庇护他的孩子，不能保护在外漂泊的游子，更不能为我遮风挡雨，使我不知道何处才是落脚点，也不知道哪里才是我这个打工者的终点站。在“非典”那一年，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公平遭遇和特殊时期的打工故事，至今仍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作者简介

王春玉，男，1967年11月生，河北省张家口人，2003年来到北京，2005年与北京工友之家结识，因爱好文学，2014年加入皮村文学小组。打工期间，做过快递员、门卫、喷漆匠、绿化工、洗车工。

工人文化研究

新工人文化主体的构建——关于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实践的几点思考

/ 汪子津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共同参与了持续至今的城市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高达17425万。¹数量如此庞大的进城打工者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1世纪初，随着打工者的权益逐渐受到社会关注，以服务进城打工者为宗旨的公益机构不断涌现，北京工友之家就是在那时成立的。

自2002年成立以来，北京工友之家建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和新工人剧场等文化设施，也为打工者们提供了参与文化活动、构建文化生活的机会。从文学小组到新工人戏剧，从电影放映到唱歌跳舞，工友们在这些文化实践中尝试自我表达，探寻新的生活方式。如何理解这些文化实践的意义？它们体现了怎样的理念？打工者是否在文学艺术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化主体？关于这些问题，我试图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

“在广东打工的日子里，我开始写诗，写和工友的交往，对工友的一些观察，写下他们的痛苦，生活的不易，写下对社会的原始观察，对劳动状况的思考。我碰到过黑工头，进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OL].[2020-02-28]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黑工厂，我把这些痛苦的经历都写到了诗歌中。越是很忙的时候，出力流汗的时候，越是两手不闲的时候，往往会碰到一件事情，它触发了灵感。有的时候顾不上写，有的时候很匆忙，就记在烟火纸上、纸壳子上。我写诗歌，其实不是因为快乐而写，而是因为忧伤，越是磨难磨练的时候，越感觉有诗意蹦出来。诗歌它伴着生活，伴着劳动，它们几乎是一块儿的，对我而言，它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诗歌，不光是用我们的双手写出来的，也是用我们勤劳的双脚走出来的。”

这是工友徐大哥的自述。在他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他写了许多以打工者为主体的诗歌。在他看来，这些诗歌作为一种表达，是社会了解打工者的一个窗口。他对自身命运与打工者命运的关注，可以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产生互动。

徐大哥是皮村文学小组的一员。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负责人小付原本在南方打工，2010年来到北京，参加工友之家举办的工人大学，之后，就留在工友之家工作了。2014年，小付开始筹备文学小组，在网络上招募老师，北大的张慧瑜老师看到消息，联系了小付。在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来参加活动的工友越来越多，文学小组也成为了工友之家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

工友们来自各行各业，在一次次的课堂和写作过程中，他们把鲜活的人生经历和文化经验锤炼成了文字，每个人的写作都有其独特之处。小海16岁那年就到工厂打工，年轻的身体与流水线的碰撞，令他至今难以忘怀，而他的创作往往与此相关；文丽姐是一名家政工，她会用温暖的笔触记录自己的工作，也会以写作来表达身为女性的痛苦与荣耀……对于文学小组的工友们来说，多数时候，生活并不是诗意的，但他们的诗歌文章却往往来源于生活。生活就是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

北京工友之家的戏剧活动同样与工友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打工文化艺术节是北京工友之家创办的活动之一。2009年元旦，第一届艺术节在新工人剧场拉开帷幕。新工人艺术团演出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以打工青年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为线索，呈现和思考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历史，诉说着打工群体在这三十年里经历的坎坷和艰辛。深圳小小草工友服务中心戏剧小组演出了《路》和其他若干戏剧小品，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把发生于珠三角工业园区里那些充满迷惘、伤痛的青春故事呈现在观众眼前。在故事里，有少年离家的孤独与漂泊，有工伤致残导致的身心痛苦，有迷失在传销和六合彩骗局中的堕落人生，更有普通工友之间相濡以沫的劳动感情，以及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信心与勇气。¹

新工人剧场内的演出内容常常是社会生活的延续。2020年元旦，戏剧《我们2s·劳动

1 赵志勇：底层发声与劳动者的自我赋权——新工人戏剧十年随想录[J]. 艺术评论，2015(12):7-13.

交流市场》在新工人剧场演出。北京零下几度的冬天，棉被铺就的坐垫，偶尔响起的电话铃声，前排小女孩们的打闹，热乎乎的汤圆——这里汇集了北京各大剧场不可能容忍的元素，真实的喧闹却让人感觉“在人间”。打工者在台上演出自己的真实经历，台下的人们则借助这些表演照见自己。他们表演的并不是别人的生活，而是真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不论是文学、戏剧抑或其它文化活动，只有和工友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共鸣，才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文化经验。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延续，生活通过文学艺术得到全新的表达。

二、打工者是创造的主体

在《2017年，我采访了11个记者》一文中，范大姐讲述了她和记者们的故事。她说：“他们采访了我，我也采访了他们。”¹她把采访看作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询问与回答。角色的转换，表明了她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性，同样体现在她的写作当中。

她特别排斥“底层”这个说辞。2018年4月14日，在“单向空间”与“土豆公社”合办的论坛上，她说：“我是后来才知道我写的东西叫做底层文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底层’这个词，我觉得它很别扭，我就问他们，谁是底层？劳动人民是底层吗？什么是底层文学？”在她看来，底层是所谓精英贴上的标签，而她的文章并非底层文学，她只是在写自己的故事。知识界常常把一些意象和底层绑定，比如血泪，比如工厂，比如抵抗，但凡此种种，在她这里都是看不见的。因此，她的写作，和人们所以为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并不一致。

长期以来，打工者身上背负着一系列被动语态。他们被拍摄，被采访，被记录，被表达。他们似乎无处不在，却很少以主动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即使偶尔有主动表达的打工者涌现出来，人们也只是在期待着某种被划定了范围的表达。事实上，尽管都被称为“打工者”，每个打工者的人生经历并不全然相同。如果我们以一套想象中的集体叙事来对打工者们做出某种表达上的期待或要求，其实是在实施自我欺骗，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也是在对他们进行文化意义上的“绑架”。

《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认为，诗歌这东西，你越刻意强调承载群体的声音，可能越适得其反，越会沦为一种空洞和虚化的代言，到头来既丧失了个体的独立声音，也没有表达出群体的声音。²

在文学小组里，打工者们没有被设定为某些固定的角色，他们的写作并不全然符合人们对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想象。也许只有使自己脱身于概念之外，才能真正用文学表达而非

1 范雨素. 2017年，我采访了11个记者. [EB/OL][2018-02-08] https://m.sohu.com/a/221647404_550958

2 秦晓宇. 谁有资格宣判打工诗歌的死刑? [EB/OL][2015-05-28] <http://mp.weixin.qq.com/s/3EuqbQJWRVx0zqvKJWRmFw>

被文学表达。

写作是一种权力。不仅仅由“我”拿起了笔，还要由“我”来决定写什么，怎么写。这才算撬开了权力的缝隙。打工者们不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一个个主动的创造者。

三、面向社会，创造联结

作为一个群体，打工者向来是被隐匿的，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始终站在门外。北京工友之家的各种文化活动，使得工友们形成了“同乡之外的文化共同体”¹，但他们并没有隔绝于社会其他群体，相反，借助于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他们和更多人产生了联结。

进入工友之家的院子，一直往前走，尽头就是新工人剧场。历届打工春晚、“劳动者的诗与歌”颁奖会、劳动节晚会、大大小小的戏剧，都是在这里举办的。剧场的座位由一排排简单的长木凳组成，通道处的木板踩上去还会吱呀响，舞台上除了简易音响设备，没有其他东西。这是一个简单的剧场，但也是一个不一般的剧场。北京有很多剧场，多是为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准备的，从来没有一个剧场能够容纳如此异质的人群——工人、村民、学者、学生、记者，年迈的老人、吵闹的孩子……这种异质性使得阶层、群体之间的碰撞交融成为可能。

2019年5月1日，《新工人文学》创刊，主编和编辑工作都由工友们承担，这是真正属于他们的杂志。而杂志的编委老师和志愿者，则多是来自高校的学者与学生。在编辑杂志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人们共同商议、策划，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刻的联结。不仅如此，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并不仅仅来自于文学小组，而来自更广大的工人群体。用主编万华山的话来说，“所有人在用文字呼吸吐纳，坚强存在，支撑了杂志的迎风招展。”²编辑部邮箱里总是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邮件，这些情感真挚的写作为《新工人文学》和文学小组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杂志也成为了更多打工者自我表达的舞台。

互联网的发展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除了原本用来发布活动的公众号“皮村工友”和“新工人艺术团”，2019年，文学小组还创办了公众号“新工人文学”，为打工者们提供了文学交流的新平台。2012年创办的打工春晚，一直是工友们的年度盛事。2019年，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打工春晚无法在线下举办。于是，工友之家将春晚搬到了线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将工友们的表演传达给了更多的观众。

城市在折叠，人们被分在不同的空间，平日里彼此隔绝。把折叠口打开并不容易，但生活中并非不存在这样的契机。当工友们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身

1 张慧瑜，“新工人”的文化诉求[N]. 太原日报，2013-08-19(009).

2 万华山，编后记[J]. 新工人文学，2019(第四期): 142.

边的陌生人，当赞许与争论发生在书店、课堂、城中村，当身份各异的人们都能拥有表达的权力并开始彼此倾听，联结就将发生。

四、专业工作者的参与

在皮村文学小组活动中，为工友们上课的多是高校老师或作家。他们或与工友们交流写作经验和创作思路，或从专业角度出发，和工友们共同探讨写作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一次次交流中，工友和老师们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不止文学小组，在戏剧活动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专业工作者的身影。2009年元旦，新工人艺术团演出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第一次亮相，在这之后，新工人剧团的排练和演出，都得到了诸多戏剧工作者的支持与帮助。2020年元旦，戏剧《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在新工人剧场上演，这部剧的创作主体是打工者，但它同样凝聚了参与其中的戏剧工作者的心血。在她们的陪伴与指导下，工友们开始用身体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戏剧中收获了尊重与理解。

专业工作者的参与，是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专业工作者们也应当把参与活动视为互相教育而非单向灌输的过程，让工友们发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五、矛盾：鲜明的文化诉求与打工者的异质性

在北京工友之家，人们常常会听到“新工人”这个词。关于“新工人”，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吕途做了详细的阐释。之所以使用这一概念来代替“农民工”，有三个原因：第一，用于区分国企的“老工人”；第二，“工人”和“打工的”这两个词的差别在于，“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来说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指自己是个被雇佣的劳动者；第三，“新工人”是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着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着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¹

因此，“新工人”是一个诉求意义上的概念，它象征着一种新文化，象征着打工者的主体文化。北京工友之家用“新工人”来代替“农民工”，并不是文字游戏，在文字背后，蕴含的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体现了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渴求。²吕途的书被称为“新工人三部曲”，许多、孙恒等人的乐队叫“新工人艺术团”，工友之家的

1 吕途.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5-6.

2 吕途.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5-6.

剧场被命名为“新工人剧场”……几乎所有与工友之家相关的事物，都会以“新工人”为名。

这种强烈的文化诉求自然对身处其中的工友产生了影响，他们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我觉得新工人这个概念得自觉，我们要革新。我们自己要意识到，要做新工人，不做老工人。如果单纯‘新工人’三个字，也没什么意思；如果每个农民工都叫新工人，也没有意义，也是假的。新工人必须要有内在的精神内核，我们要推动什么，我们要改善待遇，我们要呼吁，我们要去争取，起码要有革新的思想，我们不要在压迫下活着。这才算新工人。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在向着新工人的路上走着，我算新工人。”

这段近乎宣言的话，来自工友的自述。他们之中，有的人认同新工人文化，有的人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让他们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愤怒与斗志。与此同时，也有工友并不认可“新工人”及其文化，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反抗的能力，面对社会现实，只能默默接受。

如果我们承认工人群体内部的异质性，那么也就必须承认“新工人”这一称呼并不能代表所有工友。北京工友之家的文化诉求与打工者们的想法，有时确实存在冲突。冲突是可以理解的，它是现实的组成部分，真实地体现了在当下打工者们各异的生存状态，足以被视为宝贵的历史经验。甚至，这些冲突与缝隙，使得北京工友之家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传播更具价值。“我们正在经历怎样的文化”和“我们想要怎样的文化”，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试图掩盖其中任何一个。

对于工友之家和类似的机构来说，也许只有尊重每一个打工者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文化诉求，同时有勇气去想象与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才不至于成为新的“压迫者”，才能真正让工友们成为新工人文化的主人。

作者简介

汪子津，学生，志愿者。正在学习如何成为好的行动者。

海外新工人

埃及女工的城乡流动（1882-1952）

/ 杨珊

埃及女性的权利意识形成，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期的女权运动，一方面在被殖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中自我调适，另一方面深嵌于变动中的社会阶级结构之中，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崛起。本文援引既有文献中关于埃及的阶级分析及与女性议题的勾连^[1]，探讨19世纪晚期开始的埃及城乡人口流动现象及其影响下的妇女解放运动。

埃及的城乡人口流动是全球资本主义力量渗透至农村的后果。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开辟埃及作为欧洲工业发展的原料产地，尤其是棉花的种植与供应。埃及经济被迫融入世界市场，瓦解了既有的农业社会结构，重组了旧有的社会关系。其中，棉花种植的

大面积扩张，刺激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这取代了奥斯曼帝国体系下所有土地理论上归国有的制度。随之，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级：一是居住在城市的上层阶级大地主，他们后来转变成农业大资本家，参与金融与商业投机活动；^[2]二是由广泛职业光谱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传统职业群体，如宗教学者乌里玛、集市商人、工匠，也囊括新兴职业群体，如私营部门雇员，政府部门的低阶官僚。小资产阶级中受过较高教育及掌握较高技能的，演变成后来的文化精英集团“阿凡提们”（effendiyya）。小资产阶级与西方殖民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种张力部分解释了这个群体普遍怀有的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情感。^[3]三是由城市普通薪

资工和失地的农业雇工构成的劳动阶层。此外，还有两个萎缩中的群体：居住在农村的小地主和土地掠夺过程中侥幸存活的自耕农。埃及“圈地运动”造成的土地掠夺，从1907年的数据得以观之，这一年90%以上的埃及农村家庭仅拥有少量供给家庭口粮的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为了生存，失地农民只能租种大地主的土地，或者出卖劳动力成为农业雇工。^[4]其他失地农民则会选择移民到城市，成为非农业部门的廉价劳动力，譬如煤矿工人、码头工人、建筑工人，轧花厂、包装厂、制糖厂及其他早期工厂的工人，或是在都市流动的各类临时工。他们构成了埃及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维持与农村多样化的纽带关系以及农村的生活方式。^[5]随着大地主们纷纷移居到城市生活，失地的农民也加入人口流动大潮，这带来城乡人口结构比例的显著转变：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由农村转向都市地区，并出现鲜明而复杂的阶级分化。

1882年英埃战争中英国占领埃及，深化了埃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作为依附经济体，埃及的整个经济生产活动都由英国和其他西方核心经济体的需求所主导，其中包括西方控制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创办抵押和信贷公司及银行为西方在埃及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贷款。^[6]不仅如此，外国资本和土地投机无孔不入地伸入农业生产活动中，从土地中收取的大部分税收转而又被西方攫取，用以支付贷款合约中的高额利息。一言以蔽之，“西方核心经济体的目的，是维持依附经济体作为原料产地的边缘

地位，而非把他们变成工业化的竞争者”^[7]。

埃及在世界市场上的边缘地位对于传统上的弱势群体有着深远影响。这尤其给农村妇女带来致命伤害。在前资本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农村妇女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她们通过占有、耕种土地得到相对平等的地位。^[8]通常，农村妇女因为需要在土地上劳作，她们既不蒙面纱，也不被禁足。此外，城乡人口流动损害了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利益，她们从过去参与丈夫的职业生活到被剥离开来。这个转变在胡安·科尔的论文中有着生动的描述：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者通常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女性也参与生产；新兴小资产阶级的妻子们反而被禁锢在私领域，譬如，律师的妻子既无法参与丈夫的职业活动，也无法像市集商人的遗孀一样，继承丈夫的店铺。^[9]



图一：埃及农村妇女

显然，埃及女性的地位存在阶级上的差异，与各自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并且，这种差异不是伊斯兰宗教造成的。女性受到的压迫，包括不接受教育、蒙面纱和禁足、多妻制、财产继承，可能来自伊斯兰教法规定，也可能是早于伊斯兰宗教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习俗延续，重点是，这

些压迫并不是同等地均匀地施加于不同阶层的女性。^[10] 蒙面纱与禁足，更可能是上流社会受过教育的特权女性的实践，譬如，知名女性活动家胡达·沙拉维，曾长期被禁足在个人闺房中。^[11] 同时，这些压迫嵌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19世纪末的城乡人口流动与都市化，反而剥夺了劳动阶层与农村妇女的自主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她们更不平等的地位。后文将深入分析，自主空间被挤压后，愈加被边缘化的劳动阶层与农村妇女，卷入与都市资产阶级阶层化的权力关系中，她们被上流社会女性“定格”为妇女解放事业中需要被“教育”和“提升”的对象，她们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投射中进一步被歧视，因为她们不符合作为国家荣誉与民族进步载体的女性形象。因此，本文认为，关于埃及的阶级分析视角在介入妇女解放议题的探讨中更具启发性。

所谓的“妇女问题”，最先由上层资产阶级阐述，随后小资产阶级加入论战，双方共同占据了女权运动的舆论阵地。然而，资产阶级不是同质化群体，由于各自利益与需求的分歧，上层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关于妇女权利上持不同意见；由于现代性与西方价值观的规训，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试图自上而下地改造底层妇女，譬如，通过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将底层妇女“提升”为同都市资产阶级女性一样的现代女性；这段时期知名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民族主义者，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被建构现代国家这一宏大任务所吸纳。因此，洋溢家长式包办特征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存在不可调和的先天矛盾，最

终走向被现代资本主义阶层化权力关系秩序收编的命运。显然，在女性是统一、同质群体的虚幻图景中，阶级差别与利益冲突从未被讨论。同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叙事中让人渴望的现代埃及妇女形象，也滑向男性以及男性化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利益需求。这一时期，妇女解放事业变成对具象的女性角色的追求：现代婚姻中与男性伴侣智识匹配的伙伴；有知识的现代育儿专家；有技术的职业女性；以及为现代国家培养优秀公民的“母亲”。

“一切被‘定格’的主体都将挣脱与外溢”。在资产阶级与底层妇女结成的“庇护”（patron-client）关系中，底层妇女只能是现代价值观念消极的、温顺的“接受者”，她们的生活经验似乎是毫无价值的。这为日后伊斯兰保守主义在底层妇女群体中的复兴埋下伏笔，后者是前者的抵抗式回应。资产阶级越是推崇现代的生活方式，譬如，西式的穿着打扮、说法语，相应地，底层的日常交流语言以及她们的生活方式越是被贬低。1970年代后的原教旨主义思潮中底层妇女转向宗教虔诚与禁欲，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剥夺了庶民阶层日常实践的自主权。^[12]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至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英国控制的傀儡政权，是本文聚焦的历史时段。期间，埃及经历了人口地理分布的剧烈变动，社会阶层分化与成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世俗化解放和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伊斯兰宗教团体与宗教意识在

新思潮下淡化。本文一方面通过库西姆·阿明和娜巴维亚·穆萨的著述，解读当时关键的女权思想文本，另一方面通过观察女权活动家胡达·沙拉维以及华夫脱党的实践，来检视性别、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二、国家进步的性别维度

1899年，从大地主晋升成英殖民时期农业资本家的库西姆·阿明出版了第一本女权书籍《解放妇女》。书中，阿明提出国家进步的性别维度，“教养方式是造成人类智力差别的原因，正确方式养育下一代是女性的责任。为了充分履行这一职责，女性需要足够的教育、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进一步，“母亲”是提升“落后”埃及的基础，因为“母亲是家庭的基础，其智力的优劣成为决定国家是落后还是进步的关键因素”。^[13]阿明将不幸婚姻归咎为女性缺乏教育，“丈夫不够爱妻子是因为她智识上的落后和不胜任教养之职”。^[14]阿明的这一主观认识来自于他对资产阶级家庭的经验性观察。他发现夫妻之间教育程度的差距让资产阶级都市男性深感痛苦。同一阶层，欧洲女性在家理财与家务管理方面的才能成为欧洲先进与文明的象征。阿明倡导女性接受教育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资产阶级理性：资产阶级女性的教育程度与国家的进步程度正向相关。阿明关于婚姻关系的狭隘理解也同样体现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维，他认为只有知识女性才能得到以爱情和智识理解为基础的现代婚姻。

阿明反对女性禁足与蒙面纱，但这并不是因为空间上女性行动自由的权利需求，而是出于禁足带来阶级关系模糊的焦虑。因为禁足要求的不同性别在空间上隔离，反而鼓励了同是女性的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而阿明认为，倘若尊贵的中上层女性与底层女性交往，道德上会被那些家庭背景不具有现代美德的妇女腐化，因此，“女主人不宜与仆人妻子会面”，最应该避免的，莫过于资产阶级女性同歌妓出席同一场婚礼。^[15]阿明反对禁足与蒙面纱，目的是以资本主义阶层化权力关系建构的阶层区隔，来取代模糊阶级的性别区隔。正如莱拉·阿布·卢戈德分析的，“阿明意图破坏原本分立的阶层之间女性团结的可能，新兴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持同一阶级女性的进步性，需要将她们与底层妇女割裂开来，她们的社会关系只能围绕资产阶级核心家庭来组建”。^[16]蒂莫西·米切尔检视阿明的论述时，质疑阿明进化论思维中的殖民主义思想，妇女赋权的进步性是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跃升而服务，其本质，是要求女性成为国家监控与规训的可视化对象。^[17]

需指出，城乡人口流动推动的都市化进程与都市资本主义空间接合，共同塑造作为都市主体的“理性经济人”。相应的，资产阶级女性也被要求具备市场化人格，譬如，家务管理能力，“城市家庭的主人正如同经营商业机构的管理人员”^[18]。都市家庭不仅是关爱供给的情感空间，更重要的，是连结投资与消费、雇工与管理、劳动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空间。换言之，阿明提出的女性解

放，其实是都市资本主义与阶级关系要求针对女性角色进行社会化再建构。

在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反西方殖民与资产阶级崛起、本土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各种力量角逐的交汇点。1918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派华夫脱党登上历史舞台，领导反殖运动直至1952年埃及取得独立。华夫脱党代表城市与农村中产阶级的利益：中等规模农业财产的地主和都市知识分子“阿凡提们”。华夫脱党并不刻意关注女性权利与性别议题，他们希望争取工人的支持，却把工人“定格”在领导与被领导的等级关系中。^[19]为了吸收工人参与宏大的民族主义斗争，在政治宣传上，华夫脱党老练地利用母亲形象动员支持者。虽然华夫脱党同库西姆·阿明在关于西方殖民者的态度上有着深如沟壑的分歧，但双方分享着国家进步的性别维度观念。丽莎·波兰德分析了多幅华夫脱党用于革命动员的宣传画，指出宣传画中母亲形象的阶级区隔。富人家的孩子干净、健康、得体，从而说明中上层掌握科学养育方法，胜任“埃及母亲”的形象；相邻的暗示为穷人的孩子——衣不蔽体、骨瘦如柴、面目模糊，正在向“国家”求助。^[20]如果女性是国家进步的性别尺度，那么底层妇女是否也是国家落后的性别指代？在资产阶级看来，底层妇女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因而在现代民族国家锻炼的进程中，无法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公民。

三、女性能否工作的阶级分歧

关于埃及女性的工作权利辩论，焦点在

蒙面与禁足将女性从工作场所隔离开来，这剥夺了她们的工作机会。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猛烈抨击宗教信仰阻碍女性得到更多工作机会，然而，正如胡安·科尔指出的，表面上看这是现代的西方与传统的伊斯兰之间的对立，实质上这涉及阶级分歧。^[21]

真实情况出人意料。据拉希德·芮达估计，1899年只有10%的埃及女性蒙面，而被禁足在家的女性只有0.1%，她们基本都来自中上层。被禁止与血缘和姻亲外男性交流的极端情况，也只是发生在上层女性群体中。^[22]在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出现后，庶民阶层与农村妇女不蒙面和不被禁足的自由才逐渐丧失。这主要源于小资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他们用蒙面和禁足来限制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妇女，因为，如果放任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在工作机会上就多了一批竞争者。原本小资产阶级就对上层资产阶级与西方殖民者利益同盟愤懑不满，现在又担忧职业女性竞争工作。



图二：1920年埃及都市女性

1920年娜巴维亚·穆萨发表《女性与工作》一书，将目光投向夹在城乡之间的流

动女性的处境。她赞赏贫穷的农村妇女睿智勤劳，因为她们在田间劳作有着同丈夫“一样的实践知识”，农村男性往往需要咨询妻子的意见。“当丈夫去世留下孩子和财产时”，农村妇女继承一英亩或半英亩土地，从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之相比，都市女性反而处境糟糕，农村妇女“虽然没有接受正规教育，但在实践生活中挣扎和努力”，而都市女性“在学习和实践生活上都无知。她们的人生更像是活死人”。^[23]

农村女性与城乡流动女性的生活经验只有在穆萨的文本中才得到书写。穆萨认为不蒙面、在户外劳作的农村女性比都市女性更让人尊敬。穆萨观察到城市化及其对失地农村妇女流动到城市后的影响。在城市她们“被迫丢弃农村服饰与放弃行动自由，尽管农村服饰比精心设计的都市服装和面纱都更让人尊敬。”^[24]通过对比农村妇女在劳动中赋权与都市女性被禁锢，穆萨得出“劳动解放女性”的结论。

1923年知名女权活动家胡达·沙拉维创办了“埃及女权联盟”，通过从中上层募集资金，为贫穷妇女提供教育与工作技能培训服务。这种以富人慈善行为来解决底层女性困境的模式，在沙拉维与“受助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结成大家长式的庇护主义关系。“埃及女权联盟”开展的技能培训不仅有传统的手工艺，而且根据都市中产家庭雇佣保姆的需求，培训底层妇女烹饪、浣洗、熨烫、清洁、育儿等现代家政技能。如玛格特·巴德兰指出的，“埃及女权联盟”期许她们的项目创造跨阶级的“妇女团结”，然

而，这些技能培训课程毫无疑问仅是在女性的各自阶级内帮助她们。^[25]底层女性的阶级身份从她们所能掌握的技能中得到识别，同时在与资产阶级的雇佣关系中，阶级区隔得到展现。

四、余论

在农村妇女的经验世界里，她们通过分担农活与田间劳作来“协商”家庭内性别关系，拥有比都市中上层女性更高的自主权、活动空间和平等地位。然而，在英国殖民占领与世界市场的冲击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瓦解。农村土地掠夺与私有产权制建立，一方面为都市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另一方面失地的农民流入都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个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尤其给农村妇女带来剥削，她们的流动性伴随着自主实践权的逐步丧失，如果不解开资本主义阶级化的权力关系、都市规范以及阶层的空间区隔加诸她们的压迫，由资产阶级生活经验出发的女权主义运动，只是把她们变成消极、被动、有待提升的“妇女解放事业”受助者。

如果从父权文化的视角解读“父权制”，可以避免将性别理解成虚幻的跨阶级、跨族群的同质化统一体，同时避免妇女解放走向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误区。父权文化崇尚竞争、战争、科层制、权力、增长、繁殖、与人支配关系、掠夺自然资源的价值观，以及在真理的名义下以理性为之论证。任何性别的个体都不同维度地嵌于父权文化中，并且可能成为父权文化的载体再生产父权制关

系。质言之，父权制的本质是阶层化的权力关系，吞噬个体生命之间绵密的连结。^[26]甚至有拉美学者提出，现代社会是低强度的公社父权制让渡于高强度的资本主义父权制。^[27]

如果认识到对自由或者颠覆规范的渴望并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无差别地激励着所有人，而是在流动中的历史和文化中产生与转变，那么妇女解放的前提是诊断权力结构，检视那些塑造不同身体、知识与主体性的权力关系运作。^[28]如莱拉·阿布·卢戈德提醒的，年轻的贝都因女性穿着性感睡衣来挑战农村父母的权威和保守的社会规范，这可以解读为她在从一项支配性的权力关系中争取自由，但同时，她也被另一项根植于资产阶级消费主义与都市审美趣味的权力关系俘获。^[29]

参考文献

- [1] See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Judith Gran, 'Impact of the World Market on Egyptian Women', *MERIP Reports*, no. 58, 1977, pp. 3 - 7; Nawar Al-Hassan Golley, 'Is Feminism Relevant to Arab Women?' .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3), 2007, pp.521-536.
- [2] Judith Gran, 'Impact of the World Market on Egyptian Women', *MERIP Reports*, no. 58, 1977, pp. 3 - 7.
- [3] Beinín, Joel,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8, pp.5-6;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 [4] Beinín, Joel,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8, p.24.
- [5] Beinín, Joel,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8, p.25.
- [6] Beinín, Joel,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8, pp.8-9.
- [7]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 [8]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Reza Hammami and Martina Rieker, '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t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July/AUG, 1988.
- [9]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 [10]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 [11] It is evident in the title of Huda Shaarawi memoir, 'Harem Years: the Memoirs of an Egyptian Feminist' . And she came from an upper class family.
- [12] Reza Hammami and Martina Rieker, '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Orientalist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July/AUG, 1988.
- [13] Q ā sim Am ī 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And, the new woman: Two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gyptian feminism*. American Univ in Cairo Press, 2000, p.72.
- [14] Q ā sim Am ī 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And, the new woman: Two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gyptian feminism*. American Univ in Cairo Press, 2000, p.21.
- [15] Q ā sim Am ī 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And, the new woman: Two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gyptian feminism*. American Univ in Cairo Press, 2000, p.55.
- [16] Lila Abu-Lughod, ed. *Remaking women: Feminis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59.
- [17]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111-113
- [18] Q ā sim Am ī 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And, the new woman: Two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gyptian feminism*. American Univ in Cairo Press, 2000, p.22-23.
- [19] Beinín, Joel,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1954*.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8, p.163.
- [20] Lisa Pollard. *Nurturing the nation: The family politics of modernizing, colonizing, and liberating Egypt, 1805-1923*.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190.
- [21]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 [22] Rashid Rida, 'Ta' lim an-nisf', 'al-Mandr, 2. 1899, 332-334. C.f. Juan Ricardo Cole, 'Feminism Class, and Islam in Turn-of-the-Century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981, pp. 387 - 407.
- [23] Nabawiya Musa, "The Effect of Books and Novels on Moral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Capacities for Work" pp.265-266
- [24] Nabawiya Musa, "The Effect of Books and Novels on Moral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Capacities for Work" p.268
- [25] Badran, Margot.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12-113
- [26] Escobar, Arturo. 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 Radical interdependence, autono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3.
- [27] Segato, Rita. La critica de la colonialidad en ocho ensayos. Buenos Aires: Prometeo Libros, 2015.
- [28] See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2011; Mahmood, Saba. Politics of piety: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9] Abu - Lughod L. The romance of resistance: Tracing transformations of power through Bedouin women.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0 Feb;17(1):41-55.

作者简介

杨珊，开罗美国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本文最初于2019年11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上宣读。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小 海 / 万 华 山

诗歌

意大利工人诗歌——《我们被埋葬的阶级》节选

译者：〔意大利〕费德

责编：万华山

快照

/ Christian Tito

举办有关市场会议的最佳地点
在高速路口与地狱之间
一块缀着星星的灰色方格里

那是蛋糕样式的市场
蛋糕周围插上凛凛的刀子
拿着刀子的人预谋彼此戕戮

一个人发狂般播放着幻灯片
疯子似地念叨一位作家的话：
“你不管战争也无所谓，
毕竟战争会管你的。”

一个假扮他们下属的诗人写道：
“你们不读诗也无所谓，
毕竟诗会读你们的。”

咖啡

/ Luca Bassi Andreasi

你重复一样的动作
已经整个进行了无休无止的
四个小时的
工作时间。
动作重复动作
动作喂食动作。
零一 零一 零一
你的想法仅制于此。
你是二元的。
也难怪。你毕竟从事第二产业劳动。
这里装有咖啡机。

配备上，你若随心享用。
你在偷盗一瞬间。
你在偷盗利润。
你在偷盗新的经营方式。
你在偷盗本行业的优势。
你在偷盗发展。
你在偷盗将来。你的将来。
你甚至感到
他们问
“会员卡办了吗”这一刻
你就成了惯犯。

临时

/ Patrizia Argentino

临时工
价格低廉
你如产品的尺度
来衡量词汇
你已穷途末路，只剩下
腐烂的苹果。
临时工
未来遥不可及

但你还拼命地度过每个时辰
如果未来不来
你又何必
悲伤如许。
一切都如入雾中
或飘摇不定。
临时工：
我羡慕你开放式的结局

无题

/ Claudia Zironi

把隔壁厂房的铁皮
画成蓝色的那天
空气清新，天高云淡

你突然转身
见到了大海。

无题

/ Marjo Durmishi

凌晨，摄氏一度
赏心乐事：
从树枝挤出露水
洗好萝卜和甜菜。

也没有发出
像我一样的人同样缄默。

我入梦，在整个
温热而黑暗之中梦完以后。
我在梦中言说
冗长的时间里一个分贝

凌晨，摄氏一度
本县的围栏
涌出叹息。

冰冷的铁线上有人迹
也有兽毛。

我的国民生产净值

/ Marcello Guitarsolo

劳动应是：

——有尊严地给集体生活做贡献；
——有尊严地消耗身体活力；
——有尊严地维持生活。

劳动应是：

——上午起床的理由
——不想迷失在虚无中的理由
——不愿陶醉在购物指南
所预先包装的懒散里的理由。

如今劳动不过是工具：

——为了假梦；

——为了永远懒散；

——为了自以为与我们无关的人所追求的
便捷、享乐过度与思想同质化。

以体力劳动，用脑袋生活

我握住人生的意义

握住事情的实质

握住含义

握住赤裸裸的真理。

这就是我的国民生产净值。

我是采取中间路线活下去：

（原载于意大利诗集《我们被埋葬的阶级》，Valeria Raimondi 编，Pietre Vive 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

费德（Federico Picerni），意大利人，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非学院暨德国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威尼斯大学亚非语言翻译研究所成员，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大众文化小组成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启早的诗

/ 周启早

路

于我而言
世界上的任何一条路
都是不归路

城乡之间

我的身体寄居在城市大半生
灵魂却一直在乡村里游荡
我的身体早已回到故乡
灵魂却还在城市里流浪

城市和乡村
像一把锋利的锯子
灵魂与肉体
被活生生地锯成两半

礼拜天彭福公园见菲佣杂感

人类的苦难
99% 来源于人
如果我是上帝
我要重新洗牌
洗去尘世的屈辱与不公

洗净世界的罪恶与耻辱
让每一个公民都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
让每一颗灵魂都得到一个诗意的栖息之地
让每一条狗都活得像一条狗
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像一个人

单间

八平米的火柴盒
像一枚二维码
镶嵌着表弟和我这两颗火柴
两颗流落他乡的火柴
一颗亡命车间

一颗落魄江湖
每个月 10 号
房东只轻轻一扫
便空余一声叹息和灰烬

母亲，一朵饥饿的花儿

母亲，一朵饥饿的花儿
摇曳在贫瘠的大西北餐风饮露
白天她拴着太阳干活
晚上她扯着月亮纳鞋

母亲，开在我心尖尖上的一朵花儿
她像一根钢针纳进我的胃里
饿的时候想起她会疼
饱的时候想起她更疼

针孔下的静脉

亲爱的工厂女孩
我无法不为你哭泣
虽然我们的性别有所差异

但是我们的遭遇并无二致
都是流水线上的螺钉
都是针孔下的静脉

一粒微尘散落在机台上

一粒微尘散落在机台上
被另一粒微尘轻轻抹去
一个工友留下一滩血迹

被另一个工友轻轻抹去
轻轻地轻轻地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作者简介

周启早，诗人。湖南怀化人。诗文散见《作品》《宝安日报》《南方日报》等。曾获第二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类金奖，有诗歌被翻译成英、意、德三种文字。出版汉英双语诗集两部：《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周启早诗歌精选》。代表作《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流传甚广，为其赢得很高的声誉和影响。

分娩日

/ 富永杰

她的身体被锁在了产室四壁
窗外的飞鸟加速了飞翔
整座楼也在颤动，她的经脉暴起
好像发怒的藤蔓
她的手指，像一根根钉子
一次又一次地穿透了床单
她的腿脚，像跌倒在了湖中
她的血汗在她的身体上开了一刀又一刀
她呼气、吸气，翻腾、打滚
接连不断的叫爹喊娘
仿佛奔涌的苍茫
她的宫口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
天堂和人世也就那么大

她从怀胎十月、阵痛到分娩的过程
从未解开枷锁
手头的钥匙哐哐，从未停止鸣叫
老人家说：人生人，吓死人……
话到一半，我就被剩下的颤音劈成了两半
仿佛 1987 年 8 月 3 日中的我和母亲
当我在门缝中凝望
如同半个世纪的分离与等待
她那疲惫的身影如长征的路上一只瘦弱的蚂蚁
一只脚挪进了前生，一只脚还在来世
我轻轻把她抱起，她却用微弱的呼吸问我
我们的孩子是男是女
刹那间，天空的蓝、太阳的暖纷纷落地

作者简介

富永杰，生于 1987 年，系甘肃省作协会员，作品见于《诗刊》《北京文学》《中国诗歌》《飞天》《山东文学》《四川文学》等杂志报刊。

实验机器（组诗）

/ 陈赫

1. 拉力机

祖父死在这里	呐喊的声音划破天际
父亲死在这里	拼命的反抗苍白无力
我也会	这是永恒的黑夜，没有光亮
死在这里，无法抗拒，把我卡进机器，上下	再也没你
都夹紧	从未知的地方拉断
用一根钢筋砸一下夹具	不必再眩晕，不必再思考，不必再慌张，不
	必再煎熬，不必再敷衍，不必再伪善
防止逃脱，关紧油阀，开始送力	疼痛不过几分钟——而已
变形—弹性—屈服—强化—颈缩	

2. 钢筋之死

从淬炼成型，便是无法自我	即便是，之后的强化，撕裂着
置于高楼，或弃于厕中，只有无休止随遇，	最后的不甘
配不上片刻的安稳	逃不过，颈缩的嘲笑
一千度够不够溶化坚定	还是要脆断
高昂的头颅低下的那一刻，注定——苟且偷生	——呵，还是要脆断
来到这世间，并非本意	
存在不是合理，大多数都是不确定性	卒，享年一月，死于
	——送检
没有一次屈服，不是迫于强悍	

作者简介

陈赫，男，汉族，河北邯郸馆陶人，27岁。曾服役于解放军某部，文学专业创作者。曾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多篇，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专栏，《星星》《诗刊》《扬子江》等，现为自由撰稿人。

荞麦花（组诗）

/ 张占平

我有鸿鹄志向
顺流而下

奶奶在浣洗
打上补丁的门帘

河边

父亲菜园浇水
今年的南瓜
一定要长的大一点

燕子来了

唤我的乳名
我在小河子搬冰
一条鱼
昨晚从这儿溜了

老水车安定
它欢唱
还有一段日子
要比燕子迟些

山寺

河的南岸是二郎真君庙
都说比这儿的神仙灵验

娘说，人心最大
要干净宽敞

上山的时候

遇见老道 2
他去河边背回小米和盐
船七点钟到
他指着山顶对我们说
上去吧
神仙醒着呢

荞麦花

我愿禁锢思想和意志
我愿退出高手，埋了剑
我愿雨季来临前说出真相
我愿被俘。妹妹
我愿回到你的家
我愿山冈下挖一处墓穴
我愿储藏我们的粮食

我愿大雪封死路口。妹妹
八月是时光道场
淡紫最好
我一生迎娶一回
头顶的喜鹊
是远道而来的伴郎

沙尘暴

我们不出门
除非有要紧的事
比如塑料棚倒了
里面的丝瓜和茄子会冻死
比如母羊产下羔子
父亲铺好柔软的干草

我打着手电
有时生一小堆火
母羊大声咩叫
凛冽寒风中
一只小羊
颤巍巍人间站立起来

向北

一列火车，运送我
抵达父亲的站台

一列火车驶入苍茫大雪
驶入故乡腹地

夜如昼，人无眠
辽阔的白

覆盖了经年的忧伤和疲惫

我所有写下的树木都在生长
我所有默读的名字都在活着

我爱的不多
迎着一场大雪，向北

作者简介

张占平，中学高级教师，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刊》、《人民文学》（增刊）、《诗潮》、《星星》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诗集《遇见》。

遥想春天（组诗节选）

/ 张春林

你说春来了，春终于来了
可惜被关在了院外
满山满坡的桃花只能寂寞地开放
刹那间，我能感受到千里之外你的
叹息
脑海中便有了空旷的小路
在田野、在晴空下热切地张望

花儿和新发的柳芽窃窃私语
她们不清楚寒冬以来发生了什么

还是去年冬天的雪
藏到现在又肆意地下了一场
雷声响彻了夜晚
春来了，雪花还在飞舞
阳光已探出云的缝隙

风把封锁了一冬的秘密
四处传播
空气中飘散着焦灼

春终于来了，你也没带上
换季的衣裳
我顺着风筝留下的线索
向白云打探你的消息

遥想春天

除了那则轻轻的叹息
你又关闭了手机

村头的石板桥落寞地沉思
试图抖掉腋下的残雪
往年的这个时候
桥上呼朋引伴外出的人群
她们的笑声种下石板桥一年的回忆

溪水等待着汛期
几只鸭子在桥下
玩耍着残损的纸船
谁家的黄狗急得在桥上桥下乱窜
碰落了迎春花上的水珠

长长短短的横幅耀眼的鲜红着
风读着横幅上的标语
焦急地读着

我像石板桥一样沉默
想象着这幅场景，想象着花儿烂漫
的山坡
想象着那些一起在牛背上
穿行在桃花林的清晨和黄昏

遥想春天

春天便微笑成一幅动人的画卷

我们可能错过花季

但是不会错过收获

我每天发送着这条消息

等待你的回复

老牛裸着黝黑的脊梁

驮着一身暖阳

少了牧童，没有短笛

一个老农蹲在牛的后面

卷一支粗大的纸烟

熟练的程序使他眯上了双眼

皱纹一如犁起的垄沟

迎春花开足了三月

在每一块田头 卧着

频频颌首

那深思熟虑的模样

春意

像是成熟了一百年

两只蜜蜂匆匆忙忙

打探着消息

我把这个画面摄入了镜头

准备插入城市

虚拟的空间

告诉友人关于季节和

季节真实的想法——

一头牛，一个老农，还有

大队赶来的蜜蜂

蓑衣、斗笠

孤傲地走在空旷的田间

细雨中

像一名重任在肩的侠客

侠客

土地呻吟了一声

那肯定是快活的呻吟

一股孕育了很久的气息

冉冉上升

没有传说中的镔铁剑

那剑是一柄锃亮的铁锹

嗖地出手

力似千钧，快如闪电

老农弃了武器

捧起那块黑黑的泥土

如捧起一坛陈酿老酒

不是侠客是谁？

春，正走向深处

昨夜
雪籽还在紧锣密鼓地
敲打窗户
今晨
山前的桃花

已然灿烂
裹着大衣围巾的人们
还迈着冬的步子
在街边猫腰前行
春，正走向深处

作者简介

张春林，湖北人，诗人。

在梅汕（组诗）

/ 胡木

越清醒越孤寂，空荡房子
收容不下弥漫的乡愁
所以黑夜里，我常向上苍祈求分身术
计算着，把一半自己埋在故乡的屋前
等待生根发芽，长出丰硕的树冠
一半烧成粉末，散落在故土以外的方圆
穷究与生死鬼神相关的问题

窗外，雨水打散喧嚣
我勾勒着发白的故乡，在千里之外
的粤东，丰顺境内日夜相伴的

在梅汕

梅汕铁路身旁，我跃入雨水，随流而去
像无忧的鱼摇摆，吞吐时间、生命

我的工友们同样在雨夜里汇入溪流
用乡愁与身体筑起桥台，在柔软乡愁中
我们熔炼，作了浇入模具的铁水，在铁匠的
手中
锤炼成器，在使命与担当中肩挑凡世
逢山开山，遇水架桥，铺筑起穿山越岭的梅
汕铁路

梅汕怀乡

想起家的时候，无昼无夜
像贸然而来的雨，骤急

今夜，丰顺城外明月如镜，韩江水暖
怀乡的工友，睡梦里铺筑还乡的铁轨

从遥远到遥远，我们用苍凉乡愁

成就更多人的相聚与重逢
从进口到出口，我们不知疲倦地
咬穿重山的骨头

无期浪游，一生的通透仓促明了
热望的故乡，一半如风化的岩石
一半在骨头里生根发芽

梅汕行歌

七月，岭南如炉，
炎热植物般茂盛
山脊上突兀的树木
一直延伸到视线以外

绵亘蜿蜒的潮汕土地上
梅汕铁路宛若一条丝线
系紧了星点般的山河

我的工友们，驻扎在群山之中
像穿石的滴水，一点一点向另一端突进
白日，用汗水和辛劳浇筑泥石
傍晚，用稀疏零落的灯光向暗夜取火

我的工友们，像不辞劳苦的轨枕
用血肉身躯延伸到视线以外的远方
每当黑夜腾起，我仿佛看到他们的身影
铿锵有力，融入钢铁

作者简介

胡木，男，92年生，籍贯山西，现居四川，中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职工，曾参建梅汕高铁。有作品发表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华文学》、《山东诗人》、《散文诗世界》、《天津诗人》、《零度诗刊》等，有诗歌入选《2015-2016中国新诗年鉴》等选本。

与一块煤对视（组诗）

/ 张军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在明媚的阳光下
告别美丽的矿区
乘火车坐汽车，纷纷赶赴远方
赶赴各自向往的地方

长久的压抑
在熊熊燃烧中尽情释放
一簇簇灿烂的亮光
壮美而辉煌
犹如一朵朵桃花的怒放

一次次艰难的掘进
仿佛一次次勇敢的冲锋
地层深处，伴随机器的鸣唱
接连不断的欣喜，纷纷
涌上井口

飘飞的粉尘
一次次漂染着矿工黝黑的脸庞
却无法遮挡他们桃花般的喜悦
渗水的突袭

向一块煤致敬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陪伴无数的人们
在温暖中度过寒冬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默默地燃烧自己
赋予我们光明与力量

在美丽的矿区
向一块煤
一块乌黑发亮的煤致敬！
向脸庞黝黑、笑容灿烂的矿工致敬！
向勤劳朴实、默默无闻的奉献着致敬！

一朵桃花究竟有多美

一次次淹没了矿工辛勤的足迹
却无法阻挡他们奋进的动力

一块煤究竟有多黑
我无法追寻
一朵桃花究竟有多美
也无法追寻
然而，一块煤的深沉
以及，一朵桃花的美
让我永远崇拜

桃花的娇艳与煤的温暖相伴的幸福

桃花般美丽的女人	丈夫下井前的道别
渴望男人是一座山、一块煤	几十年如一日
安全而温暖	简短而明快
男人渴望女人是一条河、一朵桃花	妻子的一遍遍叮嘱
美丽而温柔	温馨中饱含关爱

一个美丽贤淑的女子	或许，只有矿工
与一个憨厚朴实的矿工	只有默默无闻的矿工兄弟
结缘。仿佛一朵娇艳的桃花	才能真正体味
与一块温暖的煤	桃花的娇艳与煤的温暖
相伴。幸福而美满	相伴的幸福

与一块煤对视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是你发自内心深处的火热
在美丽的春天	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身心
与一朵朵艳丽的桃花	
一起享受阳光	与一块煤对视
	仿佛与一个憨厚朴实的矿工对视
这短暂的歇息	此刻，我在想——
是出征前的休整	倘若世人都像你一样无私、温馨
瞧，那一系列列长龙般满载希望的火车	世间的寒凉与阴暗，冷漠与无情
呼啸着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就会销声匿迹
	我们的身边
是你的勇敢与激情	就会永远充满春天的气息
点燃了你坚硬的身躯	

作者简介

张军，湖北省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诗词》《诗潮》《散文选刊》《华夏散文》《北方作家》《中国纪检监察报》《甘肃日报》等报刊，并入选《中国实力诗人作品选读》《中国青年诗选》《月光煮酒》《苍生录》《追梦——当代农民工诗选》等多种选本。2014年出版诗集《雁阵飞过村庄》。诗歌散文曾多次荣获全国征文奖。

擦去白昼寄生在镜片上的锈（组诗节选）

/ 黄晓平

家神

离家久了，这儿痛那儿痒
患一种叫老气横秋的病

轻唤一声乳名
病即去，返还童子身

赶紧回一趟家
家门吱呀一响，亲人

无家可归的人，不敢病
内心深处供一尊家神

故乡是个什么词

词典里的故乡属于过去式
有一道栅栏围着，可以走近
近在眼前却走不进去
符号化的故乡，是名词

远远望去，阳光照在马头墙
耕牛在野犬吠在冈
炊烟袅袅不慌不忙
这动感的故乡，应是动词

梦里故乡，像河边摇曳的柳枝
像河面飘来的打鱼船
像倒映河中的七沟八梁一面坡
像来像去，像个形容词

面对词性不定的故乡
望乡的人，悠悠叹了口气
故乡就这么余味深长
深深的，归人叹词

作者简介

黄小平，笔名黄晓平，男，合肥市庐江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居江城芜湖。曾任宣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作品散见《十月》《青年文学》《星星》《诗刊》等纯文学杂志，入选《诗刊2016年中国新诗年选》、《2016中国年度好诗三百首》、《中国诗人年度诗歌选集2017》。多次获全国性诗歌大赛奖项，2018年，获第四届上海市民诗歌节诗歌创作奖、湖北作协第三届“李白杯”散文诗歌大赛诗歌奖等。出版诗集《菊花三点头》。

新时代工人雕像（组诗）

/ 刘仁普

我看到的这些羊，它们
已经超过你的眼睛
纯白的颜色醒在纯白的
草地上，而草。这些喂养它们的粮食
大多与铁、坚硬有关

这里没有风，三百六十五天的
昼和夜，它们都在默默啃着
草。恒温穿过它们的身体
这是一种最干净、最纯粹的美丽

每一只羊嚼着每一根草

一滴泪落在机台，她手里
正捧着刚加工好的产品
从眼睛里突然落下的珍珠
像一团火，把她烧醒
机器依然在匀速运动，周围
工友们在各自的工位上
认真做着他们的衣食住行
没有一个看到她的黯然神伤
这小小的幸运，使她灵魂得到安放

纯白色的羊

动作重复着动作，一个动作
就是——一年，甚至更久
它们拥有草地，可草地不属于它们
在时间和空间都被忽略的秩序里
它们总是尽全力吃着现实

我，因为存在、命运，和一朵花的枯萎
在秋天落下最后一片树叶之后
倾听自己走到这里的声音，倾听
每一只羊内心的独白。此时，我发现
我也是其中一只

小忧伤

她，今年四十四岁，打工三十年
在工厂的墙上恋爱、结婚、生女
如今女儿十七，在另一家工厂
掀开她当年的画布，从事着柴米油盐的
生活。昨天，在女儿的微信里
看到瘦弱削骨的女儿，抱着一个孩子
形如她当年在出租房抱着女儿
惊雷像洪水一阵阵猛击她
致心的衰竭。啊！万物生长

根系不变。她昨夜在员工宿舍彻夜未眠
神情恍惚如隔世的蛇蝎
无数在撕碎着她

上班，是线轴上点燃的灯草

她必须以喜悦按部就班
可是，想念和回忆
在车间的图案上终究落下
这粒珍珠

东莞十七年

这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
十七年。他在一块莞香木上描绘过
十七次新年的样子，每一次描绘
在细微之处，都是蜕变

他的眼睛里隐藏着十七年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新年，结尾也是新年

他很想把这些故事讲给陌生人听
陌生人匆匆进了一家工厂

无法讲述的故事
在东莞土地上的工厂里像机器，一直旋转
它的影子超过十七个新年
或者更久，更遥远

黑色风景线

一个跋涉远来的人
经过工厂，在车间停留
他看到，一群黑蚂蚁
正在车间认真搬运粮食
它们搬运动作熟练，像
经过严格训练，偶尔几个新加入

看着动作有些生

他看不清它们思想游动，但他知道
这道黑色风景线
在它们的身上正闪耀着亮光

上班的日子

日子重复日子，流水线在匀速运动
普工在工位上，产品
在混浊的眼睛里，灯光在机台上
吐着火舌的烙铁在手中

语言在纸上，只有一句
干净而有力地敲打我的门窗
声音，惊飞窗外树上的一只鸟

普工

这是一个我不断画的圆
但一直都没有画出他的完整性
在工厂、车间、流水线和白炽灯之间
普工的影子又上来了
我不能把他丢下不管
一件蓝颜色的工衣，手里的烙铁
像一阙词

他趴在工位上，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偶尔冲我笑笑
快要下班的时候，凑在我的耳边
今晚加班到十二点

今晚加班到十二点，多么激动的语言
仿佛一个时代的风
来回扑打脸颊，让人眩晕
车间是一个敲响快节奏的地方
他穿梭在忙碌中

我看见白炽灯比星星还要亮
但比星星嘈杂、凌乱
它们一半的脸撑起整个车间
一半的身子罩着普工
用一只眼睛看着我
——等待最后的宣判

一个普工的故事

他从春天走来，风
吹过工业区
身后一路弯曲

一个把时间遗忘的人
是不翻黄历的
他的世界
没有年、月、日

只记得二十岁那年，他背着行囊
装在一辆火车的肚子里
从此南下。所到之处，一路
春色黯然

一家五金厂，一家电子厂
奔跑中，一个个地址变得如此模糊
途经的厂房
正因为接纳，变得明亮

多年之后想起
让一个普工的故事
慢慢失去真相

那么漫长，直到冬天尽了
南方的春天开始复活
在工厂，几件刚刚研发的新产品
开始变化他的价值
重新在表格里填写籍贯，姓氏和身份

我不是他的见证者
只是承袭了他身上的耐性
朝着与他相反的方向
一日千里，在命运的审核中
说出这小小的幸福

我的工友聂小青

她三年没回家了
三年里故乡的桃花一直开在梦中
三年里她在工地上煮过饭
给人当过保姆，在工厂做过普工
三年里她被查过暂住证
经历过工伤、谈过恋爱

她经历过两次流产，在车间
昏倒过五次
她的男朋友常常打她、骂她
最后把她留在了南方

她是我的工友聂小青，二十岁，甘肃人
三年前，高中没有毕业
到南方打工

被城市的浮躁，利欲的诱惑
一次次将她单薄的青春掏空

她常常陷入一种绝望，双眼空茫
当她无法承受，便用牙齿咬手指
直到疼痛，才会感到自己还活在泪水中
活在命运的煎熬里

她常常在深夜听雨，南方的雨
就像她潮湿的眼睛，整夜整夜
不能入眠，此刻
只有亲人的照片在疗养她的伤口
黑夜里生病的工友不断咳嗽、呻吟
听起来像窗外的雨声，此时
亲人不在

在 A 工厂

他，一个普工。早上八点
穿上雪白的工衣，在机台旁
站着上班，十三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八点
他在工厂门口站了一分钟
转身去了别处

广州火车站

这些初春的颜色在南方
这些奔跑的火车在站台
这些花花绿绿的背包在人群

我把人群牵着
把广州看作圣地
把火车站看作佛
把自己看作香客

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
背上背个牛仔包
匆忙走出火车站
她脚步慌乱，一定是
流水线上的产品堆成了山

她像我妹妹，她看不见
广州火车站有多么繁华

一个女工的十年

内陆到沿海
她走了十年
十八岁到二十八岁
她走了十年
普工到企业主管
她走了十年

这十年啊——
不仅仅只是时间的跨度

从乡村到城市
需要十年
从流水线到办公室
需要十年
从学打螺丝到熟练操作电脑
需要十年

这十年啊——
不仅仅只是时间的跨度

这十年啊——
多少爱情来了又走了
走了又来了
故乡，在异乡的肩膀上断断续续
望着这座城市
有谁知道，她内心的小秘密

这十年啊——
多少张脸陌生了又熟悉
熟悉了又陌生
工作，在自学的路上变变化化
望着这十年
有谁知道，她心中的小欲望

劳动合同书

握着它，就像握着一片草原
我像所有放牧在这里的羊群
默默地啃着草
在牧羊人给出的草地上
虔诚地用一片绿喂养着生活

握着它，就像握着整个秋天
我像一把弯弯的镰刀
佝偻着腰身
匍匐在秋天的收割里
用金灿灿的收获抱住我单薄的身体

这些年，我像蚂蚁搬家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
珠海，深圳，广州，东莞
我喊着这些名字
就像母亲喊着我的乳名

但是，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
都逃不过这一纸劳动合同书

工衣

相同的布料，不同的颜色
工衣把我，和我的表达
轻轻带到文明的工业区
分散在车间的每一个角落
嗅着四川的 湖南的 贵州的方言

在工衣的世界里
没有民族、性别、年龄
穿上，都一样
没有人知道谁美丽，谁漂亮
只有人知道谁慢，谁快

从一个工业区到另一个工业区
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
从一条流水线到另一条流水线
工衣将我，和我的心
紧紧裹在一起

走过多少春夏与秋冬
老了多少青春，老了多少岁月
只有这单薄的工衣
依然还在工厂充满青春与活力

作者简介

刘仁普，男，汉族，生于1979年7月，云南昭通永善莲峰人，现居广东东莞。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青春在歌唱》（合著）、《低处倾诉》、《故乡的名字》三部，在《文艺报》、《中国诗歌》、《大地文学》、《边疆文学》、《边疆文学·文艺评论》、《星火》、《滇池》等杂志发表诗歌和评论。

流水账本（组诗）

/ 皿成千

我还是个乡巴佬

从深圳回家，火车票来得轻松，
我还是在大疲惫中感受到幸运。
在同事热心帮助下，无座，
站着，也只是九小时左右。
来到了深圳西，我和海英子
在临时搭建的候车棚
张望可能一道回去的老乡，想扯点各自的闲话
呆了约一个小时，总算遇见一个前工友
背个肿胀的布袋，我们很难撇清关系的这种
同样是乡下来的，都是纯正乡巴佬

并不因为我穿着新添的衣服，显得多光鲜
以前我出门来，穿着更土，还是解放鞋配小
背心
或者叫汗衣子，黄光垢绿的。
他带着我去超市，帮忙挑过衣服。
我完全不懂，紧紧跟随其后。他说，老锦，
老锦
试试穿花一点，更多妹子喜欢
大半个小时，我没有搞清楚商场入口和出口
那天是我初次逛街，去白石厦龙洲百货。

无题

湖南籍作家吴小林
文中写多年前晚上
朋友从厂里打一碗饭出来
老婆吃了几口递给我
我吃了几口递给她
我们都说自己不饿
其实我俩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我们只在人家的建筑工地上
喝了几口自来水
文中所记全是真人真事

没有一句是虚假
昨天，是2019年12月05日
我们公司一个新进员工
没有钱吃饭
又偷吃了同事们带来连班的食物
她们说，已经很多次
突然记起，二十三岁时
我在深圳也赊过三个月饭钱

作者简介

李祚福，笔名皿成千等，1979年生，男，赣人在深圳谋生，专栏诗人、作家，作品主要发各大民刊及星火、打工文学周刊、山东文学、诗刊、诗潮、诗选刊等，并入选多种选本。

法律栏目

与假期相关的法律问题

五一劳动节假期即将来临,但对于很多工友来说,假期却不意味着休息。如果企业要求加班,加班工资怎么算?同样是假期,除了法定节假日,女性产假又涉及怎样的法律问题?

来看两个案例:

1.劳动节期间,小王所在的公司要求他加班。小王很疑惑,加班工资应该怎么算?

公司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的工资标准的300%支付给小王工资,而且不可以在其他时间进行补休。

2.小李怀孕了,公司说可以为她放产假。她的产假时长和生育津贴应该怎么算?

关于产假时长:

小李享有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如果难产,则增加产假15天;如果生育了多胞胎,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则增加产假15天;如果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了,则享有15天产假;如果怀孕满4个月流产了,则享有42天产假。

注:这是2012年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的规定,各省份可能有不同政策。

关于生育津贴:

以北京为例,生育津贴按照小李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计算。生育津贴为小李产假期间的工资,如果生育津贴低于她的工资标准,差额部分则由企业补足。

(以上内容整理自公众号“劳动法律咨询”)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苑 伟 / 万 华 山

好书推荐

工人之书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作者：吕途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一百多个访谈故事来反映打工群体在城市待不下、却也回不去农村的迷失状态，从新工人群体微观的故事引导我们走向社会结构层次的总体把握。

作者简介：吕途，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2008年开始就职于北京工友之家。著有《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等。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作者：潘毅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翻译者：任焰

内容简介：是一部关于打工者主体的权力、欲望与抗争的民族志研究专著，也是一部关于打工妹的政治学，作者潘毅为读者呈现出了工厂中支配与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打工妹生命中所经历的梦魇、尖叫与身体痛楚，正是她们在国家、资本与文化的巨大张力中进行抗争的最真实形态。

作者简介：潘毅，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作者：贾樟柯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著名导演贾樟柯，深入曾经的“三线建设”工厂“420”厂拍摄，对近100位工人进行了采访，此后整理成文，为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留下了真实的资料。

作者简介：山西省汾阳人，电影导演，写作者。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作者：[美]张彤禾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张坤 / 吴怡瑶

内容简介：中国流动的农民工群体中女性从乡村到城市，所经历的孤独、迷失、机遇和风险。

作者简介：张彤禾，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专注于探察社会经济转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的故事。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作者：[美]贝弗里·J.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张璐译 / 刘建洲校

内容简介：本书依据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对劳工运动进行了历时长、范围广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晚期以来地方的劳工运动与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贝弗里·J.西尔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作者：[英]保罗·威利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学做工》，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解释了工人子弟继承父业背后的文化结构。

作者简介：保罗·威利斯，曾任英国基尔大学管理学院社会、文化民族志教授，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是《民族志》期刊创始人兼高级编辑。

《深圳劳动者文学史》

主编：戴有斌

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由宝安区优秀本土作家撰写，概述了深圳劳动者文学的发展概况，给时代留下珍贵的劳动者文学资料。

《北妹》

作者：盛可以

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湖南女子钱小红闯荡广东，成为南漂的“北妹”，她集天然的无产者、地域文化的劣势以及第二性的身份和强韧的生命力于一体，以灵感与世界顽强对决。

作者简介：盛可以，20世纪70年代生于湖南益阳，1994年定居深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北妹》、《水乳》、《道德颂》《野蛮生长》、等。她的语言风格猛烈，以敏锐观察和冷酷书写而著称。

《中国农民工40年（1978—2018）》

作者：盛明富

出版方：中国工人出版社

内容简介：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国农民工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从萌芽、发展到壮大，成为产业工人主体力量，并影响国家发展走向全过程的史料性书籍。既有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赤裸呈现，又有对体制变革的理性思考。

作者简介：盛明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工人日报社总编辑，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著有《转型中国的思考》等。

《慈悲》

作者：路内

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小说围绕着一家工厂的苯酚车间里的人和事展开，以主人公水生的遭遇为主线，展现了国企年代工人与工厂的生活，以及国企改革对普通人命运的影响。语言冷静节制，苍凉而温暖。

作者简介：路内，1973年生于苏州，小说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花街往事》、《慈悲》、《雾行者》。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苑 伟 / 小 海 / 万 华 山

新工人掠影

复工记



2020年4月15日，山东乐陵家具厂，正在喷漆的苑师傅，工厂刚开业没多久，接一些网上的单子，只有本地的能上班。



2020年4月6号，天津宝坻工地。来自黑龙江的苑鹏，过年时没有回家，刚开工一周的时间，比往年晚了两个月。

2020年4月4号，河北香河家具厂，来自东北的许师傅，开工一个多月，和往年没什么不同，就是湖北的工友没有回来。





2010年4月5号，陕西渭南的冯萍，这是新工作上班的第二天，北京回不去了，在自己的老家县城的建材城找了份卖厨具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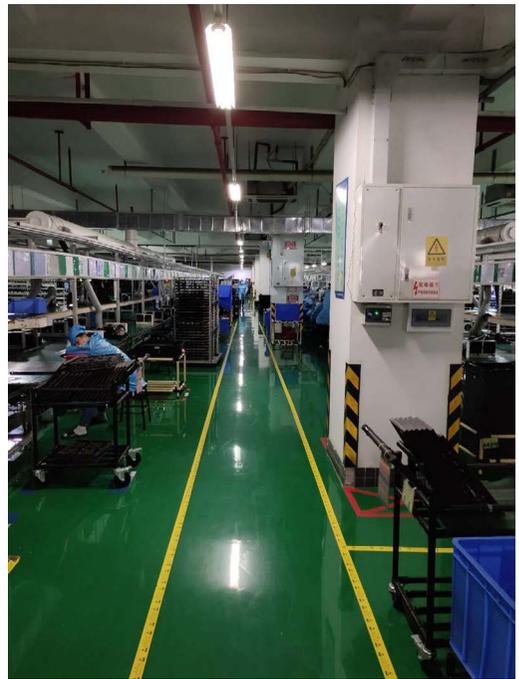
2020年4月5号。山东乐陵的曹师傅以前在北京做装修工作，现在回不去了，在老家的建筑队里搬砖。





2020年4月4号，北京朝阳美发店，来自黑龙江的杨洋，复工已有两个月了，客人少了很多。

深圳宝安区石岩镇塘头某工业区，一家生产机顶盒的电子五金厂，某工人在吃完午饭后，趴在流水线上午休。该厂由于年前签署的国内订单较多，目前大量招工，并派专车去河南、安徽等地接返厂工人。



苏州吴中区一家服装厂。订单受疫情影响，最近已经不加班。工厂一天发给员工一个口罩。由于城区商业街扩充，听说厂区可能也需要搬迁。



深圳塘头某电子五金厂午休时间，穿着黄色工装（该厂工人穿蓝色工装）的车间文员，在玩手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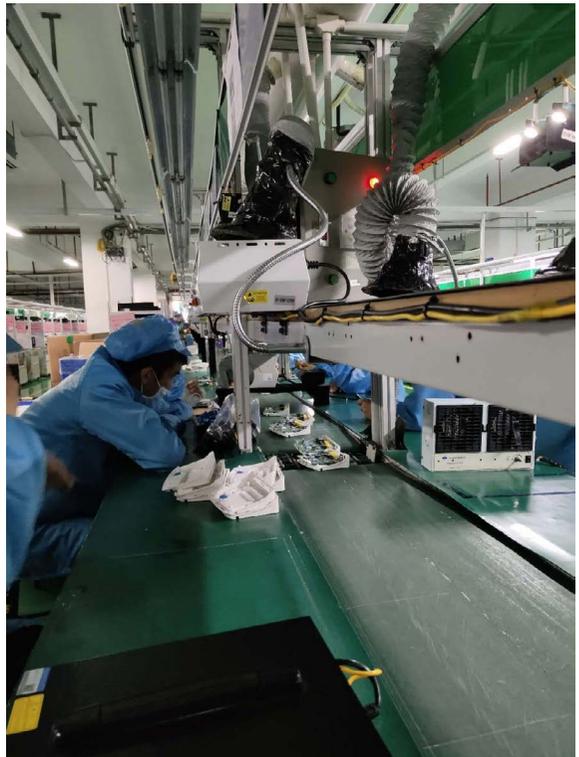
深圳塘头某电子五金厂宿舍随拍





深圳塘头某电子五金厂男工宿舍随拍

塘头某电子五金厂午休时间，
工人在玩手机





河南信阳浉河区一家茶厂，在清明节那天上山采茶。采茶人是曾姓茶农，今年的采茶工人不好找，需要找熟人联络，开车上门去接。

河南信阳浉河区的采茶女工，采完茶叶后，把茶叶倒在地上，摘出不符合要求的叶子。采摘的茶叶是论斤计价的。女工们来自周边闲赋在家的农户。



编后记

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新工人文学》双月刊也迎来了它一周年的诞辰，这本杂志由慧瑜老师提议，众多志愿者老师支持，皮村文学小组负责编辑，本期已经是第七期了。如果是平常年份，我们会邀请志愿者老师、工友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朋友们，欢聚一堂，抛开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琐碎，在一起畅聊文学，不问流年道短长。

现如今这种情况，大家只好隔屏相望。我三月底来北京，在公寓房里隔离了14天，每天读书、写日记、做饭，规律作息，除了我小侄子偶然微信视频问我作业之外，几乎没有开口说过话。四月份，小海和我前后脚解除隔离，我们带上干粮和啤酒，在温榆河边聚了一回。此前，虽然我和小海是河南老乡，由于豫南豫东的差异，几乎都是用普通话交流，这次我竟然舌头打结，河南话和普通话都说得别扭了。由于在河南老家待的时间太久，我最近写的小说带上了很浓的乡音。酒喝得差不多了，天也黑了，两个

“失败的大龄单身男青年”（来自小海文章），漫无边际地聊起了春节返乡在老家的各种不适，一度郁闷地沉默了。后来，小海仰头看天，问我说，你老家的星星比北京的亮多了吧。我说，当然。随后，我们聊起了文学。我和小海，都是在工厂期间，极其苦闷与困窘之下开始写作的，我们以文字进行自我对话，文字以其同情与博爱慰藉了数不清的孤独日子。2016年，我怀揣着接近文学的向往与忐忑之情成为一名北漂，结识了同样经历的小海，不久加入皮村文学小组的大家庭。在这里，很多工友作者此前的艰难处境与始终保持的对文学的纯粹热爱，形成某种强烈的反差，这些反差几乎都能称得上是小小的奇迹，曾让我感慨万千；与工友们相处的几年间，我收获了宝贵的友谊，大家如同家乡土地上的春风春雨一样的关怀，时常让我心生感动。我们创办《新工人文学》杂志的出发点，也正在于此，让工友作家与关注和关心新工人生活的朋友们，有一个平台可以发声，让彼此看见、交流，达成心灵相惜

的关怀。

我们每期杂志的内容构成，主要是自然来稿，只要发到杂志邮箱的稿件，编辑们都会认真查看，并讨论是否选用。此外，根据不同栏目的设置，我们也会向一些作者约稿，或者与别的平台合作进行转载，或者编辑自己找材料撰写。杂志办刊以来，得到众多工友、志愿者、文学爱好者们的支持与帮助，这些都是支撑杂志继续办下去的力量。

第七期杂志共分为 11 个栏目，与创刊号的 11 个栏目相较稍有调整。其中的“女性专题”，刊登的五篇文章，选自文学小组组长付秋云在妇女节期间发起的“百年画卷里的中国女人”主题征文文章，分别是徐克铎的《我是短妈阳寿的“罪魁祸首”》、海珺的《一生的守护》、马大勇的《我的阿婆》、金红阳的《古镇传奇》、梦雨的《我的母亲》，体裁都是散文，散文是有情的写作，既然是写身边熟悉的女性，散文自然最宜于表达。

在小说部分，杂志采用了一个中篇《太阳越升越高》，作者王善存，黑龙江人，此前做过工地小工、钢筋工、外墙保温、粮库装卸工等，有着艰辛的底层劳动生活经验，这些经验都化成了他文字中的血肉，这篇小说写的是一群民工被恶势力挟持、押到山里工地做劳奴的惊悚故事，其中大量逼真的细节描写，是没有底层经验的作者无法抵达的。短篇小说《三个故事说的都是一个人》，是根据之前网上流传的虐猫事件创作，作者蔡吉功是 90 后，显然想用复调小说的写法来编织叙事，年轻作者都走在探索的路上，

尝试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吧。

散文栏目的五篇，前两篇原发于“尖椒部落”公众号，属于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鸿雁写作班及尖椒部落联合发起的“封闭与流动：疫情下的中国家政工”系列征文作品。鸿雁写作班指导老师为静远。在此也感谢这两个平台和静远给予我们杂志的支持。接下来三篇，《光影麦田》是作家郝春霞的作品，郝姐是我在北京老舍文学院的同学，这篇散文中如诗如画的农村美景和利索洒脱的农民劳作，一下子就唤醒了我对华北平原农村的童年记忆。《父亲的匠心匠语》是赖运胜的作品，此前赖运胜曾在杂志发过《父亲和他的土木工具》、《建筑·线条·工匠人》等，都是对手工艺的忠实记录，可以当成一个系列看。谈怀国的《房东》写了一段租客与房东之间的交情，类似的交情总会为某些平淡的日子涂上一丝色彩，以供记忆咀嚼。

“新工人口述史”栏目，这期选用了王春玉大哥的《难忘“非典”那一年》。当我在苦苦思索去哪找到一篇口述史的时候，小付及时想起了某篇 2013 年“新工人杯”征文的获奖作品，这一下拯救了我。文章里详细回顾了自己在 2003 年 SARS 病毒肆虐期间，春玉大哥作为重灾区北京的返乡工人，奔波在城市和家乡所遭遇的尴尬与窘迫，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对应当下的状况，真可以说“痛苦感悟人生漫漫”了。

“工人文化研究”栏目与“海外新工人”栏目，我们刊登了汪子津的《新工人文化主体的构建——关于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实践的

几点思考》和杨珊的《埃及女工的城乡流动（1882-1952）》（原标题为《女性、伊斯兰与阶级：埃及城乡人口流动初期的女权运动》），它们分别研究了皮村的新工人写作与埃及女工在1882~1952年之间的城乡流动，这两篇文章都是我目前看到的同类问题研究中难得的好文章，子津忙于研究生学业，杨珊在开罗忙于为学生上网课，但她们都挤出零碎的时间帮助完成了限于版面的缩写版（杨珊的文章是先从英文翻译过来），特此致谢。子津说，重要的是坚持行动；杨珊强调，她的文章与个人思想和主张是一致的。我在与她们的交谈中学到了很多。

诗歌栏目，我们向意大利的访问学者费德约稿，他帮助杂志联系意大利的出版社和工人诗人，并翻译了六首打工诗歌，费德将翻译稿发过来以后，我进行了校对，有部分词语的调整，返回给费德以后，他非常“较真”，不仅表明自己的看法，还附上我修改的部分汉字的准确内涵，此后我们经过多番“较量”才最终定稿。意大利和埃及的时间，都晚于北京时间大概六个小时，我晚上与费德、杨珊沟通时，他们是在下午，虽然大家都是夜猫子，但我终究还是熬不过他们，聊着聊着就睡着了。早上刚睁开眼，就看到他们的修改版本。我们杂志拥有很多这样认真负责的作者。

除了意大利工人诗歌，我和小海还选编了周启早的七首诗，周启早有多年的打工生涯，目前依然身处工厂生活的一线，对漂泊和异化劳动有着切身的体会，但他的诗歌在简洁有力的短句中始终充溢着悲悯情怀，

用周启早的话说，“在黑暗的现实生活中，打捞灵魂深处的光明”。听说周启早自印了几百本诗歌精选集，建议喜欢的朋友可以购买收藏。

富永杰的《分娩日》写了母亲的苦难；张占平的《荞麦花（组诗）》、张春林的《遥想春天》、黄晓平的《擦去白昼寄生在镜片上的锈》抒发对故乡的深情；陈赫的《实验机器（组诗）》、胡木的《在梅汕（组诗）》、张军的《与一块煤对视（组诗）》、刘仁普的《新时代工人雕像》、皿成千的流水账本（组诗），都以不同的角度记录自己所见的打工生活。这些诗歌都像张军诗中的煤一样，默默燃烧着，“赋予我们光明与力量”。

法律栏目，子津搜集整理出《与假期相关的法律问题》。好书推介栏目，我和苑伟查阅资料，推出了“工人之书”，我自己在刚过去的读书日就入手了这些书。“新工人掠影”栏目，我和苑伟、小海，采访认识的工友，不同职业的工友们用手机记录了在疫情期间的劳作场景。

本期杂志的校对工作，刘薇薇、陈森两位志愿者同学付出较多，特别感谢。

一年的时间，倏忽而过，感谢所有关注《新工人文学》的朋友们，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以这份杂志再次相遇；期盼疫情早日结束，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我们契阔相逢，把酒论诗。

万华山

2020/4/27

办刊不易，自愿捐助二维码



新工人文学



新工人文化主体的构建/汪子津

光影麦田/郝春霞

一生的守护/海珺

实验机器(组诗)/陈赫

擦去白昼寄生在镜片上的锈/黄晓平

新时代工人雕像(组诗)/刘仁普



新工人文学官微



皮村工友官微